

年

卷

期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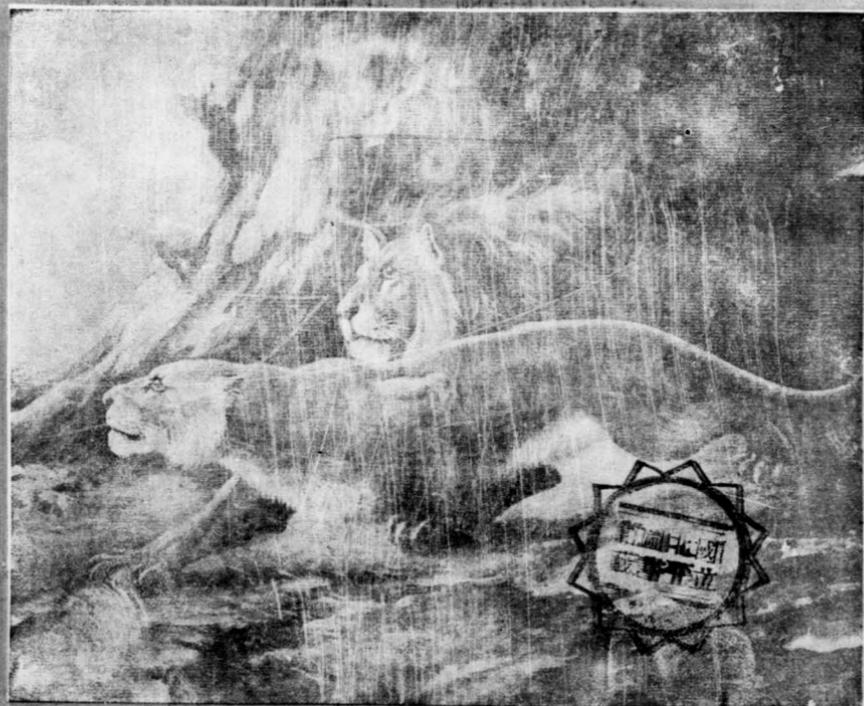
第

第

期 六 第 27 JUN 1933 卷 五 第

新 壘

NEW FORT



A LITERARY MONTHLY

新壘文藝社停刊啓事一

本刊因種種關係，決於本期出刊後暫行停版，停版理由，請參閱停刊詞。所有未滿期各定戶，均由本社寄奉價值相當之書籍，以補損失，種種苦衷，尙祈定戶諸君深加原諒。

新壘文藝社停刊啓事二

本刊停刊後，原有山東路二二一號社址於六月底撤銷，今後本社各地社友及與本社有關係之諸君，如有賜教請逕函上海郵政信箱一七四六號可也。

新壘文藝社營業部啓事

本刊暫時停刊，所有各處往來賬項，均須限期清理，凡各地代售處書款，均請於七月底照數結算清楚，并希即將書款惠下，以清手續，萬勿延誤。嗣後通訊處，改爲上海郵箱一七四六號，除另函通知外，即請各地代售書店注意爲幸。

七日談週報社緊要啓事

七日談定戶諸君公鑒：本刊停版時曾與諸君相約，繼續補寄新壘文藝月刊至期滿爲止，惟現在新壘文藝月刊又因種種關係暫停出版，七日談定戶只能酌量寄贈價值一元以上之最近新壘文藝月刊合訂本一卷，以補損失，事出無奈，諸希原諒爲幸。

名畫家高劍父先生傑作

(虎嘯一聲明月高)

嶺南名畫家高劍父氏，前月應中國倫敦藝術展覽會籌備委員會之聘為審查專員來滬，該會預展會閉幕後，在首都華僑招待所舉行國人繪畫展覽，陳列作品一百九十二幅，俱為生平傑作，中外人士無不稱讚。而輿論與藝壇均有空前之美評。作品除非買品外均定購一空，可見高氏藝術感人之深，同時可以證明「新國畫」已被社會所尊重矣。



(羣雄山頭見)



胡藻斌近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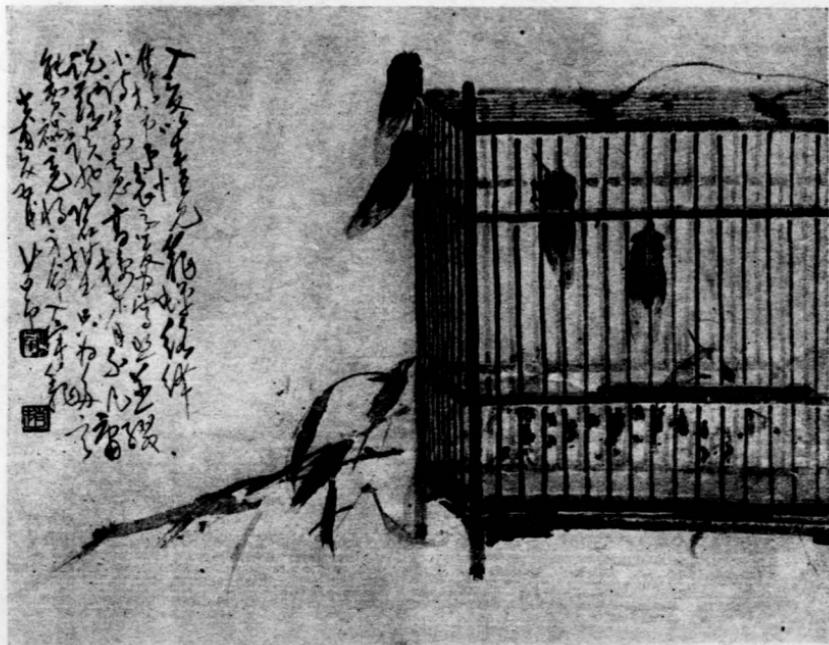
革命畫家胡藻斌氏，海外歸來後，在滬努力於藝術運動，專心發揚「新國畫」，以冀藝術在時代推移有真正之價值。因此名畫家高劍父氏等力稱胡氏為革命藝術之先鋒，名畫家陳樹人氏等號胡為寫虎專家。然胡氏除畫虎外兼工鳥獸山水油

畫水彩畫粉畫等；雕刻金石，亦所擅長。前後二幅爲胡氏最近參加首都團體畫展之出品，經各界士女稱讚，而中外報紙亦均有美評，本刊特選刊載，以饜讀者。



(高山流水)

胡蕩斌近作之二



作品少超

蟬 籠

新 壘

第 五 卷

第 六 期

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
字第一二六一號審查



新壘文藝月刊

五月號

第五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 封面……黃幹香作
學 畫刊……虎嘯一聲明月高——高劍父作 羣雄山頭見——胡藻
畫 斌近作之一 高山流水——胡藻斌近作之二 龍蟬——趙少昂
輯 作

停刊詞

新學談叢

別了……

政府與文化……

創造與模倣……

文人之行……

江亢虎那傢伙……

有感的提議……

奄城及奄城文化的蠶測……

冬藏……

被鬻的……

木保……

馬兒

饒生

李麟

煥然

紅僧

央因

陳志良(三)

陳孔嬰(三)

晏晦(三)

留癡鉢(三)

留癡鉢(三)



訴狀.....白木(四六)

農村片斷.....郭雪凌(五〇)

受難中.....沈聖時(五三)

一椿血案.....陳謂(六〇)

阿翠姑娘.....園玉如(六六)

魔窟.....迅鳩(八五)

Newant Cash.....姚慎機(九三)

期待.....季平(一〇二)

紙.....周白鴻(一〇九)

詩選.....(一一〇—一一一)

燈光裏.....沈聖時

拉練的行列.....沈聖時

世紀的主宰.....桂平崎

秋之寂寞.....桂平崎

逃荒者.....孤西

別緒.....徐心芹

潮水.....劉夢浮(一一三)

小河畔.....沈聖時(一二七)

流星.....虞祥林(一二四)

租米.....成鐸(一二九)

送終.....迦郎(一三三)

鳳泉村.....雨村(一三三)



停刊詞

敏生

A 停刊的理由：

新學，在我們萬分的感傷與慨嘆中，決定宣告停版了。愛護新學的朋友，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當然有無限的惋惜。然而，事勢到了不能不停版的程度，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之所以要將新學停版，理由有如下的分說：

(一)辦刊物好像開商店一樣，資本是不能不要的。不要政治津貼，沒有書局依附，經濟的來源，當然是靠我們一羣中之有經濟力量者來維持。我們的所謂經濟力量，說起來實在非常之可憐。以能力換來的生活費，有許多朋友的生活也不夠敷衍的。然而，大家因為熱心維持新學，此不易得來的血汗之資，還要分寄若干歸來。但是以微薄的力量，支持一個須要相當開銷的局面，自然是有所不能的。於是，非政治的友誼幫助，我們不但無須拒絕，且熱誠的接受。我們雖被嫉惡於政治的朋友，但我們還被愛護於社會的朋友，所以，無條件的贈與，或者有期限的相借，便使貧血的我們，得了許多珍貴的營養。而印刷所的老板王和松先生，竟因商業的關係而發生友誼，沒有錢也給我們印，（說起來似近奇蹟，他收賬不着的時候，還借錢給我們吃飯。）讓我們欠債在千元以外。新學，在如此意外而又意中地，辛苦艱難的維持殘喘以至於今。現在，雖不能說是山窮水盡，但也可說是精疲力竭。友誼的長繩固然不好意思，而汗氣的流喘當然十分狼狽，爲了這，我們以爲與其日日焦頭爛額，曷若稍息元氣，這是關於經濟方面令我們所以不能不停版的理由。

(二)不過，辛苦艱難慣了的我們，友誼尚在，生活的能力尚在，能剜心頭肉，並不是不可以暫醫眼前瘡。於是，第二個理由便跟着來了。我們的文藝主張，和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樣，是本着我們的人生見解的。我們的人生見解，是綜合

了現實的要求和良知的驅使而成，要不顧一切，踏上到真理之地的一段崎嶇艱阻的路程。為真理而努力的人們，自然招致了許多反感的。我們既決心做沙漠旅行的駱駝，什麼狂暴的風雨，飛走的沙石，是打不倒我們的。但是，我們的嫉惡者在無法對付我們當中，便責難到我們的朋友上頭來。自然，愛護我們，同情我們的朋友，既非政治的幫助，對於無責任的責備，當然一笑置之。但是，我們對友誼，是要負道義的責任的。刀斧之加，是不能動我們的心而移我們的志，但要朋友為我們而受過，是道義所不能許可的。那末，我們何必為一個不關重要的文藝刊物，而增加朋友情感上的苦悶呢？於是乎，我們不能不停版了。

(三) 我們之創辦新半月刊，自然希望將我們的人生見解，用藝術的方式傳達於社會。在藝術的立場，則可以說是為文藝而文藝。我們的襟懷，是這樣子坦白的；我們的目的，是這樣子簡單的。但是，事情竟在我們意料之外，政治的仇怨，叢集在我們身上，有許多人附會我們創作中的故事，說是攻擊某人，對付某人。據朋友對我們說，有自認為我們創作故事中的罪惡人物的政客，在他的雜誌造作謠言對我們個人施行人身攻擊之餘，還要向某先生訴苦。我們文藝創作的目標，曾經說過，是罪惡的暴露與典型的描寫。當然的，是以我們的人生見解為出發點，去找尋想像我們的創作故事。但是，他們為了罪惡方面人物的行為和他的行為相吻合，便以為我們心存敵對。不錯，我們的政治主張，在過去他們雖以之做革命理論，政治綱領。但現在，此主張之不合時宜是必然。為了這個主張的爭持，我們不是什麼人的親戚私寵，自然被壓於政治之內而被排於政治之外。我們雖無能力敢與人為敵，無意思對人為敵，但政客們看得我們太重，估量我們太高，以敵人視我們，以梁山泊的草寇視我們。所以，我們雖無心置人死，但他們以我們做敵人，有心要我們亡。在政治，我們隨革命而為失敗者了。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人間此世，人家既要得我們而甘心，就讓他們痛快一下子吧！

(四) 我們的新學雖為文藝刊物，但我們自有我們的主張。我們既不拿什麼黨派的錢，自然不對什麼黨派負政治的責任；要根據我們正確的主張，說我們認為正確的說話。這自然是與什麼黨派的文化政策衝突的。文學上，為了國民文學

的理論，自然要與黨派文學有所鑿柄；當然我們對黨派文藝的反對，並不是單方面打落水狗，祇對利用文藝的共產黨文化政策的襲擊。同時，我們國民文學的主張，在理論上，獲不到自由發揮的機會。空白有干規例，發稿又難摸得標準。在過去，轉載文章也受警告，在現在，被抽之稿也不再珠還。出版的環境如此，何必以辛苦得來的金錢，辦一個毫無生氣的東西？（不能生氣。）爲了減少精神上的痛苦，與其憔悴而生，曷若痛快而死；所以，不能不以停版而代抗議了。

新學既遭遇了這麼重重的困難，除了停版而來，還有什麼解脫的辦法呢？

B 過去的努力：

我們在文藝上的努力，爲時不過兩年有半。這短短的時間，不能說長；但就現存一般文藝雜誌的年齡來看，雖不敢說是老牌，也不能說是新牌。

但歷史之有無意義，並不在時間的長短，而在工作之有無表現。我們在文藝的領域裏，雖然是一枝新的孤軍，唯其爲新的孤軍，正如成語所云，如初生之犢，憑着了不畏虎的勇氣，不爲無聊的情感支配，不爲利害的動移，拿出了自己的主張，出有名之師，以掃蕩文壇上一切的妖魔鬼怪。同時，並根據了藝術的法則與事實，以我們的人生見解作出發點，正確了我們的意識，自行創造我們的文學理論。絕不依草附木以登龍，絕不搖旗吶喊而爲狗，在消極的工作中，批評文壇上諸般惡劣的現象，在積極的工作上，建立了我們國民文學的理論。

人們若不是健忘的話，還應該記得兩年以前的文壇現象。那時出現於文壇上的，一個是欺僞的政治姿態，一個是頹廢的無賴姿態。所謂黨派文藝，是以文藝爲政治宣傳的黨派文藝。在團體方面，有所謂「左聯」，（即左翼聯盟）「劇聯」等等，至被目爲右翼方面的，有什麼主義文藝運動會社等徒有其名的結合。在主張方面，左的有什麼普羅文藝，右的有什麼民族文藝等等。在創作方面，所謂左的，有由共產黨的羅曼司的生活而至工人罷工等等的描寫，所謂右的，有什麼「隔海線上」等等的創作。自然，這裏所謂左右，是不據作嚴格分拆的。如此的稱謂，不過根據了他們自稱或被稱吧了。（左是自稱，右是被稱的。）他們無論是爲左爲右，都是要以政治在文藝運用其宣傳技術，在文藝的立場上，是

毫無價值之可言，此可以稱之爲黨派文藝。

黨派文藝的作俑者，自然是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人員。此種人員是有相當的政治訓練的。他們既有了黨團的經驗，在從不知政治爲何物，對政治理論全不了解的文藝界，自然支配而有餘。所以，後來負有政治情感或使命，以反對所謂普羅文藝爲任務的民族文學等等，也不能奪取他們先入爲主的地位。一時文壇上所謂左傾的空氣，決不是什麼政治力量所能轉移的。這樣子，不但所謂左翼之反對者，如文壇老將魯迅也要做降將軍。則其他沒有主張的文人，因爲文化界充滿了左傾空氣之故，也是無主宰的，實行其左傾的投機主義或盲從主義。

文藝的現象，便這樣子有許多政治陰影，在鬼影般幢幢地出現於社會。爲文藝而文藝的論者，雖然以第三種人的姿態，對黨派文藝而掙扎，但爲了力量薄弱之故，雖然一時能令所謂左翼方面的人物，對自己的理論有所修正，自己的行爲有所收斂。但是第三種人的文藝主張，等於清末的立憲運動，結果還是等於無。

在黨派文藝的另一方面，則爲頹廢的無賴文藝。這種空氣之濃厚，殊不讓於黨派文藝。在表面看，他們的力量，不能如何支配了文壇，但在實際上，好像鴉片煙一樣，毒霧瀰漫了一部份的文壇。

這可以分開兩個小溪流來說。一是承西洋浪漫主義及創造社郁達夫沉淪創作遺下的作風，他們好的一方面，雖然頹廢一點，還留下許多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哀。而壞的一方面，則爲色情的。其意識，則爲新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此派中的作者，有人曾謚之爲禮拜五派。這樣子的稱謂，地位似是高於禮拜六派，但他們在文字的能力上，還不及禮拜六派的。還有一流，則可以謚爲新六朝派，他們，是以所謂技巧鳴的。他們文字的確切，力追六朝文體，但六朝文不過以中國典故爲用，他們是以西洋古典爲用。在詞藻上，六朝文還循中國的文理，但他們，是西洋的文理。因此，不通的文句，令人愈看愈不懂，這恐怕他們自己，也是不知所云。

文藝界的現象是這樣子，自然的產生不了什麼「偉大的作品」，不已，因爲觀衆對新文藝的厭惡，而讓張恨水之流，在出版界有空前的收穫。我們的新學，是在這樣子情形下而產生，很鮮明地揭起反對的旗幟邁步踏上我們決定的路

程。

我們根據了我們確定了的主張，在消極方面，是反對文藝黨派化，反對文藝風月色情化。在積極方面，提出了我們的國民文學的理論。絕不因襲的說：「國民文學的精神，普遍的說，是社會主義化的國民主義；個別的說，是社會主義的超人主義」。

我們在文藝有了什麼貢獻，用不着我們在作丑表功。但我們自信我們的主張，在文壇上還有相當的影響。黨派的文化政策，在我們主張之下，並不因為他們有黨團的力量，而維持其不替的權威；同時，對於反對黨派文藝，爭文藝自由的第三種人，增加了不少的勇氣。至那些文藝妖怪，如無聊賴的會今可林庚白輩之鎗聲匿跡。似不必如何列舉了。

還有，文藝界不為黨派所支配，就為幫口所佔據，理性決於團體的關係，是非判於私人情感；主張公道的人心，似乎不存在於文藝界中。我們，是不客氣的，一切的批評，祇問是非，不知恩怨，誰賢誰不肖，誰對誰不對，一以我們的人生見解，根據文藝的法則，說公道的話。這個公正的態度，我們相信，對文藝很算對得起。

這樣子，我們過去在文藝上的努力，還不能說是冤枉。

G 我們自己的告白：

我們檢閱我們自己，沒有什麼可以誇耀於人的，有之，祇是我們嚴肅的人生見解，維持了我們一貫的主張。在朝秦而暮楚，昨是而今非的社會，可以說雖貧亦樂。

我們之所以還為我們，並不因離開政治之路走入文藝之路而異。我們認定：政治與文藝工作雖有不同，而為社會事業則一。所以，我們無論是政治工作還是文藝工作，都是以我們一貫的人生觀做出發點。因此，我們雖然招致了許多仇敵，但同時則獲得許多朋友。我們，一向都是如此的：在敵人的詛咒與友人的同情中，我們並不寂寞，在掙扎與鼓勵中，渡過了我們生命之河流。

中國士夫的傳統觀念，是干祿致用的。所以，許多人，要以文藝為蔽門磚，藉之以作進身之階，希望由文藝之梯，

登政治之權。但是我們並不如是，偏把中國夫士的奉陪，作我們的歸程。我們在政治並非無路可走當中，爲了減輕了良心與人格的負擔，才走回到文藝之路，希望在文藝上，表現我們的人生。一個革命者與文藝者的人生見解是共同的，我們已經一再說過了。我們的創辦新學月刊，既要用功，又須陪錢，明白我們的，雖然寄與無限的同情，但不了解我們的，以爲如此辛苦的維持，是犯不着的。我記得，對勸告我們不要幹這事的朋友說過：「人家去嫖賭不知花了若干錢，也不過徇他們的嗜好，我們不嫖不賭而要辦新學，也不過是徇我們的嗜好而已！」

我們之辦新學，許多人都以爲有什麼目的。目的是有的，如前面所說，不過要以文藝發揮我們的人生見解而已，不能藉政治以發揮人生見解，便祇有以文藝來發揮了。其他個人或或團體的企圖，能根據及信仰新學主張的每個分子，可以說是絕對沒有。

我們的份子，雖然是有大部份是因過去政治關係遺下的友誼而結合，但並沒有過政治的作用。我們的結合，是以人生的見解爲根據，我們的文藝主張，也是根據了共同的人生見解。所以，後來參加我們一羣的朋友，雖然沒有一些見解的政治關係，但人生見解，並沒有兩樣。我們自信，我們的結合，是文藝的，人生的，純粹的文藝見解，純粹的人生見解！熱情的，理智的，熱情與理智的結合！

熱情與理智的結合，是我們一羣以之作交結朋友創造事業的標語。我們有真理的火光，我們有道義的材料！真理，是不能埋沒的，道義，是不能毀棄的，埋沒真理與毀棄道義的決不是我們的朋友，而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主張，自有新學以來，好像我們的人生見解，我們的人格一樣，絕不改變，這有五卷的新學月刊在作證，決不容我們在作無恥的慌言！

不算失敗：

新學停了，是永別還是暫別，好像我們自己未來的命運一樣，事情如何，是有待於下回分解。但下回如何分解，並不是虛構的小說故事，是不能作什麼預告的。不過，我們元氣回復了之後，有了相當的基礎與機會，認文化事業是偉大

的我們，決不願放棄的。但是，心似遊僧思遠適，身如敗將陷重圍，不能不要說聲再會了。

我們的團體，是沒有形式的組織，但我們有精神的結合，主張與道義的粘力，過去能拉我們在一起，將來必然的能凝在一塊。我們透過了人生見解的友誼，其存在，決不因新學月刊之出版與否而有絲毫的影響，不已，且要因之而緊緊地結合。我們的文藝主張，決不因什麼利害而改變。我們的人生見解，當然更無異議是這樣子的了。凡經過了理智與熱情洗禮的朋友，決不受什麼外物所支配的。

新學，已經告一段落了，幹這樣子的事業，成功自然沒得可說。但是不是失敗呢？我們不好否認，也不能不要承認，因為，一個艱難締造的事業，已經中斷了。失敗是成功之母，是一句古老的話，但有什麼功可成呢？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答覆。失敗是我們家常便飯即失敗到底也沒有什麼問題，實在，一個文藝運動，在主張已經建立了之後而停頓，也不能算是失敗的。老實說，我們既有了主張，要為文藝而這樣子繼續努力下去，也何必一定要這個刊物的存在呢？

愛護與同情新學的朋友，對於這個讀物的消逝，自然是有無限的惋惜的。所以，許多朋友在聽到我停刊的報告之後，口中不斷的作「可惜」「可惜」之說，以為新學有了這麼創造不易的歷史在。然而事勢如此，既非人力所能挽回，可惜也可惜不來的。但是，我們能夠如此辜負了愛護與同情我們的朋友麼？決不！我們的姿態，雖然沒有了新學那個刊物，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容許我們出現的啊！

事業雖然不限於一方，但文化事我們不會放棄，這我們敢對我們的朋友自白的。文藝事業的失敗，是不算一回事的。

別了！我們朋友——新學的朋友，然這個別就是新學的停版，天涯何處不相逢，新學停了，新學的朋友還在，我們在文藝重逢的機會有，在其他事業方面重逢的機會更多哪！



新壘談叢

別
了

馬
克

別了！親愛的朋友！

時間的巨流，銷磨了我們兩年來的半命，以生命之血汗培植出來的新壘月刊，要在如晦的風雨中，憔悴而抑鬱地和你們別了！

別了，不一定是永別，但無論永別好，暫別也好，在情感上，是不免於依依的。

與生俱來的事業慾，不能令我們安坐吃飯，勞苦之於我們，恐怕是命定的吧！我們由真理的信念，而作文藝的努力，然而人間此世，連區區的，文藝事業也已是容易繼續下去的了。但是，我們衆多的生命，決不會同時死掉，而我們的文章，不至於沒有地方發表，那末，我們殊不能以苦辛得來的物質，來換取精神痛苦的代價了。

我們對於文化事業，興趣從不低於他人，所以，現在我們雖然是暫別了，但我相信不久之將來，我們逢重的機會是有的。

別了！親愛的朋友！我們渴望一個比較自由的時代之來臨，我們生命之花，決不因風雨的摧殘而凋落的！

朋友！我們雖然沒有什麼，但有一顆心在，此心，還是熱的啊！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我們的意志未泯，我們的軀殼未殘，當然沒有化了劫灰呢。

時間的巨流，隨我們過去的生命而逝去了，然而，我們未來的生命，是

要隨着新時代巨流而來的！

別了！朋友！我們願意我們重逢的時間，不要距離得太長！

政府與文化

談 生

胡適在批評本位文化建設當中，說過了政府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一句話。

這句話，如果是對中國的現存事實來說，我們不在其位，既不必作什麼辯說，也不必作什麼說詞，祇是在理論上，考查胡適這句話的意義是否可通。

胡適是資本主義的崇拜者，他的理論已經充分地告訴了我們。國家的存在，無論如何他不會站在共產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加以否定的。那麼，統治國家或代表國家的政府，其權力，自然必須加以承認的了。蓋以政治無論有爲無爲，政府之隨政治而存在，而統治代表了一切，似乎沒有方法置其異議的。

那末，政府之於文化，在權利上，自然而然的的是裁判官。政府之是否可以做文化的裁判官，祇有「能」「不能」的問題，沒有「配」「不配」的問題。蓋「能」是能力，「配」是資格，要問那一個政府有無裁判文化的能力則

可，要問政府有無資格裁判文化的，實有不知國家與政治爲何物之嫌。

一個有能力的政府，當然能夠造成一個優勝的國家，當然的，更能夠造成優勝的文化。反之，國家既經劣敗，文化當然難免，這樣子，問題是在政府的能力，不在政府資格，那是顯然的。

一個國家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手一足之能，必須有悠長的歲月與衆多的力量。國家的文化，不是宿命的，而是人造的。是政府的權力，在有爲的人手中，文化當然隨國家的興盛而優勝，否則，國家且因之而滅亡，何有於文化的裁判？

在國與國之間界限沒有打破了以前，一個國家文化的優勝，和國家的優勝一樣，是我們要求的。同時，我們更希望有一個賢能的政府，有能力作爲文化裁判官的政府。作爲文化裁判官的政府，負責的人，決不能橫暴如秦始皇，焚書而坑儒。但也不能愚昧如晉惠帝，問蛤蟆之爲公爲私。須知橫暴與愚昧，不是摧殘文化，便是不管文化，在這樣人手中的政府，是不能裁判文化的。

有能力裁判文化的政府，必定有能力以優勝其國家，須知文化優勝的國家，如德如法如英如美如意如日本而至

現在的蘇俄，他們的國家文化的優勝，是由於他們的政府有裁判文化的能力。

政府之配不配裁判文化，是政府的人物的能力問題，不是政府本身的權力問題。我們現政府之配不配裁判文化，在事實上立論，自然是有討論的餘地，但在理論上，是說不過去的。

我認爲：政府之對於文化，是負有絕對責任的。不但負有裁判官的責任，還要負有振興者的責任。政府之對於文化，應該以國家百年大計爲前提，決不能以一時一人的利害爲目的。文化的發展，是多方面的，不能以情感爲用，更不能以吏爲師，對於致力於文化的人，要在不妨害國家的存在與發展的原則下，予以廣大的自由。

政府對於文化，在權力上，是可以裁判文化的。但這個裁判，應該具有提倡的使命，不能擅有壓制和摧殘文化的意義。

創造與模倣

李 麟

美國著名女作家布克夫人，是西方人士中比較明瞭中國的一個作家，不久以前，著了「中國的創造精神」一篇短文，關於文學，她有如下的述說：

「中國的創造精神究在何處呢？……但是余在文學之中，並沒有看到有任何創造精神工作的證據，所有小說的技術，幾乎完全模倣西方或俄國，並且故事的材料，又是常取自西方的著作，毫無創造的痕跡。」

布克夫人對於中國新文學的批評，真是一針見血，滿目的證據，隨手可以拿出來看，不能由我們文學界中人所能否認的。

五四文化運動的結果在文學上，雖然打破了因襲的迷夢，但引導着走上模倣的深池。文字的歐化到令人看不懂，即五四運動的健者胡適劉半農也引爲憾事。所以創造的精神，至今還沒有見到。模倣西方或俄國，不祇小說的技術，即一般的理論，也是膽抄了過來。所以創造，在文學的作者，夢也沒有作過，祇有模倣，沒有創造；祇有奴隸文學，沒有國民文學。從前有人嘆過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布克夫人的說語，可以說是一個適當不過的答案了。

我們常見到，許多文學的理論與創作的文章，不但措辭造句，極力模倣西歐，而文字上，夾入了許多西文詞句，如接吻，可以不用接吻，而用吻，好像怕人不知道他是懂得西文也者。一種高等華人的臭氣，真令人聞之而

作嘔，鸚鵡之言，創造云乎哉？

中國的文字組織，是和歐西很不同的。模倣的結果，看他們的文章，比看文選還難懂。能看文選的，還可高誦而暢快，沒有那些作品，低頭看之還要作痛呢。

社會是進化的，隨社會而存在的一切，是日日新而又日新的。復古是守舊，模倣是盲從，守舊與盲從，不是新的。新的精神，自然是創造，不斷的創造。復古是開倒車，盲從是走岔路，祇有創造，才配是新，才算是正確。

文學之是否偉大，條件是決定於有無創造的精神。但是，現在的中國，創造的豈止文學為然，一切都應該如此，才有前途之可言呢。

文人之行

煥然

文人無行，是文壇自古相傳的一句老話。年來，因為文人有許多不肖的行為發見，這句老話便引用了出來。因此，文人有行或無行，曾一時被人紛紛的討論着。

「文人漫道盡無行」，故友敖溪兄，曾有這麼一句詩。文人，並不是全無行的，老實說，能做出許多事業以裨益於國家，社會或學術的文人，他們都是很有行的。不過，文人，許多文學的人，他們的行，中國的所謂風流才子

，外國之所謂浪漫詩人，他們的行，有時對於道德，可由距離而至違背。他們見斥見棄於當時的社會，雖然由他們的小聰明，開過若干藝術之花，但所謂藝術之花的香，何嘗能掩罪惡之草的臭呢？

如此文人之無行，可以說自古已然，不過後有於今為烈吧了。這不是我在詛咒我們的同行，在年來的報章上，文人的醜行，確已接二連三的兩方好像村婦罵街般，宣佈了出來。

現代文人之無行所以為烈，自有主觀客觀的理由在。人類自私之念，等於一個人的形骸，是自然所賦與的。這大概失樂園的故事是真的吧，人類的祖先是吃了智果的。文人，他是有智的，但屬於文學方面的人，他們的學問若果走不上學術那一條路，祇讓一個情感在奔放，既沒有專業的憶憶，腦根自然而集中個人的樂利上；為了個人的樂利，什麼事情都可以做了。至客觀方面，中國的倫理觀念，經過了五四運動的狂飈之後，舊的破壞了，新的沒有建立。同時，一個風流才子的傳統性，加上由西洋傳來的浪漫性，於是藝術至上，道德至下，廉恥沒有，何事不可為呢？

許多文學青年，一篇東西發表之後，奔走請人捧一捧

場，便以作家自許，以為我是文人，社會什麼都是我的，不愛我的女人，是俗物，不理我的社會，是冷酷，朋友友誼的援助，是應該的。他們，對於人間的一切，是上帝派他來享用似的。他們對女人，對社會，對朋友，是不必負什麼責任。於是，「一爲文人，便無足觀，這句說話，在前代雖然是文人對事業的慨嘆，但在現代也可以對現代」文人的德行作批評。

我記得，一個以文字見知於我的文學青年，我們因為憐他窮，日日的借錢給他，今天說沒有房租，明天說沒有伙食，後天說兒女病，大後天又說債主來迫。我們，爲了所謂友誼，有一種文人同情相憐的情感，借錢，當衣服給他。可是天啊！他的老婆一天來看我的老婆，（他常常對我的老婆說他的老婆如何如何的橫蠻無理）。我的老婆根據了他的話，輕描淡寫對她加以勸告，並且獻以做婦人之道。但他的老婆怎說呢？說他有錢從不拿回家，借得了一些錢，便找朋友去喝黃酒玩姑娘了。於是我的老婆有點愕然。他在前數天還借錢說是醫女孩的病，我老婆問她的女孩子是不是有病，但他的老婆否認有此事，說他在前天一夜沒有歸來。這個所謂文學青年的人格，便很清楚表露出來了。我們一念與人爲善，還想改造他。然而結果呢？他

還幹出了許多不肖的事情，後來還是驅逐才了事。

苦口苦臉，要掉下眼淚似的哀求借錢，爲了可憐他，典衣服也周濟他。但是，他之以做喝喝嫖嫖的勾當。這種人的行爲，什麼藝術的表現可以辯護的嗎？我想，具有頗廢思想的文學生物，幾個不以此君在作典型呢？

一個文人，無論他的藝術的手腕如何高妙，爲着了文藝必須技巧與意識並重的今日，無行的東西，祇可寫些色情的文學，或是頹廢的文學，決不能有什麼比較有意義的東西來。

讀史，常恨始皇之焚書坑儒，但如此文人，作了如此的書，坑之焚之，實在有些痛快。到了憤激的時候，不免要這樣子想了！

江亢虎那傢伙

紅 僧

江亢虎發起了什麼存文會，消息傳到了耳朵之後，大家口頭上不期微笑而輕蔑地道：「江亢虎那傢伙！」

我可以說予生也晚，不能獲交於江博士，而沒有會今可那末大的文學交際手腕，不願去向江博士傾教。可是江博士的大名，可以說從小在報章雜誌上見之。因此江博士的東西——文字和思想，覺得如上海人所說「啥格道理」

，不大留心，所以還是模糊得很。

江博士之所以爲博士，確不愧是博士，曾提什麼新民主社會主義（？）又常組了什麼；不已，還上表向溥儀稱過臣，不久以前，又聽說他參加了什麼，終於有被扣留的消息。現在，我們的博士，不知怎的不到美洲去賣弄中國的東西去騙騙外國人，回來上海，東奔西走去演講，說了許多看之不能終篇的話，按之莫明其妙的東西，不已，乃在復古讀經聲中，提倡其存文會。這個機是可以投的，但是，陳濟棠何鍵諸公，不諳之去主持一切，那真是天道寧論了。

存文會要存的，自然是古文，但是可惜得很，古文的名家名單，終始找不到我們江博士的大名，有人說，江博士的文，以之向外國人賣野人頭則可，在古風還是泱泱的我國，風頭無論如何健，地位終是有限而又有有限。古文之無須存，白話之所以應該爲現代的文字，理由似乎不必再有所囑曉了。所謂古文之不能作爲現代文化的工具，差不多成爲一致的定論。歐化的白話文所以令人看不懂，是文人好弄筆墨而歐化的結果，罪過不在白話文本身，決不能以之做根據，作爲存復古文的理由。

不懂經，不能文的陳何諸公，胡說還有可說，而名爲

博士的江先生，以貫通中西自許自命，這樣子的無意識，說起了確乎要令人失笑。

時代確是現代，抱殘守缺，所抱所守不過殘與缺，於文化絕不生什麼關係，槍桿不能將文化拉回前代的社會去，對文化沒有認識的人，並不能因有博士頭銜便能嚇人。我們是知道，博士不祇江亢虎先生一人，我們的梅蘭芳先生也是美國有名大學的文學博士呢？

有感的提議

史 凶

搬過來是這一套，搬過去還是這一套。

從小兒很喜歡看傀儡戲。只要在家中，聽見籬一敲，馬上便丟開了手中的頑意而跑攏去；但結果，因爲傀儡戲總是那一套，所以便再也引不起我底興趣來。近幾年看了一下一所謂中國的文壇，覺得味兒真同我兒時傀儡戲差不多。搬來搬去總是這一套，要想令人不頭痛，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舉一個例吧，近來大家拿來大做其文章，大發其牢騷的題目——文人相輕，這題目恐怕已被人用爛了，然而我們文壇的名流甚至於權威，還在津津有味地說着，有什麼新地發揮嗎？實在不歡恭維，總是那一套。

「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這句話我們聽了已不知幾千遍；事實上幾千年來，「文人相輕」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麼，還有什麼值得討論呢？節外生枝，「借題發揮」，我看也大可不必。

我們知道，張三想爬上文壇領袖的寶座，李四又何嘗沒有同樣的心思，以至於高七，王八……每人皆有着這相同的野心，於是便不能不你一刀我一槍的分一個高下，結果是文壇一團糟，烏烟瘴氣，而實際上大家都不過學了幾手毛筆，要得兩套花槍，其實本領一點沒有，吹吹大氣，騙騙讀者底腰包罷了。

所以我敢忠告目前猖獗於文壇上的先生們，最好能深入名山，投得名師，再多學幾年手藝，然後下山來給我們一點真實本領看看，我們真是求之不得免得翻來翻去總是一套真欲令人作嘔。

記得幾年前有人提議詩庫停止兌現若干年，我贊成整個文藝的領域都可如此。

趙如珩編

江蘇省鑑

材料精確

內容豐富

研究江蘇

空前巨著

全書一千一百餘頁

精裝兩冊 定價大洋四元

平裝兩冊 定價大洋三元

出版者 新中國建設學會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奄城及奄城文化的蠡測

陳志良

(一) 奄城的發現及試探的經過

「奄」爲古代東方大國，至其時代，當在殷商之際，至周初爲成王及周公旦所滅。稍次的年代，當爲春秋時代。其遺址所在，一說在山東曲阜，一說在江蘇武進（卽常州）。曲阜是古代的「奄國」，古書記載極多，可是現在有無遺跡，是一問題；而武進城南有「淹城」者，傳爲古「奄國」的所在，常邑人士，都知其大概，越絕書及邑志上，都有說及。

奄城雖爲古國，負有三千年來的文化，然而向來湮沒不彰，不爲世人所知。奄城最近之能發現者，係常邑名士江上梧陳松茂兩先生搜尋古蹟所得之功。兩先生一面從事實業（主辦武宜長途汽車公司），一面研究學術，對常州的古蹟及文化，尤具熱忱。兩先生既發現奄城（常州稱爲「淹城」）之負有古代文化上的無上價值，乃於五月十二日請考古學家張鳳蔭大沂郭維屏等諸先生作奄城訪古旅行。諸先生在奄城遺址內，地面上，河灘邊，拾得大批陶片，陶片之上，滿印幾何形的花紋，計有三十餘種。估計其年代，至少當係漢代之物。其次則拾得石環（後知其係陶球）一枚，認與「新石器」有關，乃引起衛聚賢先生等的第二次試探。衛先生亦爲當代有名的考古專家，曾主持山西萬泉縣南京棲霞山兩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對於古物古蹟的經驗，極爲豐富。衛先生等的試探，在五月二十六日舉行，希望在奄城遺址內，有與新石器時代有關的遺物發現，次之則爲奄城文化層地層的找得。不料試探的那天，風雨終日，而遺址的區域，又極龐大，難得中心點以作試探，而又找不得可資證藉之處，作爲研究。除試探兩三處，及拾得數百片陶片而外，更捨得

可疑的石物三四件。——按古蹟的發掘，應由公家舉辦，私人資格，祇能作訪查試探，不得從事發掘。出土的古物，亦應歸公有，此係國家法令所規定。而一般人未明法規，以為私人亦可發掘，可謂大誤。

(一)奄 攷

奄國雖為東方古代大國，一因古代記載缺乏，二因為周公所滅之後，即無記載。故文獻上的材料，已極缺乏，而一時又難找到。茲就搜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列舉於後，以作參考。

奄有「奄」「邶」「淹」三種寫法

(一)奄

甲：單說「奄」的

書多士：「王曰『多士，昔朕自來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

(淮夷)胡渭禹貢錐指云：「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亦謂之東夷」。按在今淮揚二縣之境。

(蒲姑)在山東博昌縣東北，一作薄姑。本殷周間諸侯。漢書地理志云：「殷未有蒲姑氏，為諸侯，至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

詩幽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周公東征，四國是遘』。

(四國)毛公解作管蔡商奄。朱熹集傳解作四方之國。同時則云：「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然據書左傳孟子等書證之，周公所征之四國為管蔡商奄，而非「四方之國」也。

左傳昭公元年：「周有徐奄」。

杜預注曰：「二國皆嬴姓」。

孟子滕文公：「及射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射伐奄，三年討其君」。

後漢書郡國志：「魯有古奄國」。

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家，在城內封祥會中，民傳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

乙：有說「商奄」的

左傳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杜預注曰：「二國在東方」。

左傳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

杜預注曰：「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進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

禽之國，故皆以封伯禽。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

玉篇：「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

商爲殷民族，奄亦殷民族，商奄二國爲同一殷民族而爲人誤作一詞。

丙：「商奄」亦作「商蓋」。

墨子耕柱：「古者周公且非關叔，（即管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

開詰引畢沅云：「商蓋卽商奄」。王曰：「商蓋當爲商奄，蓋字古與益通，益奄草書相似，故奄譌作益，又譌

作蓋」。

韓非子說林上：「周公且既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兼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

商蓋服矣」。

王先慎集解引江聲曰：「商蓋，商奄也」。

(一) 都

說文：「都，周公所誅，都國在魯，從邑奄聲」。

殷注云：「奄都二字，周時並行，今則「奄」行而「都」廢矣。單呼曰「奄」，兼呼曰「商奄」。……爾雅：「商奄，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

(三) 淹

越絕書：毗陵縣城南，故淹君城也。

傳說吳王因越賓子淹留於毗陵城南古城，故曰淹城。

今常州稱淹城不作「奄」「都」，加水作「淹」，而曰「淹城」。

由上所述，此字可例一表如下：



奄爲東方之國

左傳昭公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杜預曰：「二國在東方」。

朱熹孟子集注：「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

焦循孟子正義云：「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之東方無道國也」。

奄國的所在地

(一) 在淮夷旁

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云：「淮夷北境，即魯七百里之境也」。
 多方鄭注：「奄在淮夷旁」。段玉裁曰：「奄在淮北近魯，故許（叔重）云在魯」。
 焦循曰：「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

(二) 在山東曲阜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

段玉裁曰：「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之城東二里，有奄城，故奄國。即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明（杜預說）遷散在魯之說」。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奄，古國名，嬴姓，今有奄里，在山東曲阜縣城東」。

山東通志：「奄即曲阜舊城址，謂之商奄里」。

(三) 在江蘇武進

越絕書吳地紀：「毗陵縣南城，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塚，淹君子女塚，去縣十八里」。

唐玉虬奄城記引陽湖縣志云：「淹城在陽湖縣延政鄉，其城三里，周廣十五里。今外城多圯，惟內城中城屹然。而中濠外毗廣可十五丈，深亦不減三丈。父老傳言水涸斷得松木，可以宿火。或云：吳王囚越質子處，故有淹留二城（留城在奄城東三里，城準奄城之內城）。一云：奄城即古毗陵縣。一云：沈法興所據」。

（毗陵）一爲郡名：晉置，旋改晉陵，治丹徒，後還治晉陵，隋仍爲毗陵，唐又改晉陵，宋仍爲毗陵，即今之江蘇武進縣。一爲縣名，漢置，三國時吳國因之，晉改晉陵，亦即今之武進縣治。

（留城）在今奄城東三里，遺址尚存，高於平地約一丈，上建廟。

（淹留）按「淹留」二字爲連綿字，古時連用。如爾雅：淹留也。郊記歌：神淹留。離騷：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陸機賦：竹盤桓而不能，聊相羊以淹留。

奄國的所在地，從文獻上徵之，曲阜之說，較古而較多。常州之說，雖祇有越絕書記之，而古城遺址之尙爲留存，則常州之說爲強。曲阜是否有奄國遺蹟的存在，以及古奄國是否是在曲阜，是另一問題。而常州已有奄城遺蹟，則就此爲中心，現在加以初步的推究。

(三) 遺址的現狀

奄城（今作淹城）的遺址，在今武進（即常州）縣城南二十里，有武進到宜興的武宜長途汽車可通。到淹城去的路由：由武進南城乘武宜長途汽車（車價約一角五分）到湖塘橋南三里的何留壩下車，在農田的阡陌中再步行五里，（小船雖可通，而該處沒有小船可乘）羊腸曲折，非土著及識路之人，難到其地。遺址高出地面丈餘，四周圍以土牆，如北方的「土圍子」。出入之道祇有一條，在正南方。城有三：即外城內城子城，城河有二：即外城河內城河。最外爲外城河，其內爲外城，外城之內爲內城河，再內爲內城；中間高處爲子城。（俗稱紫禁城）城址直徑一里半，外城及外城河周圍五里，內城河內城周圍二里餘。城用黃土築成，然未見「版築」之痕跡。內城地勢高於外城。內城河水深於外城河，而河底高於外城河；河深丈餘，闊約十二三丈，河水係死水，不與外江相通，河水平靜作蛙綠色，河底俱係瓦礫，無軟泥，甚爲堅強，約計開掘外城河的工程，須工四十萬，以工程器具幼稚的古代，而具此成績，頗值研究。

子城上現已創辦「淹城農業推廣所」，以主持古城內的農耕事業，城內有地六七百畝，均已種植五穀，外城河亦已養魚。城內居有農民五十戶，多孟賈二姓。子城與內城之間，有岡一條，名跑馬岡，傳爲奄君跑馬處。外城內有土墩三，高四丈餘，均用黃土堆成，上種桑菽，恐即越絕書所稱的「奄君子女塚」。

(四) 遺物一斑

奄城遺址，甚爲廣大，地中蘊藏何物，有無古物保存，在未發掘之前，不可能瞭。現在所見之物件，均在地面上拾

得者，計有：

(一) 陶片 最多者爲片，陶質有黃土，紅土，白土。花紋有人字紋，回紋，方格紋，花格紋，席紋，麻布紋，篋紋，繩紋，波素，聲浪紋，雷形紋等，計有三四十種。(見附圖陶紋拓片) 陶片最多之處，爲內城河的兩邊，出入道旁。從殘片上觀察陶器，祇有瓶、盆、盂等日用器具，而無鼎、鬲等物。陶片上有塗紅土者，有土色內灰外紅者，有外紅內灰者。陶片上未敷油彩。

(二) 石物 在遺址內拾得石器三四枚，有上巨下尖如錐形者，有上下皆尖而中巨如梭者，有如石拳石錘形者。石物俱屬未經磨擦而似打成者：說是石器，則新石器爲物不類，舊石器爲時代不相稱。同行者對之祇表示懷疑而未加深切注意。鄙意以爲江南所見石物，未有如此之成形者；若說是風化關係，何以他處未見而見於奄城之內，目前對於拾得之石物，雖不能驟下斷語，要亦試探奄城文化的重要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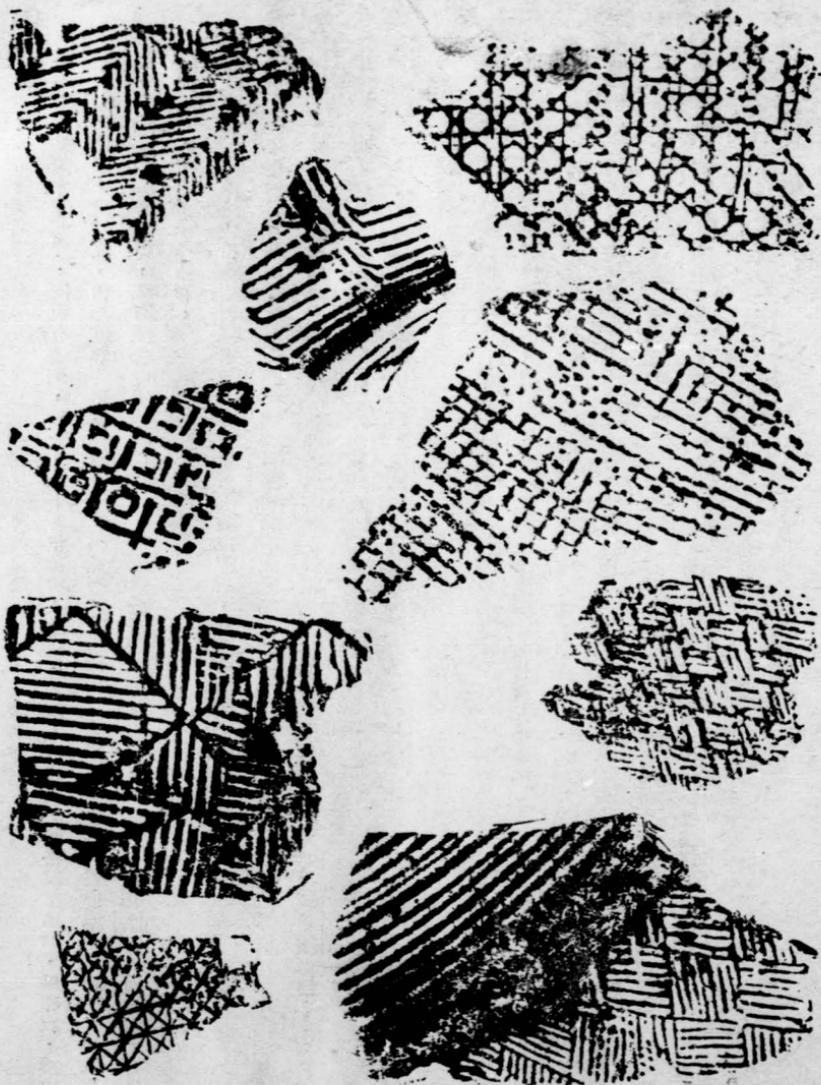
(三) 陶器 城內土民藏有完整的陶甗一個，張鳳先生以爲是漢代之物，陳松茂先生亦有一大半個陶甗，我們在奄城內又見到一個明代的陶甗。

(四) 磁器 在奄城中見到和拾到哥窯磁片，及明代的盆底磁片。

(五) 其他 在遺址見有木炭甚多，火石一塊。此二物或係後來之人留在那邊的。

遺物大都在河邊發現的原因，據江上梧先生以爲河水不通外江，水係死水，河岸不致沖壞，泥土淤積河底，水草不生，故無腐化之物，河底全係瓦礫，並無軟土上蓋，即可證明此河從未開濬過一次。古人將碎陶棄於河中，而爲後人撈獲，又棄諸河邊，以致河邊多碎陶殘片的原因。蔣大沂先生以爲：陶片本來蘊積在河邊土層之中，經風雨浸蝕，河岸剝落，塌入河邊，陶片於是顯出，以致河邊多陶片。兩先生的意見，均中肯綮，亦可作爲推測奄城文化的借鏡。

(五) 奄城文化的推測



目前，對於古奄國究竟在曲阜呢，還是在武進？武進的古城是否是古奄國的遺址？以及殷民族從江北而遷至江南呢，還是先占據江南而向江北發展的？關於這種問題，我們第一對於奄國的史實知道得還少，第二常州淹城的來歷，及常州古城之究在那裏，還沒查清楚。而奄城地下的發掘還沒舉行，不知牠蘊藏着甚麼。所以現在而要作「奄城文化」的論斷，時間未免太早。然我們已能對古城有了一點觀察，而且有很多的陶片作為研究的對象，不妨先予推測一下。我以為要推測奄城文化，須由下列幾點着手：

第一：從文獻上攷定古奄國的地點；

第二：從絕書上攷定古奄城的地點；

第三：從常州的奄城遺址，攷定其建築年代；

第四：從奄城遺址的瓦礫層（以顯見的而論），攷定其文化層及其年代；

第五：從出土的陶片花紋上推測其年代；

第六：攷查江南有無同樣的陶片，以求其旁證。

我個人對於上列六項問題，還沒有力量予以完全答復，茲就個人管見所及，略舉如下：

古代的武王伐紂，顯而易見的是殷周兩民族的生存競爭，當時的戰爭，在黃河流域中國西北部，後來周民族戰勝了殷民族，驅殷民族於東方，而使管蔡為之「監殷」。其後武王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以抗周公，周公乃有征四國（管蔡商奄）之舉，可見殷周間的戰爭，在江北而不在江南。其次，周初的奄，曾經做過殷民族的都城，據尚書疏及史記索隱皆引汲冢古文云：

「盤庚自奄遷於殷，則奄又嘗為殷都，故其後皆為大國，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

殷民族在江南戰爭與建都建國等事，古書上並未見到。則知殷周糾紛中的奄國，不在江南而在江北矣。據其地點，以曲阜為近似。

奄園已不能證明其在江南武進，則武進的淹城遺址是何時物？

越絕書曾記有毗陵縣，按毗陵爲漢置之縣，則知越絕書之作者，最早不過爲漢代人（按越絕書係漢建武二十八年浙江會稽人袁康作）。書稱城東南有大塚三，淹城內確有大土墩三，惟在「西南」而不在「東南」。此三土墩是否是越絕書所稱三塚，其地點是否記載錯誤，抑是越絕書所記的古城早已毀滅，現在的古城是後築的，此不得不在古城遺址上致察了。

從現在的遺址上看，城圍完整，土牆整齊，城河深而河底是瓦礫，一城一河，形式完好無缺。而武進是江南潮濕之區，能有如此完整之古城遺址，其城之不古甚爲明白，既談不到殷周遺跡，亦不能說是漢代遺物，最多不過千年以內之物。惟此城何時所築，尙待查攷。

遺址內除了有幾何形花紋陶片而外，近代的磚瓦殘片，遍地皆是。而磁器殘片，唐宋元明都有。又據試探瓦磚層的金祖同先生說：瓦磚層甚無層次，雜亂非凡。因此，在瓦磚層中亦難找出其文化層次了。

現在唯一可資憑信的對象，祇有陶片了。就陶片的花紋而言，都是人工有意造作的，而非自然印成的。花紋式樣已多，又甚精美。山西萬泉縣新石器時代的陶片花紋，甚爲古樸，自然的多，人爲的少，「奄城陶片」，斷不能比上。若與廣東東南越王趙佗遺跡的陶紋紋紋相比，淹城的又較爲齊整精美而年代較晚了。就其器物而言（陳松茂先生有好幾個不完整的陶甌），則非漢代不能有。所以從陶片而言，我的假定以爲：

奄城文化，最早不過漢代。

但是，奄城古跡，方行發現；「奄」的研究，方在開始；奄城遺跡，尙未發掘；「奄」的史實，尙待搜求。以此，我個人的嘗試，殊屬大胆。但我第一希望淹城能得發掘，而有實物可證；第二希望海內諸先進對於我大胆的嘗試，予以指正。



海大公公他們起得很早，東方才有些發白。

海大公公立在場上，倦眼向着天宇週到地巡視着。

又是那麼的天宇，碧青的一片，沒有一絲雲。

他拚命地吸着旱烟，長烟筒里漏出「吱吱」的怪叫，

他嘆息着：這年成，天也變了。黃梅季節，那一年不是要

落上三四日夜的長天雨，把龜裂的泥土打濕了，有時旱田

里會積起些水。

倘三四日夜的長天雨落了下來，河水定高漲些，打水

灌田就容易，插秧也就不會有什麼困難。

今年的天是變了，黃梅時節要過去了，老天却並未滴

一點雨，龜裂的泥塊泛起了灰白色，河水低落得使人害怕

，用人的力量來灌田，實在已是一件困難的事了。

海大公公等呀等，希望天來了一點雨，動手灌田稻秧

，但是，又是四五天了呵！望望天宇，是碧青一片，沒有

一絲雲。現在，他似乎明白再等下去也只是白丟了這寶貴

的時光。

他跑到水站上去一看，河水一夜又低落了一個石級。

東圩頭，傳來了強烈的「洋龍」打水的聲音，逼着他

的憂愁更高漲了，等一會，河水就會迅速地低落一段呀！

「公公，吃——」三歲的孩兒稚氣地叫着。

早些日子，海大公公看見孫兒就高興，白胖得可愛；

現在呢？看見了這孩子心中就覺得不安，沒有了吃，一天

天在憔悴下去。

他像乏力地走進了屋子，捧起了碗，看看碗里盛着的

東西，心中就痛楚起來，近來他吃東西和受刑罰一樣。每

天老婆和媳婦到田野去挖掘一些野菜來，和一點粗麥粉在

裏面燒了吃，又苦又淡，嚥下喉嚨真也不容易呀！

每一個人的面在瘦下去。

默默地吃着，誰也沒有開口，除了吸吮漿水的聲音之

外，屋內是沉寂的。海大公公吃了一碗，把碗筷滯呆地放

下，縱使肚子還是空得慌，想想也還嚙不下去。

「再吃一點呀，公公！這東西不大會飽的。」大雄嫂嫂尊敬地說。

「我吃饱了，你們吃罷！」海大公公差點兒要掉下淚來。他當家已經三十多年了，從來未曾有過一年頭不藏了全年的食糧過度冬天的。

「今天動手罷？」兒子大雄說。是一個疑問。

「今天動手？」海大公公自語着，回答了的仍是原封的疑問。

「去年年底，我們不該弄掉那條上好的水牛。」大雄苦痛地回憶着。

這使海大公公掉下了淚來。是的，那條上好的水牛還在，現在一半田總該灌好了。

「不還租，人家的田就沒給你種呢！」海大媽媽責備大雄似地說。

是的，在去年的大除夕，海大公公爲了沒法張羅三十元來還租，一條上好的水牛被二少爺牽了去，到今年三春頭，二少爺就作主去賣給了自己的哥哥大少爺，價錢據說恰巧是三十元。

海大公公是個慈祥的老頭子，每個認識他的人都敬愛

他。他從來沒有和人大聲地說過一句不和氣的話，二少爺弄掉了他的牛，他只嘆嘆自己的命苦就讓他過去了。只是爲了三十元而丟了那做什麼事正在上勁的牛，心中總留下些難說的苦痛。

「再等下去，河裏要一點水也沒有了，天那裏會下雨呢？」大雄焦灼地說。

「人力那裏能夠灌那十多畝田呢？」海大公公說着，眉頭緊緊地拉了下來，像在計算着什麼。

「只好慢慢的來了，」大雄立起來說。

誰也沒接上去說了什麼，在沉默中，大家似乎已經決定了：用人的力量，一畝一畝的灌那十多畝的田。

四個人：二個是壯強的，二個是衰老的，忙着，忙着。

水車架起來了，只是河水低，水車差不多是架得垂直的，四個人踏車，連吃奶奶的力氣都使了上去，水車的輪軸還是旋轉得很慢，「桔槔桔槔」的聲音，死樣活氣地漏出來，像病人斷續的呻吟那麼遲緩，那麼乏力。

水車上的板葉子在河面上挾了滿板的水起來，因爲斜度少，水就漏得快。好容易踏到了上面，水却差不多漏得精光了。

「怎樣會灌得醒田呢？」海大公公望着稀薄得像一疋布的水，絕望地叫着。

太陽却拖着滯呆的脚步，嵌下西山坳里去了，海大公公他們的脚步疲乏得困難於移動了，野菜和麥粉調合的漿湯水，就是吃得肚子脹了起來，兩三通小便，就什麼都完結了。

望望二畝多的一塊田，還有一段泥土依然是那麼刺眼的灰白色。眼看只要一夜，仍舊會還原的。

「天總會落些雨來罷，」海大媽媽像不相信明天東方不出太陽般的說。

「這樣子是灌不醒田的，到那一天我們才可插秧呢？」大雄嫂揶揄不住心頭的話，插下去說。

「不用洋龍來打水，莠子那麼的肌肉都突了出來，抑止了呼吸在等待父親的回答，內心的焦灼和而上的甯靜是極不調和的。」

「要先交錢，一畝六角半，大洋，年成乾。」誰也沒有力量把談話拉長下去了。

郊野的樹木，村落的形狀模糊了，四個人用力地拖動了脚步回到家里。

孩子沒命般哭着，在地上滾得像個泥菩薩。

大雄嫂嫂一把拖了起來，却呆着；沒有在白嫩的面面上，也沒有在背上輕輕地拍着，哼着甜蜜的心肝寶貝的那類話。

夜飯是午間剩餘下來的野菜麥粉的漿湯水，日里大雄嫂他們忙着踏水，沒有工夫去挖掘那些郊野的寶貝。

每一個肚子都早就在「咕嚕咕嚕」的慘叫了。但是，疲乏竟使他們懶得拿動碗筷，心頭的焦灼使他們沒法嚥下湯水。

「想不到災難在將要老死的時候。」海大公公自語着，撕開了心。

是的：海大公公已經五十多歲了，五十多年的日子雖然沒有在富裕中過去，衣食總是有愁過的，他相信命運，勤苦耐勞地工作着，從來沒有帶了龐大的希望，待人接物，慈祥而又忠實，每個看見他的人，無論老少，總是尊敬地叫他，「海大公公。」他也敬愛每一個人，他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學習得好好地做人的。

今夜，豆油燈也沒有人去點了，在黑暗的黃昏里飄出孩子的鼻息聲。

犬吠過了一陣之後，東圩頭又傳來了強烈的洋龍打水

聲。

「公公！人家都在搶水呀！洋龍夜里還在打水。」
 雄嫂嫂突破了沉寂。

「插秧是真不能再遲了。」海大媽媽像哭那麼說。

「再不把田灌足了水把秧插下去，田只好荒起來了，
 公公！怎麼辦呢？」

「四個人能夠灌醒了那些田罷？」海大公公自語地問
 着，不，決不是詢問，這個奇案他早就明確知道了：「不
 能。」

「讓牠荒了也是一樣的，去年的收成不是滿好的麼？
 而我們的『牛』，我們的『飯米』，却都沒有了呢！」大
 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野菜根據掘也要完的，你在發昏。」海大媽媽教訓
 着兒子。

「讓人家把水搶完了，我們要用洋龍水也來不及了。
 」大雄嫂嫂真擔憂着河水會完了。

「插了秧下去，沒有水有×用。」大雄憤怒地說，決
 不是一種負氣。

「天總會下雨的，我們怕了河水會乾就不插秧麼？」
 海大媽媽要叫起來了。

「只有趕快用洋龍來打水了，但，六角半大洋一畝，
 十多畝田就要十塊錢，你們真的說話不想，反在你一句我
 一句那麼爭吵，人家窮了，難道連早些日子的一份和和氣
 氣的生活也要窮了麼？」

「二少爺也該給我們幫一點忙罷，田荒了，大家吃虧
 。」

大雄緊接着母親的話又歎了一口氣說：「我不信二少
 爺會幫我們的忙。」

「田要荒了是實在的，荒了的田他怎能收租呢？」大
 雄嫂嫂給婆婆作了幫口。

「讓我去走一趟罷，可以去懇求給我們幫忙的是只有
 二少爺一個了。」

海大公公思索了半天，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定，他燃着
 了一筒旱烟，用力地吸吮着，煙管頭上飛出星星的火花，
 消失在黑暗的原野中了。

脚步是本能地移動着的，心在思索着，思索着：

二少爺家的大門關得緊緊的，里面裹了死的寂靜。
 海大公公幾次把舉起的手放了下來，敲門，這苦痛有

甚於敲着自己的心窩呵！二少爺，對他是很客氣的，還常
 尊重地喚他「海大公公」，只是三十元變賣了他一條上好

的牛，難字的苦痛一直刺蝟了這善良的衰老的心。

海大公公從來未曾短少過人家一個錢，對於經濟，人家也很信得過他的，無如近來這幾個年頭，家家都弄得一精二光，附近有幾個錢放在家裡的，僅有大少爺二少爺了。

再不灌田插秧，田華荒了，那麼一家五口吃西北風？

海大公公終於沒有一點躊躇地舉起了右手：

「蓬！蓬！蓬！」黑漆的牆門上發出沉重的聲音。

「噢！海大公公，」二少奶奶開了門和氣地說。

「二少爺醒了麼？」海大公公憤恨那麼拘謹地問，一陣香氣使他噁心。

「還躺在烟舖上哩！你到那里去坐罷！」

往些日子海大公公是常來這裏的，他知道何處是烟舖，一直走到里面。

「二少爺！」海大公公同時恭敬地點點頭。

「怎樣這樣夜深來？海大公公。」二少爺吸足了一口烟，又把濃茶壓進了肚子，才呼了一口氣說。

「二少爺！」又是那麼地叫了一聲。

「你坐一坐，讓我再吃了兩筒烟和你談，海大公公，聽說你今天才動手踏水灌田哩！」

二少爺獨自幽閒地吞雲吐霧，吸了一筒又一筒，海大公公焦灼地坐在旁邊，旱烟也懶得裝一筒。

「你也來筒烟罷，海大公公，這土滿香的，來試試看。」

「不，二少爺，心領了，海大不會吃。」

「你今天辛苦了，不是踏了一天水麼？海大公公，你爲什麼到今天才動手呢？人家的秧都插下去了，河水低，用人的力量是灌不醒田的了，不是麼？你今天……」

「是呀！二少爺，所以我想來跟二少爺商量商量。」

「要租洋龍打水？」二少爺驚地嚴肅地問。

「是的，我想跟二少爺商量十塊，」海大公公的聲音在抖呀抖的。

「現在借錢也很難，利息重一點的，人家就說重利盤剝得利害；討得緊一點，人家就恨死了你，海大公公，不是麼？三春上賣了你的牛，聽說大雄在四野里很有些閒蕪，借時親家，討時冤家，真是不錯的。」

「這孩子近來太野了，管教真也難呀！二少爺，我想跟你商量十塊錢，家里實在苦得沒法，田荒了，大家都……」

「什麼！你敢荒我的田。」二爺少丟了烟槍，就咆哮

起來了。

「所以我想跟二少爺商量十塊錢，租洋龍打水，海大不敢荒二少爺的田。」

「那麼，看你做人一向忠厚，海大公公，拿了十塊錢去，明天就租洋龍打水灌田，稻熟了，我着人來割稻好了，利息到那時候總算，每元二角，不要多籌，拿了去罷，荒掉了還是要和你算賬的。」

海大公公捏緊了十塊錢，走在黑暗里，思索是昏亂了，他似乎感激二少爺，又似乎在懷疑他太狠心了。那里有三四個月二角錢的重利，而且用收穫來抵押，但，十多畝田能夠不荒，能夠得到收穫，又覺得完全是二少爺的恩惠。

家里的人都坐着在等待着，各人在摸索着各人的心事，沉默着。

海大公公沒有那股詳細講述的心思，將十塊錢給了大雄，叫他去租明日的洋龍。

事情有了一個安頓，使他們想着了餓的肚子，誰也不聲張，悄悄地爬上了床，讓睡眠來遺忘了飢餓罷。

海大公公眼望今年的苦楚，他下了最龐大而且堅硬的決心。今年總要藏了一年五口的食糧。

四五天之後，海大公公的十多畝都插了秧。

天宇依然生不起一絲雲，每個人希望雨水都像飢餓了希望得到食糧一樣。

海大公公望了太陽，又望河水，心又為插了的秧苗扭憂着。

在焦灼的航線上襲來了強烈的熱浪，老樹在炎陽下垂頭喘息着，花草萎凋了幹葉，秧苗的長葉，也在緩緩地澀下去呢！

大雄日夜不歇的工作着，和人家換工踏水，因為，像海大公公那麼衰老的年紀，已不可能踏起水來了。然而，眼睛却一天天在陷落下去，面龐也在迅速地緊縮。

天還是沒有一點雨意，河底將要見天了。

「海大公公，今年準要旱荒了。」鄰人都失却了談天的閒情，爛眼阿毛上來總就那麼說。

「這個天真變了，我手里沒有經過這樣的苦年成。」
「海大公公，聽說縣知事在求雨。」爛眼阿毛似乎不相信那些流言。

「海大公公，雨可以求下來的麼？」另一個鄰人稚氣地問。

「我們也要求雨了，海大公公，大家同心，不殺牲口

，不捕魚蝦。」爛眼阿毛緊接上去說。

海大公公一向是談天的中心，因為人厚道，正直，說的話人家都能聽從。他也常常到街上去走走，至少常常出入在大爺爺二爺爺的家門，所以人家都以為他的見聞是很廣的，無論什麼事情，大家都少不了要問他。

「也好的，明天把廟里的猛將菩薩抬出來求雨，猛將是管理田禾的菩薩呀！」海大公公說。

說話就是一傳十，十傳百那麼向四外飛散出去。次日，天還是碧青的，沒一絲雲跡，大家就集合在村後的廟里，把猛將菩薩抬了出來，給他披上了簷衣，戴上了笠帽。屠夫擱起了刀，捕魚人兒也晒起了網。青年的傢伙起勁地敲着鑼，於是：村前村後的人都集了攏來，在場上浮動着。像日夜沒有空閒的大雄，那麼強壯的青年人也歇下了水車，擠進人潮里去熱鬧着。爛眼阿毛他們特別起勁。

海大公公却因為孫子病倒了，沒有參加這個盛大的求雨的集合。

猛將菩薩的面在太陽下開了大裂痕，天還是沒有一點雲絲，人們却再也沒有那麼高的興味來作第二次求雨的集合。

闊大的河面而今是祇留下了一條狹小的溝，淺的地方

的底面已經向了天。

爛眼阿毛咆哮着，他的田稻大半已經枯死了，發狂那樣的，一口氣趕上去把猛將推翻了，這憤怒的發洩，好像可能醫治了創痛的心，死亡的稻。

已經踏不起一點水了，田里的稻苗的葉子都捲成了棍狀。

大雄似乎已經乏力工作了，沒有吃到米粒已經一個多月，野菜麥粉也日漸稀少了，十多畝田的秧苗要是沒有水灌上去，却一起都要死掉了。

現在，須得用二重的水車來屏水了，在河床上築起了條壩，把低窪處的水先車到稍高的一段，再用一架水車弄到田里。

誰也不能讓自己的稻死在田里，現在，縱使像海大公公那麼衰老的人，也不能不拿出殘餘的血汗來搶一點珍貴的水了，但，誰不想到河水乾了將怎樣辦？

海大公公三歲的孫子終於餓着病死了，二雙夫妻失却了這可愛的寶貝，僅僅匆忙地掉了幾滴淚，夜日無休止的忙着：在河床的上面下面搶水，那裏有閒工夫，抱住了屍首細細的痛哭呢？

太陽晒在背上發痛，汗像雨那麼的掉下來，終於，

大雄在連四日夜的工作下昏倒過去了。

第二天大雄甦醒了來，然而筋骨像拆開來了一樣，再也無力爬起床來。

「現在好一點了罷，大雄，你好好地睡一回呀！」海公公慈和地安慰着兒子。

「爸爸，讓他乾死了罷，天不下雨，河里終究要斷水的。」大雄乏力地說。

「我們給二少爺做死麼？」爛眼阿毛在旁邊插進去憤怒地說。

「你睡吧，阿毛也不要多嘴，事情我自會料理的。」
「不，爸爸，讓他乾死了罷，種熟了，有好的收成，我們也沒有好處！在這樣的情形下要是我們種熟了這一熟稻，我們準要死了，爸爸，你也休息下來罷！」大雄抑在心頭的話，終於在病的狀態里熱情地吐了出來。

父子都流下了淚，爛眼阿毛也流下了淚，

「我們總是活不成了。」爛眼阿毛絕望地叫。

天還是沒有雨下來，海公公還只能帶了婆媳倆工作着，爛眼阿毛在幫着，他自己的田稻乾死了，在這裡分食些野菜麥粉湯。

大雄爬起了，但仍乏力工作，海公公他們三個人一

天弄不到多少水，況且水更少，弄到田里就更化力氣，二重水車也難踏起來了。真的，差不多弄到田里的水和所流的血汗相差不了多少。他上頭一塊的五六畝田，再也得不到水，長稻葉捲成了細的棍狀，又灣垂了下去，葉尖上有寸把長的枯焦了。

僅僅過了一天，那塊稻都倒了下去，完全死掉了。海公公的心和稻一起橫了下去，然而，他流了淚。

在野菜麥粉的湯水中磨難了半年多，等待着這次的收穫，眼看現在又絕望了。

回家，沒有跨進門，就昏了下去。

就在這個夜里，老天來了半夜雨，雖然肚子餓癩了的河面仍沒有飽滿，稻苗却很舒服地伸了一下腰，快要死亡的生命蘇醒了過來，棍狀的捲着的葉子展開了，葉尖也朝了天。

雨水能救活將死的稻苗，却救不起海公公上頭那五六畝的一塊，像魚兒是靠了水活命的，斷水死了的魚兒却不能更生在水中一樣。

海公公的懊傷極限的深沉了，似乎是一種嫉妬，把他推到再也爬不起的深潭里，別人家人手多，年強力壯的人不會病倒，搶到水維持了稻苗可憐的生命，現在來了雨

，就活了過來。自家呢？雨水救不活那死絕的一半稻了。
「來得太遲了，只要早上一二天呀！」海大公公悽絕地慘叫起來了。

「二天，只要二天，我們的稻就……」他叫着，又昏過去了。

從此，兩時常有點下來，大的小的，當然，每個人像得到了食糧一樣的歡躍，只是海大公公，兩點好像打痛了他的心，每個日夜總要昏過去那麼三四次。

海大媽媽成天在流着淚，大雄嫂嫂不歇的在郊野徘徊着，尋找着，日子久了，野菜也難找，找的人在一天天增加起來呀！

大雄苦痛地和工作掙扎着，好像是替不相干的人在挨受刑罰，因為他已決不相信有什麼代價。

自海大公公病倒之後，一份有說有笑和氣的家庭就更沉靜了下去。三歲的小孩子死了，寂寞，就更深澁。

日子在飛那麼地過去，海大公公爲病一天一天在沉重，然而，他還是忍受了苦痛，不漏出一個呻吟或者一個歎息，只是懶得說一句話。

他很明白，這病是該請醫生來方脈，吃點藥才會好的，可是，他想到家里一個大錢都沒有的時候，又忍住了

溜在喉間的歎息，讓二棵淚珠寂寞地掛在眼梢頭。

大雄近來的工作比較鬆懈了些，死的稻苗讓他去爛在田里，活着的也懷了孕，大腹便便了，他有了空閒，就坐在父親的床前，但是，每次交談只是那麼簡短的二三句，二人都默默地癡呆着，不想把聲音上的談話拉長下去。

「活着的稻還好罷！」海大公公慣常那麼問。

「稻是上好的。」大雄總是這麼回答，他明白父親所希望得到的回答就是這麼一句。

「死了的太可惜了。」頹喪的聲音。

大雄却變得多了，他沒有覺得有什麼可惜，近來，他時常想着種田人的命註定了是那麼苦的，荒災年成，收得少，大家是餓着肚子凍着身體，但是，好年成呢！收得多，却也一樣的餓着肚子凍着身體。然而，他祇能在心里這麼想着。

「我們還有一半活哩，爛眼阿毛的都死完了。」

「這個沒了父母的獨身孩子，也真可憐了。」

爛眼阿毛和大雄原很相好，他常在大雄家玩玩談談，海大公公見他沒了父母，也沒有妻子，孤單單地很是可憐，待人又怪厚道的，所以很憫憫地同情他，早些年頭，海大公公還過得去，着實幫助過了這孩子的。

「今天聽說已給大少爺拉到區公所關起來了。」大雄悽慘地說。

「爲了什麼呀？」

「還不是爲了荒掉了大少爺家的田麼？」語聲里蘊藏着多量的憤怒。

「我去說，我去和二少爺說，這孩子是怪好怪可憐的，我去求他們放他出來，田又不是他種得不好而荒了的。」

「海大公公說着，二手撐起身體想爬起來。」

「唉！……」力氣沒有，他又躺了下去，嘆着氣。

「聽說他打了大少爺，因爲大少爺逼着他要租米。」大雄的眼里像要噴出火來。

「這個世界真也變了，旱荒了的田也要收租，我活了五十多年，却從來沒有聽見過。」

事實上不但要給海大公公聽見五十多年從來未有的事，却還要他來親身經歷哩。五十多年沒有的事情，現在是會有的。

稻穗秀出來了，好多人的面上浮起了微笑的容顏，像償還了他們無雨的長夏的勞作一般。也有好多人仍然是憂慮深深；有的稻給乾傷了，現在僅長到尺把那麼高，稻穗又如一條眉毛那麼粗，那麼長的，這樣的稻，能夠收穫到

的，僅是一批糶穀。

這樣的年頭的鄉村，失却了牠甯靜的姿態，動亂無休止的繼續着，沒有了雨的吵鬧，搶水的喧嘩，和來了雨的歡躍，總是震動了每一個門庭，每一個村落，現在，收租的狂潮又席捲而來了。

經驗告訴了田主們等在家中讓田戶把租米送來已經是無望的了，石子里逼不出油，至少也得吃下個可怕的成色。現在，自己，甚至僱用了人到佃戶家中去逼着他們收割，等在那里牽了就走。當然，海大公公家也不會例外，縱使數十年來他對於經濟是滿有信心的。

「海大公公，你病還沒有好罷？」二少爺不等了回答就緊接下去說：「大雄，今天去割稻罷，借款和租米可以算一算。」

「我想還等幾天，有的穀粒還是青的哩！」大雄滯呆地說。

「青的穀，給我好了，二少爺是一向爲你們划算的，大家客氣些，你們今天去動手收割。」

「二少爺，放心好了，海大做人是挺厚道了。」乏力的聲音。

「厚道不厚道都不關，還我借款，還我十多畝的租。」

「二少爺驚地嚴厲地說。」

「荒了的田也要還租麼？二少爺！」海大公公不相信這是事實。

「怎樣不要租呢？錢糧糯米不管荒不荒，總是要完納的，有了田，放租出去，自己賠本麼？海大公公你真好說，虧你一向做人厚道，大家把田種荒了，叫我們吃西北風？海大公公，你爲什麼不想想，我不賣掉了田放債，就完全爲了你們呀！大雄，你今天不去收割，我叫人去收割，工錢一塊錢三工。」二少爺惡狠狠地板起了面孔，滔滔地叱罵着。

「那不是要叫我們白吃了一年的苦還不夠麼？那叫我們一家四口怎樣過？」海大公公絕望了慘叫着。

大雄的心在劇烈地跳着，血在加速地奔流着，脚抖呀抖的站不穩了，面醬在發燒，眼眶在發燒，他想着了長年野菜和粗麥粉調合的漿湯水，他想着了沒雨的長夏的工作，他想着了自己和父親的病倒，這些，這些——不都是爲了二少爺一個人了麼？

「要是我想到那些，那我的租只好收一陣風，你看還有那一家是好好的？還有那一家能夠勉強過了日子？」二少爺却在咆哮着。

「你這東西，和你拿命來拚。」大雄更強烈地咆哮了，捲起了衣袖，衝到二少爺的面前去了。

「大雄，你發瘋，」海大媽媽自外邊趕進來，攔住了兒子厲聲地說，回頭來又和氣地對二少爺說：「這孩子真野了，二少爺大量，不要見怪，我們準定今天去割稻，借款租米，來和二少爺如數算清。」

這事變強烈地刺激了海大公公的神經，他又昏迷過去了。

次日，大雄被拖進了區公所。二少爺僱了人替大雄在割稻。海大公公依然昏迷得神志不清。大雄嫂嫂背地里在

沒休止的哭泣着，不吃也不睡。

「大雄娘，我們吃夠了苦，今年，要存下一年四口的飯米過冬，米窠還有用嗎？你去看看，她婦新年頭要生產了罷？……」海大公公夢囈那麼說，眼睛張得大大的，陷落得又深，真使人害怕。

第二天黃昏，米已碾出來了，海大媽媽也在場，七畝多，共種米十六石強一點。石二租額，八成，二少爺顧憐半早荒的苦年成，九斗六，十二畝多，十一石。洋龍打水借款，本息十二元二石五斗。工錢，海大媽媽求了二少爺吃點虧，算五斗，尚餘二石多，二少爺叫一個人送到海大公公家裏二少爺還說：看海大公公海大媽媽一向做人厚道的份上，準想去保釋大雄出來。

海大媽媽麻木地跟了二石多米到家，沒有地方放，就倒在米窩里。

「大雄娘，看看米窩可好？二少爺扣了租，還多多少少？」海大公公自語般問。

「還多——還多九石半，荒的沒要租」。不順口的聲音。

「大雄呢？怎麼這二天不見面，我們該謝謝二少爺的好心腸。」舌根似乎給什麼纏着了，音腳模糊得利害。

「割稻，糧米，還撿來的工，要明天回來。」語聲里終於帶出了海大媽媽痛心的哭泣，然而，這慈母的淚決不是爲了愛子而流的。

「明天回來了歇歇罷，現在好了，九石半，四口一年差不多了！」

海大公公的面上泛起了一陣微笑，蒼白的嘴唇緩緩地緩緩地閉了上去，深陷的眼睛也緩緩地緩緩地閉了上去。



被驚的

晏 晦

「太陽溜上了山頂，

牠上升復上升，

走一步，停一停。」（梁譯尼采詩——秋天句。）

在白天太陽閃耀着：

冬天變得如此溫和了，灰白的泥蒸起水氣，在永遠不乾的陰溝那邊，無抵抗地忍受着路人底踐踏。

而從巷口，緊傍着一連三個陰溝的四叉路邊，一家燒餅店傳老人那樣光窮盡地喘着的風箱，已經開始唱得疲倦了；而紅的爐火跳着，在牠旁邊四個彎腰的人是已經切望着黃昏。

在誰家的門口，也許是天井裏現在有人燃起了第一枝斗香。

「啊！她家來了嗎。」

「不！」向那邊歪一歪嘴：「坐滿了一屋子的人，她還沒有家來呢！」

是的，她沒有家來呢。

在那一天她能永遠不家來？在賣去了最後的女兒，而充滿一腰包的錢上她底賭場的時候？

然而現在閃耀着的白天是顯得淒涼了，黃昏流下了寒冷，在遠處屋上貓呼着：一隻，兩隻，有如孩子們底哭。在黑暗裏孩子們哭着，冷清地，孤零無助地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們哭着；他們哭得很是寂寞，有如一種空想，那是會在人底尋覓中失去的，但是如何地寂寞？失去了母親失去了姊姊的孩子在冷的暗夜底裏面！……

在屋子裏是已經坐着太多的人，發着議論，描摹着各自的預想，帶着同謀的聲息；焦燥地，不安地。

他們都在等着錢，那是她允許他們的；因為多年地盤剝，這些錢是發酵起來了。而他們如此急需，如此憂心被

孩子們空想的哭聲所惱怒。

「哼！要是她回家來？」這樣地有人低語着：

「你看怎樣？她會同我們玩一次嗎。」……

「只要她底眼睛，那不瞎掉，她總是要找到路家來的！」一個男子自信而冷淡地說。

企圖跳出這煩惱的，可厭而空想的牆。

這煩惱的牆。

在門口她撫摸着牆的邊沿，從車子下來，那個已停止了鈴聲；而她也被一陣語聲的狂風向她吹着，有如吹打着冬天的一棵樹。

於是當她在那個空閒，放下手裏的一大堆罐子的時候；蕭瑟而且絕望地如一棵失去葉子的樹了。

她是已經如此地熟習，如此地把握着；但當她歎息地坐下時，在她曾密封過的匣子裏已經覺着了空曠。

另一些更匆忙的人還在來着，租魯地敲着門。而帶了十分用力裝成的有打算的眼睛，強抑住從心頭湧起的恐慌的眼睛，省去可以省去的任何一些，然而在燈昏的時候在她底身邊已什麼也沒有，於是溼着眼眶她又想到了無代價

的失去的孩子。

而在天井裏她仍將燃起了敬天的斗香！……

對於那個如此藍的天，如此地仁慈與我們以兒女的。在明年他會給我們以運氣，爲了這一些使人流淚，像

火把一樣燃着的斗香，那不是嗎？牠曾給我們以有福的平安，那總是不錯的！

而且在那邊誰家底堂上燃起了青色的煙，迷人得很，是在深山裏生長了多久的檀樹，現在以牠底身體來獻給蒼天了，是的，天——也會降福於我們，那麼牠不會更降福於牠們底家嗎？

在這以前的一個落毛雨的早上。

被霧染得很油潤的路裏，行人用浸滿哀愁的心希望着，在車蓬上靜聽帶了苦悶的冬雨底聲，人可以用眼睛承着雨，消去在心頭熾熱的使人煩厭的空想。

三輛遮着的匆忙的車子，在一條寂靜的路上滑動着。最前的那一個，像感受了不安或被雨所惱一樣地響着

：「離那塊多遠？還有多少時候。」這是一個脆弱的孩子的聲。

「離不多遠了！快得很！你不冷嗎？不打着雨嗎？」

中間的那一個回答着：像是安慰，強調而且抖顫。

「不！那邊有人打麼。」

「怎會！你囉哩，不要說了！」這是很寂寞的聲音，寂寞得使人抽咽；而那最後的一輛沒有聲息也沒有動作好像是的。

在遠遠的後邊吠着，曳着長的被難的聲。

淒涼而且不平不滿地，反映着這裏的沉寂，是有着野原的飢狼的悲歎，在這個時候緊握三個被踐踏的女人底心，打擊着她們底自信，那築成最後驕傲的防禦而培養她們底灰白而碎裂了的心的。

煩悶在兩底滋養下成長而且分裂。

「啊！狗叫了，多可憐的野狗呢？」單調地孩子的聲說着：像可憐的一些什麼，在灰黯的雨裏。飄零着的。那並不是野物，是她們也不知道的東西。

一陣更冷的風吹起了。

在前面躊躇着的兩個男子握緊他們底傘，很快地向右轉，檢視的目光穿透了車身。

「哈？」那在前面的一個疑問着：當車夫用不知羞時步伐越過他們時溢出了低笑。

x x x

那些雨在車站底洋鐵蓬上無息地奏着樂。

風在牠們底旁邊嘩着，充滿了人底耳，充滿了冷清的月台上。

冬天在牠們底尾巴上如此疲倦，守候得有如不耐煩了，靜止着牠底消息，牠底信號，那在野地遮蓋了路向，迷失了旅人的。

牠不息地吹打着淒涼的潮溼的風，在人底耳邊低語着，卑鄙地，不潔地，用牠灰色苦悶的兩珠浸透了路人底疲乏的兩肩。

每一隻烏鴉吐出了枯寂，牠們在田埂上飛得低低地；車站上等待着車子的人還很少，烏鴉們在旁邊歇着，散步着像一些紳士，那是年老，莊嚴，帶着眼睛的。

在細雨裏滑進了三個胆小的慘淡的影子，以致紳士們一聲大叫，不不滿地嘲笑着，撲起翅膀往柔麥流波的田裏去了。

在另一邊一個藍衣的飄着早晨風味的冷淡的眼，向牠們看下。在口邊流出一支時行的小曲。

三個女人，那生着永遠陰沉的深黑的眼的開始坐下，不平等地望着遠處；在那裏是烟霧茫茫，有茅屋底影子浮

動。

「坐下來，在我身邊！……你看這裏的景緻……牠真不停，那悶死人的雨！」她向那最小的一個說：那有着未發育的身體和廉價的脂粉所塗滿了的臉的。

那一個像被牽地坐下了。另一個在被硬直的支持的身體上突然跌下，像病人一樣地嘆息着。

她們底臉都是憂鬱而無血色的！

但那兩個婦人底丈夫都是很強壯，春天和夏天他們揮着汗，在飛滿小麥粉末的空氣裏，而在那蒼白的秋和冬，在銅褐色的胸上也沾滿了潮溼。

他們不能整個地養活他們底家，他們底孩子孱弱得有如瘦犬。每天喝着白粥，吃很少維他命的醃菜。

而當她們長大時：爲了飢餓同寒冷，爲了她們不工作的母親底一次一次瘋癲地賭博同抽煙，被她們賣去，在某一處貧血的魔屈中生活而且老死了。

在那裏活着或是死去不會有人知道，而那樣地用她償還永遠還不清的高利貸。

男孩子們是將同他們底父親一樣受着苦。窮困着或是更壞。

他們同她們底種族將要一天比一天孱弱下來了！被現

在踐着他們的人更加踐踏着。

在她們底心裏有時震顛着可怕的懊悔同絕望，但她們將這些遮掩而且忘却了。

「你可記得那次在這裏嗎？」眼睛陰沉地。

「那一次。」

「我說那一次送和尚過江的！」

「那個時候是我們底英雄之時啊！現在……」別一個用手指着身旁的女孩：「那時候她還抱在手上！」

「可不是？我們那時候還不致於窮得要……」她用眼睛四面的張望突然停止了。在她們右邊坐着一對青年男女，私語着緊貼着身子，讚賞地向遠處望，在他們底眼裏浮動着桃色的欣喜，向着那個如此幸福着他們的溫和的冬雨。太陽發着淡白的朦朧的光，只使人可以指出牠底方向。

太陽發着淡白的朦朧的光，只使人可以指出牠底方向。

「天將要晴了吧！牠張開眼呢！」

「情願這個樣子，但恐慌忙不中用！」

「那一次可是好日子呢！我記得是春天吧，那些田爲牛油地長滿了麥。」

「啊！媽媽，今天真不好！」那孩子從長的椅子上滑

下自己底身體，像是很快樂，蒼白的臉上浮着微笑；在她

記憶底遠處光亮着一些迷離不清的什麼，彈奏着豪華的歌。

x
x
x

而在她們底夢中是像野草一樣的叢生着回憶，勸告她們滴下枯乾的眼淚在汗穢染成灰色的枕頭，歎息着在夜中，以如此其實可悲的回憶來欺騙在日間被人為的刺激所弄碎的心，麻醉着她們。

現在她們又以這些麻醉了如此傷心的一個離別，如此地哄騙了她們自己。

在她們底前面黑暗蝕去了光明，像盲人般地用手足感着了淒冷，而祇剩下遲遲地可以摸索着渡過的旅途，生命在殘酷的蒼白裏漸漸地衰弱了。

她們安慰自己，因為不得不這樣！

而且她們只好去回憶，在那裏其實可悲的時候奏着樂，她們設法以娛樂自己，在牌桌上，在陰沉的煙燈旁邊。

忍受着可怕的心的創傷，忍受着如此可悲的茫然的魯別。

x
x
x

而當天晴時太陽曬得如此溫暖；

黃昏時在門口燃燒着敬天的斗香。

有老年的女人在路上抽咽着——為她底孩女。

「啊！一個人孤另另地……丟在遠處……像一隻小狗那般地！」

而且她家屋子裏是坐着太多的人。

一個女兒賣去了不夠還賬，第二年她還是要借下去，這樣地怕在等着她底最小的女兒長大吧！

然而現在閃爍着的白天是顯得淒涼了，黃昏流下了寒冷，在遠處屋上貓呼着。

一隻，兩隻，有如孩子們底哭。



木保

留癡鐵

木保已變成了一個很有哲學意味的人了。他沒有讀過很多的書，但他現在常常會說出這一類很雋永的感傷話語：

「社會對人太薄了，常常教人像踏著西瓜皮樣不自知就滑倒的！」

「跌了交子，是可以再爬起來的；然而，假如你給惡人低了頭，那你再沒有抬頭的希望了。」

「老虎總比人兇一點，為什麼它不吃老虎？人是吃人的呀！」

「……………」。

本來他自從前年因了鎮南五爺家的事進了獄後，他完全變了。他進獄的時候，雖然掛起了苦臉，而他的身體是結實的。骨子裏還明明地顯出了一種無可如何的反抗的氣概，可是出獄後，他完全變了，的確變了！

記得在幼童的時候，他和我，松叔，文弟等玩得最好

，我們曾一道上過學，後來他雖然沒有在初中畢業便輟了學，但他是我的緊鄰，他每天牧牛或從田裏工作歸來，我們總有見面的機會。他年紀比我大得五歲，但他可以比一個成年人一樣地有了豐富的常識。他常常會告訴一些我們所未知的，或者是我們認為奇怪的。

最有趣的，他可以教我們作許多小工藝式的玩藝，也可以告訴一點男女間的祕密，和一些雋永的笑話給我們。事實上，他是我們的教師，但他又沒有教師那樣假尊嚴。我們完全親近了他，而且各人見他都是親熱地叫他一聲「木保哥」！而他對我們也很親熱，似乎我們是家庭以外的親屬一樣，彼此不能有一天不見面的。而晚飯後，就是我們見面的一定時間。

記得有過兩次是在夏季農忙的時候，吃過了晚飯，他本要打稻子，因為他家裏是割了一大堆的稻子回來。然而他竟忘不了我們每天的聚會，偷着時間出來教我們玩老鷹

捕雞的把戲，終之，有一次給他爸爸罵了；而有一次又給他爸爸打了。不過，他爸爸是很愛他的，罵過打過了，又會很親切地來一番撫慰的。祇可惜，他媽在他幼年便死去了，祇剩得爸爸一個人撫養他；而他的爸爸又在他十四歲那一年，爲了流行時疫死去了！實在，他離了父母之愛，也太快呀！

他的爸爸死後，他再沒有親人，可好他是個性堅強的人，雖祇是十四歲的大孩子，而有了自己謀生的力量。他是用苦力耕種着過日的。

就在他的爸死去了那年的秋天，我就離了故鄉跑到城裏來讀書了。我離家的前夜，他還同我們談天，那時，雖然他爸死後未久，還免不了有點悲意，但他乃是有堅強的生活力量的人，他的前途仍是充滿了歡樂的笑影的。

他說：「鉄哥兒！你多讀點書來補我的不足吧！」
我不懂他的意思，祇搖了搖他的膀子，表示惜別的樣子。靜默一下，我說：

「教師教的東西，總不比你的來得實用和有趣，要不是爸叫我，我真不要去！」

「書是要讀的！你再讀兩年書，那時你回來，你可以教我了，你知道的，定比我多了」。

「那麼，木保哥！你也要讀吧！」

「……………」他祇笑了笑。

在我們分別的時候，他塞給我一大包花生。他說：

「這是我送給你作小吃的！」

我收下了！我們對他的賜與，常常是不敢推讓的。這次，我當然是抱着感激的心領下了他的禮物。

這樣，我們便一別整整七年。去年，我從P埠回來，第一次見他時，便認不得他了。他是蒼老得竟像一個四十歲以外老年人。他的言語，他的舉動，再不是從前的木保了。他從前是春天般有生機的，而現在，却變成了殘冬般枯索了！

我真有點替他不平，他給我塞花生時那個青年的姿態到那裏去了？最可痛的，還是我回來了，我們一別七年，應該怎樣地熱烈傾談一下，以消這長長七年的別愁啊！但他不然，他彷彿早忘記了我，看見我回來完全沒有歡喜，反而有點像要疎遠我，討厭我的樣子。究竟是什麼在改變了他呢？

據說就在我離家後的第五年，正是他十八歲的年頭兒，爲了鎮南五爺家的事，他曾一度進了獄。在獄裏整整過了兩年的時光，至前年才期滿釋放出來的。他的姿態，他

的言語舉動，就是在獄裏變得這樣厲利的。

事情就是爲了一幕農村的戀愛。它的起首是這樣的：

木保因爲發育得早，在十六歲時既像一個成年人了。

而且因爲他做事盡力，絲毫不苟且，所以他在鄉裏，很多人喜愛他。在農忙的時候，常常有人預先定下請他幫工的人。然而，一向他都是到鎮南五爺家的多，因爲鄉裏的人，誰都認定鎮南五爺是有錢人，而且他又認識縣大老爺，應該給他點方便。就使誰預先定下了木保幫工的話，要是鎮南五老爺說是需要木保幫工的話，誰就得取消預約，讓五爺一讓。

因爲這樣，木保便有到鎮南五爺家去走動的機會。木保是個青年力壯的人，性情又老實，又和氣，經過了兩年的農忙給鎮南五爺幫工後，五爺家裏的人個個都和木保要好。特別是婢女阿香，她本既十八歲了，她既有了戀愛的本能和需要，她每天在工作裏又是常常得到木保的幫助。如是，她確有點愛上了木保。

但，他們倆的靈魂仍是純潔的。他們的戀愛，祇是內心的一種誠摯傾慕，他們沒有所謂摩登的戀愛方式。擁抱，接吻，他們完全沒有這些智識。他們表達愛情的法門，總是在赴工或收工的時候，阿香會給木保一個暗示：叫

他在赴工時慢慢地等着她一道；或收工時要他同她多拿點工具。他們還未任性地說過一句笑話，因爲她不答應。她雖沒有唸過書，但她知道正當的愛情，是應該莊重的。

說是就在大前年秋收完結後，鎮南五爺照例是賞這些幫工的一碗酒，幾碗肉。吃完後便給工資遣散的。這種遣散，實在就是阿香要暫別愛人的時候。所以，阿香在日裏叮囑他，叫他飯後慢慢點跑。

她約他在黃昏夜裏到牛欄裏去，她要送給他一點自己爲他預備下的東西。在人影模糊的時候，木保由牛欄裏出來了，手裏挾了一小包東西，那裏却是阿香在每天夜裏替他做下的一對鞋。恰巧，給鎮南五爺見了，懷疑他是偷了什麼東西，叫他把手裏的包裹打開來看，正在他們鬧着的時候，阿香又在牛欄裏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

這樣，鎮南五爺便認定他是和阿香苟合通姦，要依本地風俗把他倆人網在一起活埋。後來經過木保的多方辯白及鄉人同他討情後，五爺才答應送到縣裏去監禁兩年。

在木保入獄的時候，他的腦筋裏本裝滿了「戀愛絕對自由」，「事實」，「公理」……這類書本上的名詞，他滿以爲事實與公理終有一日爲他辯白，他是不會在獄裏過足兩年的時光的。

誰知？真理祇是躺在書本裏的，他怎能跳起來同你辯白？至於一切的法律與正義，那更騙人歡喜的東西。兩年坐監的時光，誰敢同你減少半天？橫直縣長大老爺是正想同鎮南五爺拜把子的。

木保在獄裏一天比一天失望，他變了，他變成了有哲學思想的人。

在他入獄的時候，阿香覺得是她害了木保的，同時因為不勝於五爺家人的侮辱與羞恥，她自殺了。鎮南五爺說：這完全是木保害了她。而五爺因此也失去了一注錢，應得由木保賠償。所以，在木保入獄後的不久，五爺便把木保僅有的家產——一間小磚屋，一條大耕牛，一畝水田——完全佔了過去。

木保出了獄，在前年秋初的某個晚上，他重復出現在我的故鄉。可是，他變了，他是常常會自己說着這一類富於哲學性的，很雋永的感傷話語。

他既沒有了家，他寄住在村前的破廟裏。他仍以體力繼續換飯吃，但，他既沒有了談笑的能力了。而且，有許多又真的把他當做了惡人。提防孩子走近他，提防物品落在他的眼裏。很多人不敢用他了。無形中，他增加了許多飢餓的機會。

我由P埠回來後，我縱使媽媽請他幫工，但他似乎也沒有什麼喜歡，彷彿他是恨煞人類似的。

有時我向他提起了我們幼年的一幕，他常常是不太做聲。有一次，他似乎有點為幼年的生活所感動而興奮了，眼睛突溜溜地，臉上出顯着一層紅暈，但，不過祇是一剎那，一個悽悽的苦笑很快地映上了他的臉，並且映入了他的心。他很迅速地離開了我。啊啊！我難受極了！我真想追到他的前面，哭着告訴他：

「朋友！我還不曾變成一頭吃人的野獸呀！」

去年秋收後，雖然農忙既過，我叫媽仍留着他在家里吃飯，不要遣散他。橫豎家裏不在乎多一個人的食用。不過，木保不願意，他要了他的工資，曳着他的瘦影揚長去了。我要多給他兩吊錢，臨走時，他也攔回廳前的餐桌上。

春來了，春的美麗洗醉着一般人的心，再沒有誰去注意到木保的行徑。突然在鎮南五爺家的門前聚了一大堆人，惶恐地，紛亂地，嚷着，罵着，談論着——

「不是他，還有誰？他實在既是一個特等的流氓。」
「他媽的！姦淫邪盜本是連在一起的，他前時可以姦淫五爺的阿香，現在就不可以偷五爺的雞麼？」

「五爺明明見他昨日在後門探頭探腦的，接着昨夜就不見了兩隻大刺鷄。不是他？是鬼！」

「現在偷鷄還事小，將來不要給他串起強盜來偷人啲！」

「打殺這賤賊種！打！……」

顯然，一件突然的事情在發生着，我擠開了衆人，我看見鎮南五爺怒氣沖沖地按了一根茶杯粗大的木杖，嚷罵着：

「賤賊種！前回饒了你，你偏要和老子過不去！老子不給點利害你看，你要跑到老子頭上來狗屎了！」

「老子問你，鷄你偷到什麼地方去了？好好送回來！不然，老子要你的命！」

木保被細粽子般細着倦伏在地，他睜起一雙殷紅的眼，鼻孔口腔都在輸送着一股不能遏制的怒氣！他顯然是反抗着，而且顯然是暴怒到變成了一匹野獸！他飛蹶着無法說：

「誰見老子偷你的鷄？你這吃人的魔鬼！」

「嘎」的一聲，五爺的木杖既落在他的背上。接着五爺暴怒得跳起來。說：

「野狗！閉着你的嘴！你這賤賊種是要死了……」

這一騷動，週圍的人稍爲警愕而靜止了一下。不過不到半分鐘，週圍仍是紛紛地起了怒罵叫嚷的嘈雜聲：

「野小子！可真不怕死，他敢罵五爺！」

「十足地是鬼使他瘋了的。」

「……………」

「媽的！你這吃人的魔鬼，你拿什麼道理來細我？有什麼道理你敢打老子？」木保顯然是盛怒地反抗着。

「嘎」，「嘎」，「……」……接着五爺的木杖是兩點般落在木保的身上，頭上。週圍的人仍是嘈雜地怒罵着，助着魔鬼的惡威！

木保既倒在地上，顯然，他既沒有了氣息，他既像棉花般輕鬆地攤在地上。而且，他的頭骨已裂做幾下，腦漿流了一大堆。我不能再看一秒鐘，我掩了我的面，疾風般逃出了人羣。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死了有誰來注意呢？況且是被大家當做賊的惡人木保呢。

第二天，五爺家的長工紅眼四出來對人說：「昨夜老閻又丟了兩隻鷄」。

鷄房的鷄總是逐日在減少着。

第五天的晚上，紅眼四在鷄房內打得一頭比狗還大的狐狸。

春深了，春耕的農忙又降臨到了人間，木保已不再見在田裏耕作了。

訴
狀白
木

五月本來是一個梅雨的季节，初夏的刺人的太陽催走了殘春以後，就有一陣陣潮溼的風，把天氣突然地惡變下來。往往好幾天接連着下雨，使人們生活在窒塞的空氣裏，發生極不愉快的感覺。陽光偶然在放晴的時候探露出頭來，把地面上水分蒸發成一團霧氣，彷彿叫人穿起一件沒有曬乾的潮襯衣，滿身的皮膚都癢癢地怪難受。在庭院裏

，玉蘭花的雪白的花瓣給雨水一片片沖落在地面上，鮮紅的杜鵑花也逐漸凋零下來了。遠處的樹梢上響着鷓鴣鳥的有節奏的沉悶的叫聲，這種叫聲彷彿散佈着一種神秘的催眠的力，使得每個人都要懶懶地睡倒下來，覺得全身骨節都癱瘓了。

我的風濕症每逢天陰的時候就要發作的，背脊骨一陣陣酸痛，在這種季候當然格外難受了。一種肉體上的折磨往往把精神安置在無涯的痛苦裏，這樣的日子真有點使人害怕的。

意外地接到你一封短短的信，透露了你近來的消息。我們四五年沒有音訊了，彷彿航行在茫茫海面上的幾個小舟，給風暴吹得四散了，在一個偶然的時候突然看見前面有一個清楚的標幟，證明吹散了的同伴還是安全着，這是一個何等足以解除苦痛的歡樂的事件呢？

你的娟秀的字跡，告訴我幾年來曾嘗過甜酸苦辣的生活：

「在一二八戰爭時，因了家庭和其他種種情緒上的憂鬱，很想借砲火來埋葬我自己，因此過了四個月爽快而緊張的軍隊生活。一二八軍事結束後，一無所得，同時也一無所失的抱着一顆寂寞而麻木的心回去繼續學生的生活。

去年暑期畢業後，到一個女中去教了半年多書，這半年的生活，是我幾年來最頹唐的時期，因為想借刺激來麻醉我自己，因此常常流連在燈紅酒綠間的爵士歌聲中，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該罵自己，和一般沒有靈魂的人們混在一起

消磨了不少青氣的志氣。」

在這個簡明的記述裏，你寫出了不僅自己，差不多是現代一般年青人的苦悶的呻吟，使我突突地心跳不止。

但现在，你却已飄泊到了異邦，過着儉樸而簡單的攻讀生活。把你的生活打個平凡的比喻，以前是在起着風暴或是燥熱的黑夜，現在却看到一簇簇美麗的星星在向你睜眼了。

我常常想，現在不是有無量數的志士，扯着鮮明的旗幟在唱着行進的曲調嗎？他們的聲音個個像洪鐘似的响亮，他們的姿態個個像猛獸似的威武。但是我們在上古史上不是讀到過斯巴達軍國主義的光榮的紀述嗎？那些勇糾糾的武士不都是貴族的特權嗎？現在的情形不和那時候一樣，普通的平民穿不上那樣的制服嗎？不過過去斯巴達的戰士個個有捍衛國家的雄心，而現在的「志士」不過是一種身分的標記，憑着這個標記去踏進綺麗的物質世界，享受人間的樂趣罷了。於是無論我們的國家給敵人如何蹂躪，有些青年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祖國，反在敵人的區域內去求一點暫時的安甯了。朋友你難道不曾想過嗎？有一天劃一個區域在那裏佈滿了金銀玉帛，聲色娛樂，把那些亂動着的「志士們」請過那邊去，脫去沉重的制服，彷彿無數

頭的蛆放在一個大糞坑裏一樣，醉飽了，也許天下就會平靜一點吧。但是這不是如期待黃河水清一樣的難嗎？

你是一個女人，現在女人們不是像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一樣，放棄了精神的陶養，終其一生在爵士歌聲中過着肉體裝飾的時光嗎？但是你現在能夠再回到簡樸的攻讀生活中，許多聰明人不將會笑你嗎？

但是，我非常同情你的行動，因為我們這一羣都是拙笨的。爲了同情，你的信才帶給我無限的感奮，尤其在這梅雨的季节，讀你的信可以暫時忘記背脊上的酸痛。

多病的妻倒在藤椅子上，氣候的失調使她又遭遇到了可厭的感冒，正在詛咒着那不快的徵候。兩個年頭的孩子開始學步了，呀呀呀好像懂得一點人事，他有着爸爸和媽媽遺傳下來的衰弱的體質，一不快就要哭起來，那哭聲裏已經充滿着對於人世不滿的抗爭的情感！

我給你寫這個信的時候正在這樣一種環境裏，你一定會想像得出我已經不比先前那樣年青和活潑，我的臉上長起了稀疏的鬚髭，而這些鬚髭往往一個多月也懶得用保安刀去刮個清楚。

在現實苦痛的壓榨中，誰有心情去回憶已往的事跡呢？但你的信件却啓發了我的遐想的幽思，每個生活的斷片

，都湧到眼前來，生命的車輪彷彿倒退了好幾個年頭。

你不是要我寫一點幾年來的情況嗎？讓我趁這個機會背誦一點給你聽吧。

在我們分別的那一年，正是時局動蕩最烈的時候。戰爭，革命，現實，理想，黑暗，光明交織成一幅幅緊張的畫圖，刺激着每個年青人的心靈，無疑的，我會捲進這大動亂的洪流中。

在這些時間，我做些什麼呢？像一條瘋狂了的狗，詛咒着現實，謳歌着光明，帶着一顆未經世故的孩子的天真的心靈，在一些指揮者的魔法下面，以生命作孤注的趕着那一套祕密的宣傳，用剪刀用紅筆剪一些畫一些很大很大的謊，去欺瞞一般比我們還要不懂世故的天真的人們。這在每一個爭鬥過程中所照例要做的事，而我就在那裏面担负一份小小的任務。

一切流俗的利祿觀念完全摒除在思想而外，心目中跳躍着的只是一個未來的美滿的世界，彷彿在軟綿綿的春天裏，打着一個舒適的午覺，在靈魂裏浮沉着一個輕輕的美麗的夢。

九一八的大砲平息了動亂的洪流，也驚醒了我輕輕的美麗的夢。一覺醒來，世事全非，一切的小丑都顯出猙獰

的真實的形相，原來我們的花言巧語沒有欺瞞到多少老百姓，而我們自己却被完全欺瞞住了，這不是一幕可憐可笑的滑稽劇嗎？從那時候起，我才感到自己的脚步踏穩在現實的世界上了。

記得那正是早春的時節，大家在敵人砲聲聞不見的古都，會議着應付國難的方策，我在那裏担任一些佈置招待的工作，趁便逛了一回龍門的勝蹟，瞻仰先人的遺物，發生無限的感恩。在一個山腳的黃泥路上，一位白髮老人擺着一個占卜的攤子，我花了幾個銅子問了一下前途的吉凶，他告訴我我是一個要勞碌一生的苦孩子，朋友，不到三十年的艱苦的歷史不是證明老先生的判斷，已經有一半是應驗了嗎？

見識了大風捲起黃沙，滿天飛着塵霧的北方景物以後，回到新都來找到了一個低微的職位。

我得到相當休息了，在這個時期裏使我對於過去的一切細細檢點了一下，終於感覺到飄泊了好多年一無所得的悲哀。

沒有一點安慰自己的成就，許多朋友們對我失望了，過去的热情換了一副惡意的譏嘲。連到家鄉思念着遊子的母親，也不能不把傷感安頓在默默的嘆息裏，因為兒子始

終只是孤伶伶地一個。

我的整個人生都是淪落在焦灼、憤懣、失望的情調中，這種情調幾乎毀滅了自己，身體格外壞起來了。遇到任何人都要訴說自己的一腔孤憤，在祈求對於身世的普遍的同情。那知道這不過是幼稚的表現，年青人常常把社會看做善良的，結果那能不到處碰壁呢？

我不久就漸漸平靜下來，這是一種情緒緊張後的反動。一件灰色的外衣籠罩在身上，全身幾乎都麻痺了，只剩兩個眼睛睜大着觀察身外的事物，最後我幾乎放聲大笑起來，因為在這些時期，我學乖了許多，我恍然覺到自己的涉世太淺，我一切都如人，那如何會有什麼造就呢？

隨便舉幾個瑣細的例吧：譬如有些人他們能夠在高一等的人前展開一副笑臉，說些職務以外的恭維話，使得對方感到一種高貴的滿足。有些人最喜歡開筵宴客，要花枝招展的太太在席上賣弄風情，使得每個客人灌得酒醉飯飽。諸如此類，這都是我們不曾訓練過的技能。所以為什麼有些人會獲得比我們較高的職位，這不是一個明確的答案嗎？

什麼半驢都郭清了，我知道無論要做個好人，或是做個壞人，我都得好好地學習，我應得把一切可能的精力灌注在這個目標上，從此以後再重新做一番人。

歇斯底利的戀愛夢也醒了，我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了婚，這就是現在的妻，過了一年就生下一個男孩子，從丈夫之外又添了一重爸爸的名義。看看妻，看看孩子，覺得肩膀上已經裝上一副重重的担子，意識到自己再不能不嚴肅一點了，於是就咬緊牙齒，像一匹犁田的牛似的，在生活的鞭子下開步前進了。

這就使我二十多年的生活臨到一個大轉變的關鍵。我

決心用一點心讀些書，充實一點自己的能力，創造起另一種生活的規律。而且我不希望把這條路匆匆結束，願意延長到五年十年的時間呢！

朋友！現在正是那些「志士們」耀武揚威的時節，在不能離開國土去避避紛擾的我們，除此以外再能夠做些什麼呢？

我們只有在現實之下萎縮着，長夜還輪在我們面前，把自己比做一根微小的火柴，要在黑暗中放些光明的話，現在正是應該把蠟頭堆厚一點的時候！

我讀你最近的生活情形，想像到你前幾年痛苦掙扎的經過，幾乎感動得落下淚來，不是自身經歷過那種階段，決不會在心靈上湧現出這麼深刻的同情的。

梅雨還正下着呢，一片高高地盛放着的玉蘭花的瓣子，正經不住雨水沖擊萎弱地掉了下來，風震動着枝幹，當然僅存的幾片還得繼續要遭受摧殘的。

狂風雨火打中我們前途的命運如何，這是不能想像的，但要能在瀾漫的春節放出幾片潔白的花朵，也算不辜負這渺小的「一生了」。

你告訴我魏小姐在半年前結了婚，並且不久的將來也將做母親了，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消息。你問我可還記得她和孩子一樣慣會和先生們胡鬧的一個學生，當然我不會忘記她那隻天真活潑的一個影子的。但是記起當年孩子一樣慣會和學生們胡鬧的一個先生，什麼也不知道，裝得好像什麼都知道，站在講壇上現出那麼一個幼稚可笑的样子，不禁臉紅耳熱，深深地覺得無限的慚愧了！

你預備在那裏多住幾年，我希望你能夠達到這個願望。祝你愉快！

農村片斷

郭雪凌

晚秋。秋風輕鬆地拂着金黃的稻穗，瑟瑟地發響。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呈着衰落的景象，滿像人們所有的憂悵都影響到他們的身上。但是，太陽却儘安祥地照得稻穗分外發亮！

日影從牆腳偷偷地爬過去。小孩子便蹲在牆陰下，苦着乾癟的臉孔，樣子像受誰欺負過來的；沒有放出哭聲，眼淚却在兩頰上爬動。他一下一下地用手背去拭；臉上更被骯髒的手背沾上許多污跡！

他的一顆小心上很感到不寧，總是酸油油地想落泪。他像滿肚子都是悶氣：「什麼爸爸的臉孔今天會這樣不好看，性子也變得這麼壞？……出門的時候，原是說去姑母那裏的，現在卻停在這生生的地方！這裏的屋子多好看啦：又高又大，外面還畫着許多花鳥；比起自家的小屋來，不知要差多少哩！……爸爸却一變了往日和善的樣子，臉空像廟堂那三煞神一般兒！一忽就惡罵幾句，一忽還把笠帽來打屁股！怪道呢，早上母親送我們出門的時候，眼眶裏不住地掉下眼淚！……」

幾個中年男人和兩三個老婦人，一圍在巷拐角那裏

罵不休，一圍在稻田邊兒也談不開交。不時有陌生人走來扳孩子的臉孔端詳。孩子是倒掛着頭，還是想哭，兩條鼻涕伸到唇邊兒，又再縮進去。

爸爸罵他：「媽的，畜牲一般骯髒！新衫兒給你穿真糟糕啦！……說回頭買麵你吃，要乖覺些，你却老是倒掛着頭！媽的，多一回帶你回去不行嗎？……」

爲使兒子對自己的印象不要太好，便硬着心腸把兒子糟踏；直到兒子痛哭的時候，也正是自家心裏頭頂難過的時候。

老婦步到孩子的爸爸跟前，輕着調兒說：「頂高就是百六十四塊這個價目了，多一文錢也不成，太太這樣定下的。您怎樣？這年頭百物都賤價呢，前幾天我作成的那一門，孩子比你的還來得活潑伶俐，價錢却比你的還少啦！……太太還嫌東嫌西，說你的孩子不夠伶俐……」

「我們窮人的孩子自然比不到富戶裏的少爺們那樣肥白。不說假，這孩子給他吃上二個月好的，包管臉龐就紅亮起來。」

「可不是？我在太太的面前也這樣說過來，她才不再多說了。不過她說出這價錢是頂高的了，你願麼？這年頭你想討高價就給你空想吧！」

他底腦子裏盤旋着百六十四塊應怎樣處置——前年生，七爺的五十塊，去年生源豐號的六十塊，現在連其母利至少也要百二十塊；還有……呀，什麼夠還得清！暹羅去的船費要從那裏設法？……

「媽媽！太太吩咐的，那個價錢分文也不多了。不願意由他們自己去吧，不要再囑囑了。太太下午要抹牌，沒有工夫同你們打話。」

他正握着破舊的洋傘呆想，却不料被這聲音攪醒過來；那是個丫頭模樣的女孩，還沒有行到眼前就像唱歌般的嚷出來。

x x x

「老板，這兒升把米你要羅嗎？」

「唔，這麼少；那麼要多少錢？」

「你老人家主意得了，多少便多少，知道你是不會折短的。」

「有成斗就容易，只升把米可怎麼算？——一毛錢就是啦。」

「成斗就要一塊大洋啦，老板；升把米夠不上一角子多嗎？……」

「成斗是成斗的價錢，零碎的什麼夠相同！」聲音比

剛才高亢得多。

……
沉默中的老農夫覺得左右都不是，便在豆腐婆的擺擺前徬徨起來。

「換豆腐吧，要不要？」

「吃得起豆腐還用羅這升把米？……」

戰巍巍的瘦手提起小布袋，彎彎的背影從小巷的盡頭慢慢地消逝了。

x x x

秋收的時候，全村裏的農人都喊着「豐收！今年晚季大豐收！」

老王氣喘吁吁地挑着滿盛新穀的担子，一路挑着回來，一路透出微笑在嘴角邊兒。碰到村裏人總免不了互相報告一聲，雖然大家在小田塍上一側身就通過去，而且正忙得上勁兒的時候。

「不惡吧，老王？」

「嘻嘻，十二石一畝！不算得大好；可也不惡！」

「得豐收就不要吝工錢啦！雇多幾名散工幫幫忙，自家兒也樂得輕鬆一下；一年到頭也磨夠了。」

「唔……」

雞兒鴨兒在已經收割過的田地裏啄食散穀粒，滿歡喜地，也佈得着大豐收一般。輕陽輕輕地晒在它們美麗的羽毛上。他們快樂得拍拍地鼓動着翅膀。吃得飽了便蹲在那裏側轉頭望望那翱翔空際的鷓鴣；也有獨腳站着的，曲轉頸項，把頭兒枕在背上打盹。

真的以爲天爺不給農人飯吃了——像去年的晚季和今年的旱季一樣。去年在中秋前後的稻莖還滿好，一連幾陣雨也很應宜；却不料在結實期間來了漫天遍野的蝗蟲，不住地把稻穗吃得七零八落，終於把那一畝有十來石的希望的只收到兩三石！老農夫說這還是四十年來的第二次的蝗災。到了今年，却也奇怪，從開春時候起便沒有一滴雨降下；做秧田的時候，分秧的時候，連連都是取用河裏的水！河水只挨到清明過後不幾時便乾見底！一直到端午前後才有次陣頭雨；可是田地已由灰黑色變成白色，裂開的縫兒足夠手掌伸進去，你想稻秧還救得轉麼？據老三頭兒從劉伯蘊書上看來，這地方的農民犯了天條，該受罰。

「天爺究竟是慈悲，肯給農人飯吃，這晚季得到大豐收了！」昨晚老王在酒店裏對老三頭子這樣說。

因爲晚季真個大豐收，老王的酒量也上勁起來——每晚總喝上一升才醺醺酩酊地回去。

老王的穀晒乾後都堆在穀囤裏，足足有三十幾石。他對着穀囤有意無意地不時露出微笑；一面吸着旱烟出神。

「老王，掙租穀出來！」

大清早便有幾個清秀的城裏人到來催租穀。幾個隨從有的拿着大斗棹，有的執大風扇。

「噢……」老王的心向上一提，連腳跟也像要離開地面似的。

他已經預備好了的租穀挑出來，手忙腳亂地，像見到城裏的什麼委員似的。

「老王，這些空心穀什麼還得租！大豐收却不把好穀來還；你不想種地了嗎？」大胖子把穀粒送進口裏嚼，大吵大叫，說一句，把籬子踢一脚，

「這晚季的穀沒有空心的，大爺，你把來手裏稱稱就可覺出重甸甸的啦！」

「你說我不懂得看穀嗎？把你那囤裏的穀量還就得。我不懂得看穀也能。」

「都一樣啦，大爺！」

「你就把囤裏的來還吧，嘮叨什麼！」

按着七爺也來要利息穀。還有去年和今年除的豆餅連同利息，老板們都要老王把穀抵償。

晚上老王對着僅存的二石多穀發怔；酒店也沒興去了！酒店裏的食客晚上驟然少了下來。據說今年晚季地主們也有大豐收！

涼爽的秋夜。星星在黑空中擠眼。土堆上的老樹，在半明的星光下現着模糊的老態。微風過處，只聽得黃葉在枝梢上私語。富人的廣廈在夜陰裏像神秘的幽靈一般，不再有白天那樣的雄姿；站在小浜沿上的調樓，高聳入空際，也像長脚鬼般的怕人。

從廣廈裏溢出留聲機的歌曲，一盪一盪地，這近旁的低空都有樂韻在游泳。一陣是求后獻心，一陣是愛之集合，一陣是毛毛雨……；怪膩的歌曲，在怪膩的空氣裏飄盪——肉威的音調，在盡量地挑撥。

白熱汽燈的強光透過淺綠色的絲罩，就變成柔和的綠蔭一般，投在深藍色玻璃的排窗上，投在蔥綠的芝蘭上。充滿輕綠的情調的廳堂上，擠滿一羣尊貴的青年男女。金頭香水的香混和着巴黎面粉的香，肉的香，伴着甜蜜的歌曲，進行着神祕的合奏！

加力克的乳白色的烟，從紅嫩的薄唇，象牙彫似的鼻端，悠閒地起來，飄飄着香的週遭。骨牌在白皙的嫩手下跳動，唧，唧，唧，——噪音在這兒你會聽出是古典的，清雅的，有韻的！——噪音在這兒你會聽出是古典的，他們有時也趁興跟着机片上的樂音唱和，那是很幽揚的，那對於音樂像滿有素養的。

屋外的靜穆的秋空也被騷動，遠遠地，直伸展到那兒的欄樓上。其他的「後備隊」員們都哼出聲聲熟睡去了；只有兩個輪值的遠站在最頂端瞭望。夜風很有些冷意，拂

得他們不敢伸出來。

「老班，遠遠的河面上那隻黑影有點異樣啦！」
「可不是……」小麻子阿順擎着冰冷的槍膛，站在欄杆邊，向無盡的黑暗裏瞄準。「禽母，騰什麼鳥，真的要守門狗不成！？」他收起槍桿，在水泥的樓板上頓一頓。

「真的，××說得真夠有道理；我們又沒領到一個銅鈔，却給富人守在這寒風裏警衛！守門狗還會得到主人的供養，我們却連守門狗的狗哩……」

「那余編練也是禽娘的！說什麼全鄉的壯丁都要當「後備隊」，却輪來輪去還不是我們的這些窮漢？「阿舍」們那裏用吃苦？——大頭，你瞧「阿舍」們在暖室裏拼命快樂，我們却在這裏吹大北風！」阿順指着有綠色的柔光照出來的那座大廈，狠狠地吧烟屁股擲向那裏去。

「×××來了，也祇向富人家去抄，那有找到我們窮人身上來？……老實說，他們來了，別人我可不幹，我大頭真個把這桿槍拋下了就溜。那個傻子願意做肉盾牌！」

地震盪開去。
「哈哈哈哈哈……」笑聲在靜空裏波動着，一團一團地滾開去。
「飯桶隊長口口聲聲叫人家盡責，自己却逃去家裏關！有乾薪領，有皮鞋着，到城裏去逛鑿子那才盡責……」

「你要和他作對，他越把你罰得凶；昨天上操的時候，你不見朝興給他罰跑步麼？連連半點鐘，束脛帶鬆了也不准停住步；他不是罰直立半點鐘，就罰我雙手齊舉半點鐘；不然還吃頓藤鞭子……」

「丟那媽！你們不用心警衛，却吵什麼撈雜子！幾夜來風聲很，你們還不聽見嗎？……不給你們餓幾頓肚子，你們便沒精神……」

從村門那裏傳來這一聲吐罵，欄樓上便頓然靜下來。周圍的空氣回復到死水一般的靜謐，只有那邊的大廈裏透出的歌音還可絲絲的聽得。

受難中

沈聖時

長坦石頭莊也決口了，黃河又脫了一個架，自由奔到陸地上來了，濮縣范縣全成了澤國。

哭，喊，逃，一片擾亂。

她們母女倆，躲在一個土墩上，已三晝夜，肚子空着，餓，沒有一點東西可以填滿這空虛；喊，已沒有力量出聲音，一陣風過，人像要倒了。

眼前，一片汪洋的水，白茫茫，白茫茫得可怕，望不盡，百多里地方盡是水，水，黃濛濛，看得眼花，討厭。

水，真像一個惡魔，把江山吞滅得模糊了，肥沃的田，黃熟的稻禾，草蘆華廈，全沉在水底，樓屋頂上，樹頭，土墩上，全駁滿了人，老人，小孩，年青人，男的女的，每個土墩上全十分擁擠，每個人哭傷着臉，向天喊救，眼巴巴盼望賑災會來救他們，有挨餓過幾日夜，不能支持

，就在土墩上倒滾下去，落在大水中，隨水流去，將飄到甚麼地方，就沒有人會知道。水上死屍到處都成一隊，死狗死貓，成爲十分平常。黃濛濛的水，漂着屍，隨處都是一個兩個，一堆一起，看到眼前討厭。

活着的人，哭，喊，哭自己的財產，哭溺死的親人，親戚；哭自己，哭別人，已沒有眼淚可以流了。

這土墩上的母女倆，也哭過兩晝夜了，哭，當然也爲着水淹沒了自己的田，屋，箱底幾件衣，還有幾弔錢，但這些不是使她們最傷心的，傷心的事，不只是這些，還有更傷心的，水沒有同災民講過情理，溺死了婦人唯一的小兒子，做姊的失了唯一的弟弟，說來是應該悲傷的，婦人新寡，雖生過四個孩子，最大就是活着的這十六歲的女兒，其餘都害病歸了天，前年，有了個兒子，但不幸做父親的害病死了，婦人一生希望，全在這剛三歲的小兒身上，寶貴寶貴的，僅僅留下這一塊玉，但這玉終于也失掉了，

一夜大水騰奔過來，一切全亂了，亂了，婦人這寶貝，被水衝不見了。

一切事，再提到也徒然，婦人只是哭，哭，女兒伴着也是哭，世間母子愛的分離，再也沒有的傷心事。

婦人兩天兩夜哭，眼睛哭得紅像兩只胡桃，她沒有淚再流，日夜母女倆只是癡守，守着天命的吩咐，死，倒到大水中，也是最近要發生的事實了。如果有一線生路，得機會逃脫出去，則十分幸運，但到那一個地方，將怎樣生活，這些問題，還不容易去想。

現在婦人已不哭，哭，事實上已沒有淚可哭，朝朝夜夜，跪着在土墩上，虔心誠意的唸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女兒也照樣唸，把一線希望安置在「阿彌陀佛」裏，她們傻子似守的待着，守待死或是生。

白天，可憐的白天，一樣出好太陽，太陽照例很有力，照到水上，土墩上，水上映起千條金光，水中交疊着「一幅幅悽慘的倒影，看見太陽，大家換住一個好希望，希望水自己無條件在一剎那退走，會重看見這複雜的世界，大家把這希望太陽上着想，一個自信力的自欺，各人都保留，「在大亮的太陽下不會就是我們的末日！」

太陽升高，大家望水，水還是滿滿沒有流去，太陽走

到中天，大家望水，水還是滿滿沒有流去，太陽落下子午線去了，一個沉重的悲哀落到各人心裏，眼前還是白茫茫，水沒有退去一些。

太陽落去了，四周哭聲更多，黑暗裏聽水潺潺發響。

這婦人和女兒，仍舊唸着熟爛了的「阿彌陀佛」。

陽光完全去了，夜的黑衣裳披過了這世界。

夜上，月色慘白，映在水面，月光在水中微微輓動，水中倒印着擾亂悽慘的世界，屍在月光的水上飄浮。在樓屋頂上樹頭或是土墩上的活人，全呆看天，天在各人心中也許成爲神祕，各自癡望天邊閃動的星，星像一隻隻流淚的眼睛，月光披到每個人身上，淒涼的風，在水面輕輕走過，各人毛髮悚然，月光把各人的影送到水中，這裏決不會有人想到詩意，只有酸淚流，各人相對唏噓。

夜漸漸入深，露水降到身上，新秋的峭寒透進骨，年老人雙手抱緊自己身體，不住呻吟。

土墩上這婦人，還是唸「阿彌陀佛……」

深宵，世界靜下來，靜，靜聽，有噓噓風耳邊過，有嗚嗚哭聲，風裏帶來。一隻兇猛的鳥作怪叫，在一個高墩的頂上。

沒有話說，勳帕佔住了各人的心，沉重的希望，希望

，希望看見太陽的第二天。

月亮已走到中天，但沒有人敢安心睡眠，事實是睡不得的，最怕的，水裏會爬起一長條蛇，或是一只大蝥子，凶猛的東西，不會赦過一回無辜的人。

「唉！肚餓，發痛啊！」土墩上的女兒對她母親說。這話是徒然說的，方法當然完全沒有。

「哎！阿蓮，肚餓，只有忍耐，讓天保佑我們，阿彌陀佛的……」

「媽，聽說要派官來，坐了飛艇，來看水災，要來救我們！」

「死活，看我們的命運吧！」

「媽，我的青布衫子，還有條青竹布袴子，全沒有啦！」

「唉！你還想這些衣服，田裏的穀，還有一筒白米，全爲水浸爛了，就是活，以後吃甚末下肚？唉！還有弟弟

：阿蓮你死了爺，要領大他多難……」婦人又嗚咽了。

「……」阿蓮望着滿天星也流淚。

月亮向西落去，有幾起烏開始在樹上叫了，星漸漸稀少，一線曙光從東天透起來。

「哎！天亮了！」

二

第二天，出乎意外，來了幾艘船，船是十分小的，各人搶上船，一個小船，坐十多個人，慢一點就落空。躲在土墩上的母女，當然也想得着船，但兩次全落空了。

在中午時候，第三次看見船來，船上已坐的老老少少很多了，僥倖，這母女倆也搭上這船；讓船開到什麼地方，她們全不知道，有機會離開這大水，已是遇了十分好的命運了。

船行到第二天早晨，出了災區，已得到分明的江山，看見稻田，看見房屋，這歡喜像一個病人初愈，有說不分的愉快，覺得天地分外明朗，大地更見得美麗。

在這鄉村上，買到了乾的麵大餅，最粗劣的麵餅，但挨餓了幾天的人，吃到比任何好東西還香脆。

這母女倆，也把麵餅塞飽了肚子。

船又行過一天，船小，重載像一匹豬走路，走不快，走不快。

同船有三個年輕姑娘，這婦人問她們。

「姊姊，都上那裏？」

「想到了×地，再到上海。」

「到上海，有親眷？」

「不是……」

「幹點什末事？」

「……………」

三個姑娘多紅臉了。

這婦人明白到這些事，一個心事落在腦裏打轉，她想此次逃亡出來，自己還有奶汁，可做公館中奶媽，阿蓮呢？她也好上上海去，女兒家無能如何有一條生路，於是她的心思着力經營到阿蓮身上，她想，阿蓮今年已十六歲，人也長成，只要裝修裝修，也可以到上海去，一二年發財很容易的事，一個可憐的新希望，她想妥當。

「阿蓮，你跟我媽，沒有出頭日，三位姊兒上上海，你也跟着去……」

「好的，讓妹妹一起去。」

「上海去？」阿蓮想着上海這地方，深重誘力的兩個字，印到腦膜上，把她引到一個彩色的夢中。

「阿蓮，好機會去吧！」

阿蓮給發財的魔力引住了，不作回答，向三位姑娘微笑。

是第三天上午，船到了×地，當天阿蓮同三位姑娘搭

車上上海去了。

三

這婦人，女兒離開了身邊，覺到寂寞；在×地，她沒有人認識，一個人流落在異鄉的街上，看到這些陌生臉，這些生疏的店，她覺得世界這樣大，生活這樣渺茫！

她拖着沉重沉重的脚，走在街上，這些生疏的街道，陌生的人，她覺得一切恍然！

街，不十分闊，但很熱鬧，店，全是小門面的，門口有拉長聲喊賣的，樓窗口有軍樂聲，各樣廣告照牌，林立掛懸滿街，人走過，廣告布碰着腦袋。

時候已是太陽落西了，街上電燈惶惶亮起來了，街，便更見熱鬧，人，來來往往，裝裝的姑娘，老婆婆，學生，流氓，乞丐全忙忙碌碌在燈光下蠕動，這婦人無着無落的在街心蕩着，只覺到寂寞。

「……幫人家：做傭婦：一月四塊錢：做奶媽：八塊錢……」

在街上全無頭緒走，走，她想到自己的生活，想尋萬頭，但不知地方，走，走，過了一段熱鬧的街，落在一條冷落的巷裏了，天漸漸夜下來，袋內沒有錢，今夜住宿到

那裏？她心慌了。

這巷，很冷靜，沒有多少來去的路人，上下兩邊全是紅漆門大宅子，一個挑水豆腐花的，在巷裏停着擔子，悠然的打着銅鑼，在一家門口，她看到一個傭婦在打掃。穿青布短衫，花褲子，黑包頭，衣服十分清潔，南方鄉婦打扮，她很羨慕這傭婦，一個好希望在她心上開展，她願意也有機會在這巷裏吃飯，就走去問：

「阿姐，在這裏幫人家？」

傭婦停住掃帚，看一眼這婦人，覺得奇怪，這一個陌生臉。

「是呀！……」

「阿姐，我逃水到這裏，也想來幫人家，巷裏要不要人？」

「哎，不上薦頭去？」

「謝你阿姐告訴我荐頭在那地方？」

「你走，轉灣，上橋，過兩條街，在一頂橋塊下，一個燈籠店裏走進去。」

「阿姐，多謝你。」

她走了，心上很愉快，她想會有一天碰到好主人，下午伴了太太小姐上戲館聽戲，晚上老爺同朋友打牌，得賞

錢，引了小官人上街玩，睡在轎被頭裏……

天漸漸暗下來，電燈在路隅閃動，天上有一彎月，在電桿梢頭上來，陌生的路，她沒有走處了，眼前路成了幾條，洋車來來去去，她走迷路了。

一個警察，立在路口，一根木棍上上下下向洋車夫哼。婦人走前去問警察。

「請問，荐頭處怎末走？」

警察不作理會。

「謝你，請問荐頭處怎末走？」

「作甚麼？這裏沒有的。」說過這話不再回頭，用木棍哼着洋車夫，「靠左走！」

婦人心慌着急，在路隅一枝電桿下嗚嗚哭了，她眼前又看到一片汪洋的水，土墩上樹頭躲着許多受難者，看見三歲的兒子在大水中衝出去，阿蓮跪倒哭：

來往的路人，敲着皮鞋一個個過去，沒有一個人，注意了這可憐的受難的婦人。

夜漸深，路上人靜下來，天漸漸陰寒，孤寂的燈光下，只有幾條開奔的狗。

一整夜，婦人露宿在街上。

四

天亮，走了整一個上午，她尋到了荐頭處。

荐頭處待着的姐姐妹妹有十多人，荐頭正也覺得累了，沒有這許多去處去處理。

「娘姨作什麼？」

「幫人家。」

「想做什么？」

「做奶媽？」他想了想做到做奶媽還有去處，說「你待一回，上孫公館去。」

下午，荐頭領她去，走進一條長巷裏，這巷比較上次

走過的更有氣概，每個宅子門口有包車，到一大洋房鐵門邊，荐頭說。

「這裏就是孫公館，大宅。」

「娘姨，你好好服侍，新小姐頭生寶貝。」

「夫人點點頭，嗤嗤笑。」

薦頭在門上按了電鈴，裏面有人走出來問明了事情，讓着走進去。

走過園子，園裏盛開着花，有鳥啾啾在花底叫，走過水門汀長廊，兩面裝着西式玻璃窗，湖綠色的窗簾低垂着，窗裏有拉洋琴聲，悠揚，悠揚的，這婦人真陶醉了，她想自己來到仙人的宮中了。

她見了太太，太太胖胖的一臉福氣相，小姐圓圓的臉，抹着胭脂香粉，小官官也胖胖的，白嫩像一個粉佛，在這些上她才明白一個上等人的生活，不是一個窮人所能想得到的。

婦人小心小心的領好小官官，晚上住在高洋房樓上，她真高興。但深夜醒過來，人靜了，一個深重的悲哀落在她心裏，她想着自己三歲的孩子，想着阿蓮的生活，想着人家住洋房，自己無家可歸，草屋也淹在水中，家沒有了，兒死了，把奶餵着別人的寶寶，窮人，是豬兒，她暗自傷心起來，眼淚落在枕邊，看小官官呼呼睡得很甜，就咳嗽也忍住，用力忍住，不敢做一點聲音。

五天過去了。荐頭又來一次，同主人講明工錢，年數，一張生命的契約定下來了。

「奶媽兼服侍小姐，每月八塊大洋，年限十年。」

一張紅紙上，寫明白了一切事情。

「十年」一個沉重的數目，婦人像一塊石頭似硬硬到腦子裏。

為吃飯，她沉默下來。

「娘姨，好不好？」荐頭問。

一個月後，婦人接到上海阿蓮託人寫的一張明信片，說阿蓮在××里病重着。

婦人流着淚，哀求太太讓着去看一次阿蓮，主人不放心自己孩子，沒允許。

這一夜，婦人又夢着大水的家鄉，家鄉全是死屍，看見阿蓮赤裸着身體，攜着三歲的小兄弟，在一個土墩上哭泣。

天亮，枕上濕透了眼淚。

她望望窗上有一線陽光。

「呱……」

身邊的小官官醒了。



一樁血案

陳 謂

這時候大約是下午七點鐘，在哈市，電燈光已照遍了全市。但這是近郊的地方，除了一盞大路燈以外，四角都是黑越越的；路邊二旁的矮屋中的燈光也極微，不能使路上亮一些。因為是夏天，路旁儘有許多乘涼的人，扇子的搖動，和人的談話聲，都能使人感覺到并不怎樣冷靜。

「看，這王八回來了。」涼快的南風吹出了極低的這麼幾個字。一個中年漢子慢慢的走近來。

灰色籠住他的周身，顯然是一個失意的人物。他沒有職業，也沒有錢，可是他倒有老婆。

他走近他自己的小屋的窗子，像做賊似的望窗子裏面的東西。裏面電燈很亮，在這一排屋子中，可算是最亮的一家；屋子裏的陳設並不簡陋，完全不像是一個窮光蛋的家。在明亮的燈光下，他看見他自己的老婆只穿了一件貼

肉的短褲和背心與一個也幾乎可以算是半裸的男人偎在一起，低低的在談話。他認識這男人，就是聞名于這一帶的胡老總；他更熟識他的老婆，是這條街上頂大名的「黑西施」。這女人的確不愧被稱為「西施」，有兩條不用畫的眉毛，一對點漆般的眼球，還有這一張迷人的淡棕色的臉，更加上一副絕好的身材；雖說已有三十來歲，但看來至多只有廿四五的模樣。

看見自己的老婆這樣跟別人親熱着，不能不生氣；可是在任何條件下，他都不能不忍住。來來，他是想進去休息一下的，但現在既如此，就只好忍氣吞聲的等在窗下，死心塌地的做一個王八。

半天，他的腿也許有些酸。于是又向窗裏望去，只見那男的已盡興了；可是兩個人仍很親熱的假着。沒有一點兒辦法，只好仍舊倚在牆上，似乎打算等一會。這樣好久，他不耐煩的又向窗裏望去，形勢還和剛才不相上下，他

打料今晚不在這兒睡也得過一些時候走，於是率性坐在地下，將背靠在牆上，裝做一個乘涼的人。

好久，好久，他坐在地下也許可以睡一覺醒來了，乘涼的人大半都因為夜半的空氣比較冷而進屋了，他坐在地下也覺得有一些寒意。他家的門忽然開了，走出那位老總來。他看那老總走向屋牽出了一匹肥馬，得意洋洋的跨上馬走了。

他直等這匹馬走得很遠而消失了的時分，才一步一挨的走進他自己的家。這個時候，他倒忽然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見他的老婆。

「吃了飯沒有？」女的問，這時的她，和剛才他在窗上看見的完全不同。這屋子呢，也有了變動，電燈已經關了，換上了暗淡的煤油燈。

「沒，——」他看見他老婆臉上的粉，唇上的紅脂，緊裹在乳上的小背心，尤其是那條妃色的，近乎是透明的短褲，似乎生出了忿怒，可是一會兒又被慚愧所壓，連說話的勇氣都沒有了。

于是女的端出了冷飯和吃膽的菜；還有膽在瓶底的一二兩白乾。

「飯是冷了，不過菜是挺好的，切了這許多牛肉和雞

，他只吃了這麼一點兒，還有二兩白乾膽着，你吃不吃。」

對於這個善良的女人的好意，他無話可說，响也不响，先喝完了酒，吃了飯，然後慢慢的將膽下來的菜吃完。

女的坐在旁邊看他吃，像是很熱心他吃得會不舒服。直到他吃完了他的晚餐，她才站起來收拾碗筷。

他抽着煙，看他的老婆很勤快的在做事，他想起來幫她，可是不知爲了什麼他還是坐着。在他抽煙噴出的煙裏面，他看見他的回憶：

是他還有好幾匹馬的時候，她的父親將她嫁給他，她是抱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意義的女人，預備終身跟了他，有飯吃飯，有粥吃粥。可是他太不爭氣，將他所有的一些他父親臨死時遺給他的東西都變賣了，到後來連粥都吃不下去，因爲嫁雞隨雞，她只好徵得了他的同意而和那位老總勾搭起來。

他想將眼淚滴下來懺悔，可是他又以爲「大丈夫」不該在女人面前哭。

「翠珍，我累得很，睡吧。」

「你先躺着吧，我還有有些事沒做完，等我弄好了還有話跟你說，可別睡着。」

「什麼話？」

「等我弄好了再說。」

于是男的躺下了，女的在做事。

他躺在坑上不讓睡着，也是睡不着，他在猜，他老婆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仰天躺在坑上只能看見髒的天花板，耳朵却聽見他老婆在摸索。

好像是經過許多時候，直到她將這一天應做的事都做完了的時候，她才上炕。

在炕上，男的似乎委實是很倦了，懶洋洋的讓他老婆靠近他，口裏有聲沒氣的說：

「有什麼話，快說吧。人家要睡了。」

于是女的開口了。因為天氣太熱，她睡開了一些。

「今天胡老總說要我正式嫁給他。」

這句話使他清醒過來，他的疲倦趕掉了一半。

「要你嫁他，他不知道我嗎？」

「也許他不知道你吧，我沒跟他講過，我只對他說我的丈夫早死了。」

男的了想了一會。

「那末你願意嫁他嗎？」

「不嫁他，不嫁又怎麼辦呢？」半晌，她才這樣說。

「啊，」他的瞌睡完全走了。「你願意嫁他嗎？」

「誰願意，這不是沒法，要是不嫁他，不許我們都只

有餓死了；再不然，他也許會弄死我們，你不知道，他是憲兵司令的小舅子！」眼淚凝住在她的眼眶上，青春啊，一個女人的青春。

「誰不知道他是這個，吃了這口飯難道就能霸佔良家婦女不成？」他生氣。

「那末怎麼辦呢？」她的淚珠掉在坑上，無聲的哭了

。「你又養不活我，要是我嫁了他，也許還可以養你。」他沒有話說。她見他沒有話，愈感到空虛，愈感得她

一生命運的不佳，眼淚像倒下來一樣。

「我們想一個辦法吧。」男的不能自主的說。

「有什麼辦法呢！我早想盡了，除非去投江。」

「那末怎麼辦呢？」

「我說還是依了他吧。」從喉嚨中送出來的幾個字。

「……………」男的只有嘆氣。

「他今天對我說，我說明天在老王家給他回音。依你說你怎麼辦呢？」

「天，我們幾年的夫妻呢！」男的還是嘆氣，不過大丈夫的淚是不會掉下來的。

「明天我也只好依他。我依了他，我可以向他要錢，

大約二三百塊錢是可以辦到的。」

她看看他，似乎是求他的意見，但是他什麼都不能說，於是她接下去說。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你明天也上老王鋪子來得了，聽我們怎麼講，好在他不認識你。」

「你真的決定了嗎？」

女的忽然發覺火油燈還沒有弄息，連忙起來弄息了火油燈。

燈息了，似乎他們又商量了好久，女的聲音始終是帶着哭的聲音的。

這一夜，他們倆是緊緊抱着睡的，雖然天氣是這樣的熱。

二

第二天。

男的一早就起來，他一夜都沒睡穩。他起來後就問女的要了一張錢票。

「十點鐘我在老王那兒等你們。」

女的用疲倦的聲音應着，悲苦的臉表示着她還要睡一會。男的匆匆的走出去了。

屋子靜下來，除了女的疲倦的呼聲以外。

太陽光漸向下移，這是表明時間過去了。等太陽光已射在女的坑上的時候，時候已不早。太陽光的熱度炙醒了女的睡夢。

她起來了。一個襯衣襯褲睡得很皺的女人的身影是感人的。她每天這樣起來出去賣水賣早餐。她還可以記得，胡老總的勾搭她就是一個夏天的早晨。

洗了臉，吃了東西，她每天這樣爲了胡老總的歡心打扮起來。粉，胭脂，就在她的那張已老而輪廓還不錯的臉上堆去。堆到能掩蔽她新生出的皺紋的時候，她懶洋洋的站起來，似乎是疲倦了這種類乎賣淫的生涯。她又不放心地對了一下鏡，她的眼開始潮潤起來，她不見了她的青春。

這一會兒的靜寂，清沉，她是應該留戀的，可是沒有人能允許她享這種福。壁上的舊的時計很响的打起來，一，二，……：點都不錯，是十下。

她又不放心的對了一下鏡，反鎖了門，開始她的生涯了。

老土的煙館是哈市數一數二的了，因爲有憲兵司令的小舅子撐腰。裏面的陳設是最上等的，一到了夏天就是大

紅木坑，平滑的涼蓆。

翠珍推開了門，就看見老王和胡老總打對兒躺着。老總在抽烟，打量老總是在陪他，也許是在替他裝烟。老王看見她進門來，連忙讓開，翠珍去躺在老王躺過的地方，因為有人睡過太熱，就用扇子不住的扇。

「來得這麼遲？」老總抽足了一口，放下了烟槍這樣問。

「怎麼遲？你不是說十點鐘，現在不剛打十點嗎？」翠珍剛躺下，就看見門一晃，她丈夫進來了。恰巧在他們的斜對面有一個空坑，他躺下了。兩口子用眼睛會了意。老總剛在抽得有勁的時候，眼睛斜看了一下，臉就沉了一沉。

「你說要娶我，這事究竟怎樣了？」她身子扭了一下，這是她對付他的最平常的態度。

「還不是這樣，我在問你呢！」老總抽了烟鼓着氣說，眼睛又往那邊斜了一下。

「我也沒什麼，看你怎樣。」

「怎麼又看我，我不是完全對你說了嗎？」

「是啊，不過——」她迷人的眼珠對他溜了一下。

「不過什麼？」

「你能給我多少啊？」

「你要多少，你家裏又沒有人，嫁了我，我的還不是都是你的。」

「我還有媽在呢？她在北門外替老總們洗衣服。——苦得要命。」她裝出嬌態來，痛苦的。

「你還有媽！以前不是對我說你家沒有人了嗎？」老總又向對面烟舖斜了一眼，似乎已知道這男人的來意似的。

「那是我撒的謊。我真有媽在，假如你不信，可以去北門問老總們。」

她將她的全身扭起來，又用眼睛對他飛一下，撒起嬌來，買弄她硬裝出來的風騷。

「媽了個巴子，你倒會耍鎗花。」

「怎麼是我要耍鎗花呢？不信你去問。」又是一個媚眼。

「問什麼？你還不是詐我，我問你，你拿錢去幹嗎？老總可不要這媚眼的賄，老實不客氣的。」

「誰詐你，你究竟存心要我嗎？我又要不了你多少，這又是何苦來呢？」這是她嬌嗔的工夫。她咬緊了牙關做這種萬人罵的蕩婦。

「得了，得了，別這樣說吧，叫人聽了只當老子乾賺了你，騙了你女人家。」

「誰說你乾賺我……」

「得了，你媽要多少，你說吧。」

「我怎麼能說呢，隨你給就是了，你顯出多少就給多少。」

「媽的，算了吧，拿五十塊去吧，再別囉嗦了。」

老總又向對面斜了一眼，意思是：「這窮小子，賞你五十吧。」

「五十，五十怎麼夠，五十塊大洋用不了幾年就完了，難道你料她只有這幾年好活嗎？」

「五十還不夠，你說要多少！」照這個樣子，老總有些子氣。

「至少這樣。」輕輕的說，女的伸了三個指頭，加一個縮笑。

「這樣，弄一個十七八歲的閨女也要不了這許多，你好大的身價。媽了個巴子。」

「什麼身價不身價，你難道要白弄了我？」

起先他們是說得很低聲的，雖然老總有幾句話上火。這一下，女的嬌嗔太過火了，說得响了一些，老總面子不好看。

「媽了個巴子，誰白弄了你，白花花銀子，不是都

給這龜子花了嗎，媽的，今天還想來詐我。」

老總這一下子的火可上來了，說着，拿起煙桿向對面坑上擡去。那男的看見勢頭不對，翻身跳下坑就往外逃。老總見他逃，就更急起來，掏出匣鎗就打。第一鎗打在牆上，男的已經跑出門了；老總趕出去想打第二鎗，男的就叫了起來。「救命，救命！」老總站在門口連打兩下都沒中。

「救命，打死人了！」裏面女的又坐了起來，怕真打死了她丈夫，一急，不由自主的也叫起來了。

「媽的，你也叫，你們要詐我嗎，騷婆娘。」話還沒說完，就連打了兩鎗，見女的倒了下去，大模大樣的走了。這兩鎗都中的。一鎗在大腿上，一鎗打在右胸。

三

三天後，一切都是平靜的，老王的烟館還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一樣，誰也不敢再提一提，誰不知道兇手的底細。市立醫院的三等病房裏，他負着很重的創傷躺在一隻一律的病榻上。

當她被打的時候，她就暈了過去。可是不久又醒了。當然，傷處是很痛的，可是她的內心的創傷更利害的在發

炎。她醒後，就眼巴巴的在等她的丈夫來看她，可是直等到第三天的上午了，她丈夫始終沒來。她也曾問過看護婦，看護婦怪她多事。

據醫生診視的結果，她的傷勢很重，看來已只有換日子的分了。她的傷勢是的確重的，接連不斷的痛得她無力動彈一下；可是她的心還活着，當她等她丈夫等得太心焦的時候而悔恨她自己以前太心好的當兒，眼淚就流出來了。她有過青春的，她也可以有安樂的，她想到這層又哭了。

這天，她的嗅覺告訴她，她也許是將死的人了。創口雖然有藥水浸着可是也發出了可怕的氣味，口腔更不斷的輸出惡臭來。非但如此，她自己似乎也在需要永久的休息了，在雙重的——肉體，精神——創制下的掙扎是多麼能令人感到無窮的疲倦啊。

醫院比老王的烟館更靜得多，太陽光爬在白被單上分外的顯出安靜來。無助的祈禱的聲明更幽鬱的表明着陰沉和可怕。

也是極靜的，她躺在病榻上。除了含着最後的熱望等她的丈夫，以及領受這雙重的痛苦之外；她在想，爲什麼她應受這兩槍的創傷呢？是她和那位老總勾搭而失去了真操的懲罰嗎？是她命運中註定的嗎？——她的眼淚又來

了。

女護士們正在藥劑室滿含着春意的和藥劑師們調笑，病房中除了病榻以外沒有一個人影時候，來了一個望病的人。

她神經過敏的以爲是她丈夫，連忙用無力的眼光看去。進來的確是一個男人，可不是她的丈夫；但她也認識的，他就是開鎗打她的兇手！她想叫，可是疲倦阻止了他。他今天穿了長褂，將那套殺人的軍服換了，似乎不像是一個殺人的人。他走進門，認住了她的鋪位毫不遲疑的直走過去。等他走近了她的病榻，她向他點了一點頭，他不說什麼，就跪在她的床前。

「我錯打你了，你能饒我嗎？」像是懺悔，也像是求恕，全沒有當日的老總的氣派了。

她仍對他點點頭，不說什麼。

「你饒我了吧，傷重嗎？」溫柔的，全不像是軍人。

「還好，呃，我問：你，他：呢？我的……」她在極度的疲乏中掙扎出來的幾個字。

「他，他：很好。等你傷好了，我一定來接你，並且給你一千，我真對不住你。」

「唔，」她又點頭，淚珠淌在慘白的頰上了。

還凝住在眼眶上的眼淚使她望出去的東西模糊。這時，他站了起來，他的眼睛全至溜了一下，白的病榻都是靜的。

「你在這兒要化錢嗎？」

「謝謝你，我不……」含着淚水的眼注視着他。

「我現在有一些，……」說着，也不顧她連連的搖頭，就去掏，很快的就掏出來了，可是她的肚子上立刻又受了一下刀傷。他掏出的不是銀子，是一把尺來長明晃晃的尖刀。

當刀刺入她肚子的时候，她還想喊，可是生命之泉源的最末一滴已燒乾了，再也喊不動；只是用着失神的眼光無表情的注視着他，用着垂死的聲音喘息着。

他見她還在喘，怕她還不死，於是迅速的將刀拔出來，又向她腦袋上插去。鐵器和人骨相碰發出了一些尖銳的刺耳的聲音後，他還想拔出來再刺，可是刀已緊緊的夾住在被刺開的骨縫中。他拔不出刀，看她的確是是完全死了，于是走出去。

同室的病人都驚異的發出嘆聲來。這時她的病榻上連垂死的喘息都停止了。滑過毒的白被單上沾滿了紅的血，這樣，一個女的悲哀才永遠的斷絕了。

新 壘 文 藝 月 刊

第 五 卷 第 二 三 期 合 刊

目 要

新壘叢叢七篇……………	微生等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之商討……………	欲生
一個女人……………	迅 鳩
渡過裏海的高加索……………	宋衝心
一件大壁……………	白 木
信號(V. M. Garshin著)……………	徐廷琪譯
詩選九首……………	天 霖
沒落……………	周白鴻
女老師……………	均 子
自我的文藝論……………	張 協
前線風景……………	梁國冠
小品六篇……………	周白鴻等
畸形的愛……………	希 白
路……………	白 蒂
灌口水神考……………	張志良
文憑……………	馮信顯
厄斯安在天堂(底斯累利著)……………	高倚鶴譯
前哨十篇……………	馬兒等
音樂家的悲劇……………	顧心影
當太陽睡着的時候……………	夢 白
旅途隨筆……………	莫 名
厄運……………	寄 航
失蹤……………	天 碧
給我買一件大衣……………	許嘯天
紀念一婦人……………	張 宏



阿翠姑娘

閔玉如

在長江的南岸，正好是南通州狼山的高峯遙對着的長

江的南岸，有一個很大的村落。這村落的名字叫王家莊，一共大小有二百多戶人家住着，但這二百多戶人家中，住瓦房子的很少，只有現在的村長王仲卿他們十多份人家；其餘的都是住的草房子。這些草房子都用稻草來鋪成的，因為那兒是出米的地方，所以稻草這東西是家家都有，並不像磚瓦一樣要化錢去買的。這些草房子的前面只開着一扇小門，這門小得人走進要去低着頭。但並不奇怪，因為在這個王家莊上的草房子，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王家莊，靠前面是一條大路，向東走四里多路便是一個市鎮，這市鎮名叫六圍鎮。很熱鬧，凡是王家莊上的住民要上街就得上這六圍鎮，所以在每一天的上午——從

早上六點鐘到十二鐘的時候，這條大路上是不會斷絕行人的。假如向西去，就沒有市鎮了，一帶都是幾個小小的村落，看去是怪冷僻的。

在這一條大路的右面，正當王家莊的門前，種着各樣的樹木：有高大的松柏，有楊柳，有桃樹……一到春天，這王家莊的村落就全部的浴在美麗的景緻中了。

但是，這美麗的景緻與他們是絕不發生一點關係的。實在他們是無心來領受這樣的賜與。要說一句並不過分的話，連這村子上的孩子都不會張開嘴巴來叫一聲「啊好看桃花」的。這是什麼緣故呢？什麼緣故，我就應該要這樣說：大人們的心都為幾年來的天災人禍所磨蝕得稀爛稀爛了，他們看着幾株秧苗碧綠的從田畦上抽起來，抽起來，直到大得快要結實了，於是要屙水的时候就應該日夜地屙水，水多了就應該快些放掉，他們看護着，好比看

護自己的兒子一樣。等到累累的實結滿枝頭，將要動刈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大羣蝗虫，吃得只賸一層殼皮，或是連下十多天的雨，稻穗橫倒在水裏抽出芽來了。這樣一來，他們火熱的心冰冷了，他們的希望像海洋中的泡沫受到風浪隨即消逝了。孩子們愁着一天不能有相當的兩餐飯吃，臉都是黃瘦的。稍大一點的孩子要帮着大人們下田，從早上直到傍晚。

像這一種的情形，並不是這兩年來才有，接連着已經幾個年頭了。你想，這許多美麗的景色那裏再能引得起他們受盡了創痛的心呢？

希望在他们的心裏早就逃跑了。原野裏的一方方的田畦，對他們失去了信仰。雖然他們依舊掘着鋤頭每天每天的下田去作工，但是他們的力早已消失了。他們所以仍是眷戀着田畦中黑色的泥土的緣故，實在還想在死灰裏發現一些火星啊！若是真的拋棄了這些泥土，教他們再做些什麼呢？

在這樣崩潰的農村中，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減少吃飯的人數。所以有的把孩子送給有錢的人家去了，妻到上海，蘇州或無錫的工廠裏做工去了，有女兒的，就送到她們的丈夫家去了。

這一天，正就是這王家莊上王金虎的十八歲女兒阿翠出嫁的一天。日頭還在東半天的辰光，王金虎一手提着一塊薄薄的豬肉，一手拿着一對香燭拖着沉重的脚步從村子前的一條大路上慢慢的走近村子來了。

王金虎把頭一低，鑽進一間草屋裏去了。他把肉和香燭放好了，獨自個坐在凳子上發呆。

並不因為今天是阿翠的嫁期而熱鬧，這屋子裏和以前一樣的冷落，蕭條着。鄰居們都曉得這是出於不得已而做的舉動，並不是和前幾年歲豐收時嫁女兒一樣的快樂事情，所以許多鄰居並沒有參加阿翠出嫁的這件事。

阿翠坐在牀邊只是對着母親流淚，她母親不說話，陪着阿翠暗暗地哭泣着。本來是一件很喜歡的事情，但處於這個年頭裏，竟變成了一件悲哀的事情了。她母親的哭泣是爲了阿翠要出嫁了，這或者可以說不是出嫁，是爲了自己的生活，活活的把心愛的女兒出賣了。養了這麼十八年的女兒，出嫁時不能夠給她一些光榮與體面，這在她作母親的人是覺到非常內疚的。並且，雖說是自己是一份貧苦的人家，但自己的女兒那怕吃一些糟糠總是自由的，如今嫁到一個有後母的人家去，這生活對於阿翠又如阿的過得去呢？聊可自慰的，就是阿翠的丈夫家裏比自己有錢，那

然也是種田人。阿翠的衣食總可周全的了。她如今並不怨尤什麼，祇怪阿翠的命運不好，偏要生到這份人家來跟着她父母受這苦難。

而阿翠呢？呵，阿翠的心思是何等的難於捉摸啊！她好比失掉了指南針的海船，她不曉得應該走的方向，她更好比臨陣的兵士失落了自己的主事。她最擔憂的就是她丈夫的後母——她的後婆。她知道去了該會遭遇到後婆所應有的對於媳婦的虐待了。她的心是恐懼了，冰冷了。並且，她又冥想到在今天的晚上，要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同睡在一張牀上，當那男人的兩條手臂有力地擁抱着她的時候，她又會如何的驚惶與厭恨呢？啊，還有那喚不慣的男人的獨特的氣息。她不敢再往下想了，她的身上起了一陣顫抖。

實在她也不能再有過份的推想了。事實放在她的面前：若說她現在——就是今天——不去，第一個問題就是使得她的父母爲她以後的生活而憂慮，其次，就說她今天不去，那麼以後又怎樣呢？真能夠永遠在父母的懷抱裏過着她的一生嗎？反正是逃不掉這一個時節，不過時間的久暫而已，鄰家的九姑娘她們不是由小姐而做人家的媳婦嗎？同樣是一個女人，誰個又能超脫這一件事情呢？這次去了

，也可讓父母在苦悶的心裏稍稍透流出一點歡喜來。

阿翠她是拋棄了一切雜亂的思想唯知安慰父母爲最大的任務；她斂收了眼淚。

她仍舊和她的母親並坐着。

x x x x x

她丈夫家的轎子已經來了。這時候正當日頭躲在西邊的一棵高大的槐樹頂上。她的父親王金虎，帶着苦笑的臉殷勤地招待着三四個轎夫。

阿翠在房裏，揩乾了兩頰淚痕，輕輕地敷上了粉，把眉毛畫成了墨黑的兩條，嘴唇上塗了一層口紅，再穿上了一件洋棉綢的湖色的上衣，……一切的事情做完以後，她仍是端坐在牀邊，呵，這時候的阿翠，是何等地沉默，沉默而寡言啊！

她母親替她整理着箱子等類的東西，因爲所有的東西很少，所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整理好了，由那邊來的轎夫們先抬着去了。

阿翠也要動身到她丈夫家去了。她忍住了眼淚，走出門來，她的父母在後面送着她，大家不說一句話。在這薄暮的天光裏，阿翠對着自己的家門，丟了一個惜別的眼色，坐進青布的小轎，被抬着去了。

阿翠的父母倚着門檻，看着那頂轎子在晚來的炊煙中消失了，才悵望地回進屋子裏，但屋子裏是異常的虛空了。

二

阿翠的丈夫是一個二十歲的年青男子，正當有力的旺盛時期，所以一天到晚的工作着而沒有一些疲勞。他有一雙赭黑色的臉蛋，兩條長滿着筋肉的臂膀，這兩條臂膀當每夜緊緊地擁抱着她的時候，她便會柔軟得像一條沒殼的蝸牛，沉醉在他的懷裏了。他還有一個闊大而凸起的胸部，當這胸部重壓着她的胸部時，她也會給陶醉了的。總之，她丈夫身上的一切她都可愛，要是他的嘴唇再生得薄一點的話。

她的丈夫是一個老實的青年。他能盡忠於他的職務。每天太陽剛透出地平線，他便拿了一柄鐮刀，一隻筐子到山上去砍柴了。這山離開他們的家很近，就在他們屋子後面一里多路的地方。她的丈夫每到太陽滾下了西山腰的時候，他便負着沉重的滿了柴的筐子從山上下來了。到了夜裏，當兩個人睡在一被窩的時候，阿翠便想出許多話來安慰她辛苦了一整天的丈夫：她問他身體好不好，精神爽快

不爽快，在山上冷清不冷清的話。於是她的丈夫就會笑着回說：身體是好的，精神也爽快，在山上並不覺到冷靜，因為是有了她來安慰着的緣故。在這樣的許多話語中，她的丈夫是會覺到愉快和舒適，把日間的疲勞完全驅散了。她們倆擁抱着說了些不能有第三者可以聽見的情語以後，大家便呼呼地入睡了……

第二天的早上，天還沒有大亮，她們就起牀了。

阿翠現在的心和以前未出嫁時完全兩樣了。先前她是不願離開她的親愛的父母，而到一個陌生的丈夫家裏去的，而現在，——僅僅來了這里半年的現在，已經忘記了她的父親和母親，唯有丈夫是她生平最可愛的人了。她以溫柔與體貼來逗愛於她的丈夫，更以小心與謹慎來服侍她的公婆，全個村裏都知道阿翠是一個溫柔的妻子，賢慧的媳婦了。

阿翠所覺到高興的一件事，就是人家叫起她的名字來下面又加上「姑娘」兩個字了。這是她從來不曾聽見過的名字。她暗暗地為自己歡喜着。每當隔鄰的三嬸嬸叫着「阿翠姑娘到我家裏來玩」的時候，她便很高興的回答「三嬸嬸，我洗好了衣服就來的！」當她回答的時候，她的嘴巴是微笑着的。

阿翠姑娘有空的時候，就到隔鄰三嬸家裏去坐坐。

三嬸是一個很和氣的人，三嬸沒有兒子，也沒有丈夫，只一個女兒叫寶珍，和她是同年的，今年十八歲。現在在上海楊樹浦的一家紗廠裏做工，每月倒有三十塊錢工資可領，每月寄十多塊錢回來，還有的贖着自己零用。三嬸每講起她的女兒寶珍來總是很有勁兒的。

「寶珍真好，她每月總寄十多塊錢給娘用的！」

「真的，種田那裏有做工好！又是這麼樣的年成！」

「在上海地方多適意！賺錢又不費力！」

這許多話，三嬸是時常在阿翠姑娘前誇耀的。阿翠姑娘聽到了這許多話，臉上總是浮起一層羨慕的微笑。當時，阿翠姑娘的心真的被三嬸說動了，她也想到上海去做工賺錢了。但是，這是一時的衝動，等到輪在她丈夫臂膀上的時候，她的一切的冥想都飛跑了。

阿翠姑娘在丈夫家裏勤懇的處理着家務，很有頭緒的。她每天早上起來，就燒早飯，飯後便要洗一家人的衣服，等待衣服洗好，就是燒中飯的辰光了，下半年，她就坐在房裏做一點自己的針線，空來，還要幫同婆婆做別的事情，夜了，她就要煮晚飯，晚上再做一些別的工作才上牀去睡。這是她每一天的工作。

有時，婆婆在不耐煩的時候，就要罵她，但她並生氣，反而走上去向婆婆賠罪，承認自己是做錯了事了，雖然有許多事情實在是在受冤屈的。

有一次，是晚上，她和她的丈夫長生在房裏說着閒話，說呀說的時間已經很長久了，忽然有一這年青的男子來叫她的丈夫出去了。於是她一個人就先睡了。剛才睡好，天就下雨了。她担心着她的丈夫在泥滑的路上走回來不要跌了交，她担心着他沒有傘，沒有燈，她的心完全灌注於丈夫的身上了。她正在一心想着的時候，忽然聽見婆婆在外面罵人了：

「賤貨！這樣落雨天，晒在場上的東西都不想收了，別人家都在那里織布紡紗，你倒安心睡了！賤貨！」

她聽到了這許多話以後，忍着氣連忙從牀上跳起來，走到場上去看是什麼東西忘了收起，後來她在場角裏的竹枝上看見了婆婆的一雙布襪。她收好了以後，回到房裏躺在牀上，便忍不住地哭起來了。

她在這時候，才知道母親的愛了，雖然是窮得沒飯吃，但母親對自己孩子的愛心是決不因了貧窮而遞減一絲一毫的。她想仍舊投向母親的懷抱中去，但事實上是不能的，她突然受到了這她從來所未會受過的冤屈，她的心是

碎了。她被蒙住了自己的頭面，暗暗的哭泣着，在這樣的哭泣聲中，是充滿着多麼的淒涼呢！她用力抑住自己的哭聲，怕她的婆婆聽見了會更有意外的責難！

夜深了，她的丈夫還沒有回家，她從被裏透出頭來；窗外是漆黑的，雨還是很大的下着，這兩點雖然落在屋瓦上，但何異於落在她的心頭，她的心是被水浸得冷透了。希望的火星在她的眼前消逝了，她沒有思想，對於灰黃色的燈光像化石一樣地躺在牀上。

鄰家的鷄聲從緊閉的屋子裏逃出來了，雨依舊的下着，是第二天了；但她的丈夫還是沒有回來啊！

丈夫的不回家來，對於她實在是個重大的打擊，在這麼長長的夜裏，獨自靜靜的來挨過去，這種的隱痛又可以告訴誰呢？她的生活上失去歡樂，失去了憑藉，失去了她理想中的一切的希望的花朵了。

雖然她的家比這裏困迫，但生活總是覺到有意味的，每天有空暇的時候，她便伴着她的父親在田裏工作，晚上，在這寒陋的燈光下共着父親母親，做着自己的針線，肉體上雖然受到貧困與窘迫，但精神上是何等地可以快慰的啊！如今因了要解救父母親的憂慮，而來到丈夫的家中，她想在這裏能得到一點安慰，使她的父母也可放寬了這

懸掛着女兒的心。但是，她所想像的與事實是相反了。婆婆的咒咀，唾罵，丈夫的不回家裏，在在足以引起她的惱恨與灰頹！然這惱恨與灰頹在不久的時間裏便移轉了對象，而放置於她母親的身上了。

她恨母親不該把她嫁到這裏來使她受這麼許多苦楚的，雖是在這裏不愁穿吃，但精神上的痛苦是甚於肉體的，她願意常在家裏吃糟粕，她要的是母親的愛啊！她懷恨着創造出女子要出嫁的這條規矩來的那一個人！這是何等罪惡的拆散了天賦的母女情愛的人啊！

三

一星期以後，長生回家了。

阿翠姑娘因為丈夫不回家的而惱怒着，如今她的丈夫回來了，她便拋棄了以前一切的怨恨，唯知親密於她的丈夫了。她笑着，握着他的手，她雖是這樣的愛着她的丈夫，但她決不敢開口問他這幾天到什麼地方去的事。許多她所要說的話都從她的喉頭逃回了去。最擔憂的，她恐怕沒有說完一句話而她的丈夫又走出了。

她是何等的小心與謹慎啊！

阿翠姑娘所祈望善的夜終於來了。她伏在丈夫的懷裏

，馴良得像一隻羔羊，她把手摸着她丈夫的寬大的胸，有力的臂，她吻着她丈夫的前額，嘴唇，一切凡屬於夫婦間的溫柔的動作她都做到了，但她的丈夫何嘗對她有一點怕悅的表情呢？她開始是覺到奇怪，以後她是失望了。

「爲什麼不作聲呢？病了嗎？」她裝着笑臉問他。

但她的丈夫把臉向着裏面並不回答。於是她忍住了這悲抑的心，仍舊很親密的問：「爲什麼不答應我的話？生氣了麼？」

她的丈夫還是不回答她，她受到這陰暗的侮辱，她的心痛了，遏不住的眼淚，儘向眶外流了。她猜不透爲什麼她的丈夫離開了家回來以後，會變成了這樣的性情，這是一個隱謎，平時候的他，是怎樣的會體貼女人的一個丈夫啊！這次突然間來的變異，或許是受了人家的唆使，但她隨即對於這一種思想否認了，因爲他是一個很有自信力的男子。那麼該是她錯待了他嗎？她的腦裏就思想起來了：從她出嫁到現在只僅僅是一年，在這一年裏，她從來的第一日想起，直想到現在，但她總是找不出一點錯待丈夫的地方來，她自己知道自己是一個本着做妻子應有的心腸來對待她的丈夫的女人。

「那末究竟爲什麼呢？」她自己反覆地這樣想。

身邊的丈夫已經呼呼地入睡了。當這更深夜靜的時候，她的心是何等的煩燥啊！她想雖然平日婆婆對待她是非常苛刻的，但她並不怨尤，爲的是她還有丈夫的溫存來填滿她這一重缺憾，而如今呢？如今她是不能得到丈夫的溫存，非但不能得到，反而也變成了缺憾了。這雙重的怨尤襲擊她的心，她的心是粉碎了。她想死，她不想再回到她母親的身邊去，因爲已出嫁女兒沒有再住回娘家的道理，並且，造成這樣的大錯，使她身心受着重大的打擊的還是她自己的母親啊！如今母親又何嘗會知道她自己的女兒在這樣受着婆婆的暴虐與丈夫的冷待的活地獄裏呢？

她對於現實的世界沒有所留戀了，她恨她的婆婆，恨她的丈夫和她的母親：甚至，她恨世界上一切的人們了。然她冥想到這個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像她一樣的女子在活着受苦時，她的心也寬鬆了一點，其實她還有一點希望的火花在她的心頭，微微地發着光亮，這就是她在等待着明天的晚上，或許她的丈夫會有對她的溫存的復活啊！

她相信丈夫在今晚並不是冷待她，實在由於旅途跋涉的困頓而如此的。他宜乎要休息，要靜養，糾纏着他反足以引起他惱怒的，所以她的憎恨的心已變爲體貼的心在靜靜地等待着天明。

但是阿翠姑娘是受了她年輕的理智的欺騙了。

當第二天晚地伴着丈夫上牀以後，她仍想用着熱情的火燭來燒活他丈夫的心的，但，結果和前夜的情形何嘗有一些兩樣的地方呢！她的心是成了已死的灰燼，不能再冒出一一些生命的火花來了，她痛哭着。

「丟臉的女人！婊子都不如！」她的丈夫聽到她的哭聲厭惡了，於是就這樣的罵着她。

她不能回答她丈夫的說話，當她聽到了這惡毒的下賤的刻薄話以後，她的哭聲愈加響了。她的一切沉悶於胸腹中的抑鬱，全數的化作眼淚流下了，

「下賤的女人！」她的丈夫又這樣的罵她了。

丈夫的這許多說話，好像一條條的蟲在咬着她的心，實在的，到這時候，她是不想再找到一些意外的安慰了。眼前是呈現着一片灰色的死氣，她好比墜入了萬丈的深淵中。丈夫在怒罵後的疲倦裏，又沉沉的熟睡了。呵，這時候她的心，是如何地虛空而失望啊！

她一爬起牀，忙到廚房裏去做早飯，但偶然起一次早身的婆婆見了她，又罵起來了：

「這樣享福的太太！」

她明知道是婆婆對她應當有的責難，她並不說話，到

灶下燒火去了，雖然她的婆婆在煮一餐飯的時光裏完全以冷酷的口吻罵着她，但她又有何法呢？她是祇能偷偷地拂拭自己的眼淚，默默的忍受下去了。

這一天早飯以後，她便走到隔隣的三孀孀家去了。她所以要走到三孀孀家裏去，是有兩個原因；第一，她是想把這個重壓着的心讓她鬆弛一些；其二，就是三孀孀是一個很會體貼人家的女人，她去，實在想由三孀孀那裏得到一點安慰的。

她帶着紅腫的眼睛，端坐在三孀孀的家裏。

三孀孀倒了一杯茶以後，就端詳着她的顏面了。

「爲什麼把眼睛哭得這樣紅？」三孀孀耐不住問了：

「該是小夫妻淘氣吵了嘴，或是給婆婆罵了？」

呵，這幾句問話那一句不是打着了她的心，她一陣心酸，眼淚像珠子一般的掛下來了。

「別哭啊，阿翠姑娘！一切的事情都得放開些，生氣了就會變成病的！」三孀孀在她的臉上，已經窺破了她內心的祕密，於是就用這話來安慰着她。

她想在這時候把內心所受到的冤屈，苦痛，盡情地洩露出來，讓三孀孀爲她流掉一些同情的眼淚。但，反過來想，就是告訴了三孀孀，而三孀孀又有什麼方法來解除她

一切的悲哀呢？她的臉上是沒有洩露消息的平靜。

「爲什麼不告訴我一點你的事情？」三婦孀呷了一口茶又問了。

「……」她只是低着頭不說話。

「我三婦孀又不是外邊人，要這樣的瞞着，有什麼事情在我三婦孀的能力可以及到的話，我總可以幫你一點忙的！又有什麼不能告訴我呢？」

當三婦孀說了這許多話以後，阿翠姑娘的心被打動了。她實在想求一個有所幫助她的人，既然三婦孀能在她的能力及得到的地方可以幫助她的，她又何苦不宜說她的苦衷呢？於是她就婆婆睡罵的，丈夫的不住家來，冷淡，輕視一切的事情都完全全告訴了三婦孀。當她在陳述說這許多過往事蹟的時候，她的眼淚像線一樣的從頰上滴下來了。

她是像一個被誣陷的罪犯，在法庭上供述被冤屈的情節時一樣地悲忿與淒涼啊！

三婦孀除了對於她的遭際表示十二分的同情與憐憫外，還告訴了她一個使她驚愕的消息：

「長生的所以不住在家裏，是你婆婆的教唆啊！」她聽到了這非常的消息以後，她的額是冷了，她咬緊

牙根，痛恨着她婆婆這樣險惡的心！事實是臚陳在她的眼前了：她丈夫近幾年所以離家，所以對她兇暴，對她傲慢，對她侮辱，都是不出於他的本心，而受了他母親的唆使！唉，拆散了她們夫妻間愛情的罪人！啊！這何等殘傷心刺骨的痛楚呢！她知道了個消息以後，她是不願意再回到像鐵一樣冷酷的她丈夫家裏去了，但她沒有告訴這樣的一個消息，對於三婦孀。

她仍是默然地坐着。

「既是一家人都對你這樣的不和氣，那末你總應該想一個方法才好囉！」三婦孀又這樣說。

「教我有什麼方法可想呢？」她很悲傷地回答。

「那末你活挨下去可不是？」三婦孀反問她。

他對於三婦孀的這句話沒有回答，實在她是想不到用怎樣妥善的話來說好，她體會着這話的語氣，揣想着三婦孀或許會有好的方法來開示她的途徑，她用着期望的目光來注視着三婦孀。

三婦孀回了她一個憐憫的眼色然後說：「阿翠姑娘，我想你是不能再住在家裏了，」

她沒有等三婦孀的話說完，就很快的問：「不住在家裏就應該怎麼樣呢？」

「就應該出去自己尋活計，——和我的寶珍一樣到上海去！」三姨孀終於告訴了她這一條路。

這樣的一個動機爬進了她的心，把她一切的爱鬱驅散了，她的前面突然展開了一條新的途徑。一個新的希望在她的前面活躍，好像一朵垂死的花淋着了雨水而甦活了，緊蹙的眉宇間隨即流露了歡樂的微笑。她想着她的去可以離開那許多她所不要看見的人的面孔，以及她所看厭了的這兒的一切田園風物，幸福與快慰在等着她，她要去開發她的新路了。在這時候，她的外出的心開始成爲異樣的堅決了。

四

由G縣開往上海的招商輪，已經是第二次鳴汽笛了，距離起碇的時間大概祇十分鐘光景。南門外埠頭上的許多乘客都紛紛地爬進低暗的艙裏面去了。艙外的甲板上，擠滿了許多賣甘蔗的，橘子的，還有報販；他們的嘴裏都喊着同樣的名目，等待着他們的主顧。

是早上的八點鐘，那輪船長長地叫了一聲，就開始向上海進發了。

全船都滿滿地裝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樣的

客人：大發間裏，坐着五六個紳士模樣的人抽着粗的雪茄，二等艙裏，盡是一些當教員和做生意的人；下面的三等艙——就是蓬艙——裏，人數最多了，望進去都是一張張灰黑色的臉，女人都側着身體靠在艙板上，男的有許多在嗑着大包子。就在這艙裏面，靠右邊的凳子上坐着一個年輕的女人，梳着一個圓圓的髮髻，穿着一件藍布罩袍把頭低着的，這就是阿翠姑娘，她是離開了她的家而到上海去了。

這艘船負載着不同使命的許多乘客由株草浜拆入洋澄湖而慢慢的向上海進發了。

在晚間八點鐘，電燈的光照遍了全個上海市的時候，阿翠姑娘所趁的輪船已經傍岸了。她起了船，帶着很少的行李坐上洋車，向楊樹浦附近的寶珍處去了。

阿翠姑娘到上海後的第三天，寶珍已經替他找到了近楊樹浦的一家紗廠裏的工作了。

她進了紗廠以後，整日勤懇地做着工，不肯讓自己偷一些懶，她曉得未來的希望與幸福的線，都繫在她這工作上面。她初去是很生疏的，但到一月以後便熟識了。她還識得胡大姐，顧根嫂，金三妹這幾個同伴，胡大姐和顧根嫂是四十多歲的婦人了，金三妹還年輕，今年祇十七歲哩

！她和這三個人最要好，因為她租的房子和她們在鄰近的，所以每天都是一道去上工，又一同回到屋裏，但假如要把阿翠姑娘和這三個人的感情嚴格的分別它孰輕孰重來，那當然最好的是胡大姐，其次是金三妹，再其次是顧根嫂了。爲什麼她對於胡大姐的感情獨厚呢？這是有關係的：因爲每當在星期日的時候，胡大姐就領她去遊馬路；這是先施公司，這是永安公司，這是大世界，跑馬廳，……這樣的一樁樁一件件胡大姐都指示給她看。實在胡大姐是老了上海了，來了這上海已經近十年，並且，還跟上一個電氣廠裏的工人。

阿翠姑娘是初來上海的女子，她能由胡大姐殷勤地領導，遊逛着每一個在上海有名的地方，實在她的內心有說不出的感謝來。還有的時候，胡大姐要留她到自己的家裏去吃一餐晚飯，或是陪着睡一晚。

這麼年輕的女子，在異地有像母親一樣的愛情來給予她，她的心全部傾向着胡大姐了。就因爲是這樣，她把家裏的情形都傾吐於胡大姐了。

都市的物質文明是會吞滅年輕少女的初志的。換句話說，就是都市物質文明是富有誘惑性的。來了一年後的阿翠姑娘已經卸去了她本來的服裝。換上了彩色的高領的拖

到腳跟下的長服了。她不再思想着家鄉——家鄉固然也沒有什麼消息。就是近在咫尺的三嬌嬌的女兒寶珍，在她的心裏也早已忘記了。她願在這繁華的上海終了她的一生！

當工廠裏的汽笛有力地吼叫的時候，……是早上六點鐘；她便塗上了脂粉，口紅，穿起一件美麗的衣服來，同着胡大姐她們珊珊地走進她們的工廠裏。

工廠裏的生活對於近來的她是很舒適的。她手裏做着工，口裏不住的和胡大姐她們談着些閒天。當監工不在機房裏的時候，她們會有味的批評着每一個監工的面貌與身材等等來，譬如：張監工的身材很適中，臉也長得好，可是一個鼻子太低了；趙監工的臉孔太小，但倒很秀麗的；還有錢監工，算最好的了：圓圓的臉架着方正的鼻，身材又合度，人又和氣；還有……她們大家都是這麼說。阿翠姑娘當然不能例外了。

阿翠姑娘現在並不像一個鄉村裏的女子，她會很健勁的談着天，並且說的話都變成上海的口音了。她是絕不願示弱於人的，所以她把廠裏的女工們所有的態度和言語都學會了。

一個年青的監工走進機房來了，於是大家再不敢說批評監工美醜的話了。那個監工走近阿翠姑娘的機旁，先是

對她丟一個笑臉，她也回答了一笑，然後監工就俏皮的說：

「阿翠姑娘，你爲什麼這樣漂亮？」

「漂亮又不干你事，要你管它作甚？」她是很爽快的回答了。這說話像是早已預備好了的，這樣的流利。

於是監工又笑了笑走開了。

不知怎的，近來她歡喜和監工們說話，假如一天不說話，一天不打俏皮，她便像一件重大的事沒做了似的放不下心，有時候監工們輕輕地摸了她的臉，她便：

「要死的，放規矩些！」的罵着。但這誰說是罵，它何嘗有一些罵的成分在裏頭呢？

阿翠姑娘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過着她的生活。

有一天下午，廠裏已經放工了。她跟胡大姐一起走出廠裏的門，沿着馬路走向胡大姐的家裏去。

她到胡大姐的家裏是很平常的事，真同她早上進廠，晚上出廠一樣的不足爲奇怪的。她們一路談着閒天，當走到胡大姐的家已經是電燈放光的時候了。

這晚上胡大姐真客氣啦。預備了許多很好的菜蔬來請她吃晚飯，她並不客氣，她就吃了。在席間除掉胡大姐和她的丈夫以外，還有一個年青的電汽廠工人。這工人，據

胡大姐告訴她，說是她丈夫的朋友。

她們一起喝着深黃色的酒，兩個男人很高興地猜拳了，她和胡大姐不會猜拳，只看着她們笑，那個電汽廠裏的朋友吃得更高興啦，他自己滿滿地斟着酒，又替她來斟。

「哎呀！我真不會喝酒的！你看我的臉紅的怪難看啦！」她一壁笑着說，一壁立了起來，的確她的臉上已經浮起了兩朵紅雲來。

「別客氣，您是會喝酒的，我知道！」那個電汽廠裏的朋友說着，哈哈的笑了。

酒在他們每一人的心裏燃燒着，他們都已經失去了本來的理智，而燃上一重獸性的慾火了，電汽廠裏的朋友以充滿了慾火的眼光時常注視着她，但她並不恐懼，有時便以同樣的眼色來投還他。當這兩道有力的光相接觸的時候，她會像觸了電一樣的麻痺與心跳，隨即把頭低了下去。假如這時候他們倆的情景可以「脈脈含情」四個字來形容爲最確切的話，那麼他們就該是脈脈含情了。但是又要反過來說，他們是初次見面的客人哪！

時間在他們的不知不覺中很快的溜過去，夜是深沉了。胡大姐她們夫妻倆，已經走到房裏去了，在外面，就祇有電汽廠裏的朋友和阿翠姑娘了。

在這時候阿翠姑娘的心是歡喜呢還是恐懼！有誰能夠猜得透呢？不過她是不能夠保持着和先前一樣的態度了。

不知在什麼時候阿翠姑娘的身旁睡着一個男子了，當這男子用有力的臂膀緊緊地擁抱着她的時候，她會覺到和她以前丈夫的擁抱一樣會使她心醉！

阿翠姑娘在上海，被名利的誘惑而出賣了她的身，忘掉了她的家了。她由胡大姐的說合，實行和電汽廠裏的朋友同居了，名義上是並沒有稱呼的，但實際上他已經是她第二個丈夫了。

在她所感到快樂的，就是她不要再到廠裏去做工，而做着這一個小家庭裏的主婦了。她細心地處理着家事，對待她的現在的丈夫是異常的溫柔與體貼，她的丈夫帶她去電影，看京戲，看一切的東西，這一種的生活實在是超出於她理想的。所以，當她的丈夫每天從電汽廠裏回來的時候，她總是很親切地問着：

「春發哥！冷嗎？餓不餓？」

於是她的丈夫先是對她微笑，然後才說：「我不冷，也不餓！」這樣，她才寬放了心。

五

五年以後。

生活在這樣舒適境遇中的阿翠姑娘，今年是二十五歲了，但她的風姿與以前何嘗有一些兩樣的地方呢？修長的身材，圓圓的臉，還是跟前幾年一樣的動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足以使她憂慮的，因為她的丈夫時常對她發怒，有時還要不回家來，這就是告訴她說她的丈夫是漸漸的不愛她了。這樣的一重隱憂潛伏在她的心中以後，她的額上多增添了幾條皺紋。

在這樣情形之下又挨過了四五個月，已經年終了，在上海這一個時節，空氣是異常緊張的：各機關的更動人員，商店裏的辭退夥友，工廠裏的裁撤工人，都在這一個時間裏。而阿翠姑娘的丈夫在這緊張的空氣中又怎能幸免呢？她是終於被電汽廠的廠方裁撤了。

這樣一個非常的消息傳進了她的耳朵裏，她是急得哭了，她的生活，完全是依賴着她丈夫的，如今丈夫沒有事情做，把經濟的來源斷絕了，她們以後的生活，怎不會鬧着恐慌呢！

她的丈夫近日來更加顯得苦悶了，對她沒有什麼話說。丈夫本來已經對她漸漸的疏遠了，如今又加上這一重大的打擊，他是突然的轉變了心，她不能找到適當的話來安

慰他的丈夫，一切靜待着命運的支配了。她以前的光明又隨即變成了黑暗。

日日的跟她丈夫在家裏過着淒苦的生活，她卸却了臉上的笑容代替了重重的悲戚！

一個晚上，她的丈夫開始和她作簡單的談話。

「照這種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的！應該要找一點工做才好！」她的丈夫這樣說。

「那末你該托托你的朋友囉！」她小心地說着。

「他媽的朋友！有錢就是朋友，沒有錢他就不認識你！」她的丈夫有些憤怒了。

「你的意思以為怎樣呢，那末？」

「該到旁的地方去找啊！上海是沒出路了！」

於是兩人都沉默了。

他們倆談話的結果，決定他先離開上海，到旁的城市裏去找工做。假如他能夠找到工作的話，那末決定帶了她一同去，但現在還得在上海暫住。如說找不到工作，那祇能回上海來再想別的方法。

當她的丈夫在臨行的時候還給了她五塊錢，叫她暫時零用，她含着淚送出門去，她的心是何等的真摯啊！她在新望着天能夠讓她的丈夫找到工作，然後好跟着丈夫在一

起住，以後的生活她可以不用憂急了。

丈夫去了，她賸下了一顆憂急的心。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的在她的苦悶與憂慮中過去了一個整年，但是她沒有得到丈夫的一封信啊！她的丈夫到那里去了呢？只有天知道。希望是已經變成了失望。她現在窘迫得不能在一天裏吃三餐飯，她有時走到胡大姐那里去，想探聽一些關於她丈夫的消息，但是沒有啊！並且時常和她很親密的胡大姐，如今也變了態度了。這些她暫時可以不管，她要得到她丈夫的消息，還是在貧困中佇待着。

雁南來了，但是她丈夫的消息呢？

由理智告訴她說丈夫是永遠不再回來的時候，她是苦痛地哭了。不曉得她應該要走的是那一條路，她是像徜徉於十字街頭的浪子，不知道歸宿的處所。

有時候她想仍舊再恢復她的舊業，但是這個年頭各工廠都因為多人而裁撤，那里還有添招工人的道理。這一種希望，在她的心裏，隨即就幻滅了。她想要回到她的家鄉去，這又是妄想，事實上是不允許她這樣做的，唯一的方法，祇能商諸於胡大姐，希望能夠盡力的幫忙她。

「一個女人在外面沒有男人的照應，實在是活不下去的，況且尤是在這般百貨昂貴的上海！」

胡大姐說這話的意思，實在是誇耀着有了丈夫的女人的光榮，在阿翠姑娘的前面，還有就是暗示着阿翠姑娘應該再要一個丈夫來照顧她。

她祇坐着，不說一句話。

在這樣窘迫情形之下，爲了要求生活，又把自己的肉體呈獻給第三個人了。

所謂第三個人者，這入當然是胡大姐介紹的，是一個黃浦江中輪船上的水手，年紀約摸三十左右，因爲一天到晚都在江面上辛勞地工作着的緣故，他的額上都生滿了皺紋了。

這一個中年男子是個誠懇耐勞的老實人。他沒有妻子，直到現在了。如今他得到了一個年輕的妻，心裏是非常感到快樂的，他日裏在船上，晚間回來，如要開往沿海各地去的時候，他得要隔幾天才回來。

她現在是找到了能照應她的第三個丈夫了。她的心稍稍展開了一些歡悅來。沒有多大的希望在她的眼前呈現，她只願把以後所有的生命的時間完全在這一個丈夫身邊消逝了。她更忠心的侍奉着她現在的丈夫，沒有一些疏懈。

她現在的丈夫桂根，住在家裏的日子很少，計算起來一個月內倒有二十天在船上過去了的，雖然丈夫是不能每

日回家伴她，使她的生活感到單調，但她體念到丈夫是爲了她的生活才是如此做的時候，她的心是只有感激和憐憫了。

每一個夜裏，當她的丈夫沒有回來的時候，她獨自睡在被裏緊念着在海上航行的丈夫：這時候他該要睡了吧？夜是何等地深沉了！這樣夜來的寒風掠過江面吹到他的軍薄的身上怕不會受了涼？他怕還沒有睡，還在做着事情嗎？不是太疲倦了！不知他這時候是否在眷念着她？他何日才回家啊？……

所要想的她都想滿了，然後才安靜地入睡。

當那一天丈夫回來的時候，她在門口看見了，她是如何的高興，像孩子看見了她的母親了！於是她們在這一晚是不能安穩地睡了，她緊在他的身邊，三長四短的問着：海洋裏有趣嗎？你們船上共有幾個人？你們那條船是開往什麼地方去的？還有，還有問他船上的生活舒適嗎？身體好不好許多話。於是她的丈夫聽了這一件件很詳細的回答她，她認爲滿意了，方才闔了眼睡去。但有的時候窗外的鷄已經在啼了。

阿翠姑娘仍舊回復到跟以前一樣的甜蜜的生活中去了

一天早晨，她的丈夫告訴她這一次要渡過海洋去，須要半個月的時間才能回來的消息，她聽見了，就把他的東西整理了一下，送着他出門去了。

他出了家門以後，踉蹌地向黃浦江邊走去，等他上船不多時，船就起碇了。

六

半個月的時間很遲緩而苦悶的給她挨過了，今天真該是她丈夫回來的時候了。她從早晨一直等到傍晚，不見有她丈夫的影子。她坐在門口張望着，有許多中年的男人從她的門口走過，就很機警的轉過頭去，但是都使她失望了，沒有一個是她的丈夫啊！

晚上，隨便怎樣也不能使她入睡了，她冥想着她的丈夫或許會遭到意外的不幸時，她的心跳得厲害了，在疲倦後的朦朧裏，她看見自己的丈夫已經失足墜入江中去了，於是她就哭醒了，一件件的不幸的事情都在她的眼前活躍着。使她驚愕，使她流淚！

第二天的早上，她起身的時候東天的曉星還在發亮。她沒有洗臉，蓬着頭髮很急促的走到了輪船公司門口，她要詢問她丈夫所在的那隻輪船來到上海的日期，並且，爲

什麼不準時的原因。

輪船公司的門還是緊緊地閉着的。馬路上沒有一個行人。早晨的寒風吹着她的臉，她是感到了一陣寒冷，等呀等的等到了八點鐘的時光，輪船公司才開門。

「到××去的輪船爲什麼昨天沒有到上海？」她很急促的問着輪船公司裏的人。

「不知道！」輪船公司裏那個人很不高興的回答。

「可知道要幾時才來，先生？」

「沒有電話來！」

她沒有得到一點消息，帶着失望與焦灼的心無力地走回了自己的家。

爲憂慮襲擊了許多日數的阿翠姑娘，臉孔瘦得發黃了。她不想吃飯，日日地在盼望着她的丈夫。

丈夫去了二十天，超出他預定回家的日期已五天了。她是第三次的到輪船公司的門口，公司裏擠滿了許多的乘客水手，她停着眼睛環視着每一個人的臉。實在她是想能夠意外地在這裏看見了她的丈夫，平了她一顆忐忑的心，結果又是使她失望了。

公司裏的職員忙着他們的事情。她眼不能插嘴去問那條船的消息，隨即丟下了急躁的心，走到了門外。門外

也有許多的人。她無聊地坐在一張小凳子上，突然她看見了一個中年男子的背影，是她的丈夫了，她歡喜得帶跳帶跑的去了。但當她走近那個男子的身旁，看見了那張陌生的臉時，她就哭出來了。

回到輪船公司裏，她再也忍不住了，就顫抖地問：

「到××的輪船回上海嗎？」

那個人先看了她一眼，然後才緩緩地說：「全個船都沉沒在海裏了。」

她是瘋狂了，這一個非常的消息啊！全船都沉沒了，難道她的丈夫會獨免嗎？她的希望變成死灰了。她飛也似

的奔到黃浦灘頭，對着滔天的白浪凝視。這時候她還有什麼思想呢？心是冷了，血是凝了。宇宙間的一切都幻滅了。她佇立在黃浦灘頭。

暮色從江面上推起了，她回過頭來。

在這樣灰色的宇宙間，她看見了立在馬路旁闊別了十年的丈夫——長生。她不相信有這樣奇巧的事情，揉一揉她的眼睛以後，她是並沒有看錯。

另一種思想在她的心頭湧現了，突然她飛快的向着丈夫那里奔了過去。

二三，四，七，于蘋蘋害病時。

新壘月刊第五卷合訂本發售

紙面精裝 每卷大洋一元

郵售通信處：上海郵箱一七四六號



魔窟

迅 煇

——給農夫的一個故事——

十年前山面一帶的牛皮客商，都是從旱路往來，每次出門循例要有幾天的打點，因為這時幾千里的路程，全靠騾車運輸，途中也有二三月之耽擱，加之貨物銀兩都須照料，不說別的，就是幾個月之寒暖衣食，也夠他們事前忙個不了，所以這些出門的客商，對於這件事情，看得十分重要！

出門的第一天，店主便備了酒席，請他們飽飽的吃喝一頓，親族朋友特地做了糕餅乾點，放到這些人的衣包裏，讓他們在路上充飢，於是鞭兒一揚，便與諸親好友拜別，獨自趕路去了。

不過這些人，因為路途走得多了，各地的風俗又各有不同，因此也儘有一些希奇古怪的事兒碰到，這時候便可看出他們的機智與胆略，如果腹中有點才幹，手下有把力氣

，一切事情就容易辦了，倘使你沒有胆量，於是什麼都會糟糕起來，甚至連生命都還有危險。

這並不是嚇人的話，記得從前有三個牛莊的牛皮客商，他們也是專在山西一帶販賣牛皮，有一次，正是大熱天，血紅的太陽一早便掛在當天，他們因為日間當不住這毒熱，於是把趕路的事情，改到夜間進行。

這樣決定之後，他們便在白天睡覺，一到日頭落山，於是大家起來檢點行李，開始趕路，這時候天氣涼爽，樹林裏已有風兒吹來，一陣陣括到臉上，覺得格外清涼。

月兒上升，大地上照成銀白一片，那時候他們看到野原上這種美麗的夜色，不由得想起蘇子瞻赤壁賦上月白風清的詩句，於是心上一樂，路也趕得愈加有勁起來。

在這三人中間，也不缺少那種詩人的天才，他們從月與詩的逸興上面，想到了年青人的另外在夜中應該做的一

些事情，說話便格外多起來，而其中尤以阿四的最甚。

他知道三人中間，有一個叫七保的，年輕客商，剛才結婚，而且娶的女人，尤是十分俊俏，因此就把這個話題，很順利的移到了女人身上。

於是這位饒舌的阿四，便用了詩人的智慧。把年青時自己對於女人的一點遭遇，裝綴裝綴，編成故事，形容出來，讓這年輕的七保，非常高興地聽着。

聽完故事，七保心上同樣加深了一個美感的回味，他望着那個清朗的月色，透了一口氣，不由得對於故事中的主人，起了無限興趣。

「七保我問你假設在這時候你在路上碰到了一個單身女子預備怎樣？」

「我使一定上前去向她問個明白！」

「怕不怕？」

「怕什麼，她們單身姑娘去趕夜路，不是爲了要緊事兒，一定是私情。」七保說到這裏，臉上熱刺刺地好像正像一個姑娘，在守他幽會似地興奮着。

阿四把眼睛向他斜了一下，心裏實在好笑，他的癡情，可是臉上突然一沉，放下一副正經的面龐，說道：「不要碰鬼！」

「什麼？我怕鬼？」

「我再給你講個故事，你靜着我並不撒慌。」

「好你講！」七保這時仍舊非常自負的說着：

吾在年青時候，曾在一個叫做東關地方的偵緝隊裏當着錄士，那年正是土匪橫流，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吾們奉了上司命令，前往追剿，不過因爲剿匪危險很多，所以每到一處，必有三四天的耽擱，俟匪完全竄散，於是大模大樣追往剿擊，這時我們的隊伍，駐在一個堡城子的小鎮上，又因我們人數較多，幾個公共的地方，全已借空，於是我與兩個勤務，便借在一家向來空着的民屋裏居住。

那時我滿以爲這間民屋，一定破舊不堪，誰知大出意外，屋宇不但新建，就是其中一部份應用物件，亦均整潔異常，我一向住在簡陋破舊的土屋裏，到了這樣窗明椅淨的休息地方，不免愈加快活。

這樣我們住過三天，可說平安無事；可是第三天的早上，有一個隊士特地跑來，問我這間屋內，到了晚上有無響聲，我茫然不知所答，他見我還在鼓中，於是對我說道，那裏有鬼。

「有鬼？怎麼我一點沒有知道！」我將信將疑的這樣問着：

「自然，因為你既然住在這裏，人家就不便與你當面說明。」

「那末你怎麼知道？」

「大家都是對我這樣說！」

隊士說完，便笑笑跑了，這時我並不在心上，照常與兩個勤務兵，相安地過着日子，到後他也忘了，我也忘了，大家都不去管它。

可是一天：

兩個勤務兵，爲了上官的一點差使，派他們到了一個三十里外的城市去，當天不能來回，須有一夜耽擱，於是這夜，我便一人獨宿着。

我仍舊毫不在乎的幹着公事，等到鐘上敲了十點，就去睡覺，在床上還不到兩個鐘頭的工夫，聲音來了，初時我不去睬它，後來愈弄愈響，好像漸漸走進了兩個勤務的房間，我這時年紀尚輕，胆氣甚大。便偷偷從床上爬起，手裏攥住了一根木棍，想靠着檐下的目光，挨到板壁縫中去窺個究竟。

你道外邊是個什麼景象？

嘿！原來是個絕色的美艷女子；這一瞥，我簡直不是恐怖，却完全是一種視覺的美感，我現在實在不能把她覓

一個適當的形容，只覺得她的全身，無論那一處，祇有一個美字才配得上，我被她各部的姿色，弄得糊塗起來，不管她是人是鬼，祇是呆呆地貼在板壁上偷望。

看這女人捲起袖兒洗面抹粉，到後便坐在椅上梳理頭髮，這時我突然有了一個癡想，認她或者就是在本地操着皮肉生涯的神女，看見這兒沒人，便偷偷地獨自個跑來梳裝。

想到這裏，我心上突然莫名其妙的跳起了一股躁動，使我輕輕打開了房門，溜出房來，這時她似乎沒有知道，還在把手上的香油，一次二次的塗在頭上，塗完香油，還去梳那頭髮，梳順了頭髮，還把鏡子橫豎照着，看她終是有一點不滿意的樣子，我被粉香油香薰得真是出神的當兒，不知怎麼一來，她用兩手把那美麗的頭顱搬了下來。我祇「啊喲」一聲的叫起來。

眼前祇見一個八九尺長，沒頭沒腦的人兒，手裏拿了一個血污滿臉的頭顱，迎着我追上前來，我急急的逃下樓，再走出兩進房子，聽聽後面沒有聲音，於是才鬆了一口氣，把自己披着的衣服穿了出去。

走到最前的一進，看見那裏燈燭輝煌的還有人在喝酒，我於是把心兒稍稍平了一下，便湊上去把這事報告出

來。

誰知他們桌邊陪的女人，便是方才在房裏梳頭的一個女子。

這一嚇，我真非同小可，足足生下了一場大病，怕有半月光景，才得慢慢復元，從此之後，我對於這間民屋，不要說不敢居住，就是連在他面前走過，都有點胆怯起來。

這人說罷故事，東天發着白光，他們三人爲着忙於照顯行李，打聽鎮上宿處，於是無暇再去玩味這個故事中的

一些人物，大家便草草地預備睡覺。

到了第二天晚上，大家照例趕路，可是這晚天色陰霾，沒有月光，風聲在樹巔怒號，常時作着各樣怪聲，加之路上黑暗，又無勾搭之處，不由得使這年輕的七保，聯想起了昨晚的一些故事。

他愈想，心上愈見胆怯，路也格外崎嶇，黑暗中到處像有一個人影埋在隙處，向他擰牙痛笑，做出一種可怕的样子，七保扭扭眼睛，略微定神，想到這樣年輕，也會怕鬼，自己也不免有些好笑起來，於是鼓動勇氣，向前趕路，從此不再瞎想。

這時天氣太壞，大風未息，接着便是雷電，三人看到這種情形，料定將有大雨襲來，這時大家商議，倘使照常趕路，萬一下雨，必然無處躲避，加之行李財貨，一時不易照料，於是商議結果，大家決計覓個落處，暫且駐足。

這樣決定後，大家分頭尋找，可是荒郊僻壤，那裏來這鄉村落店，況且西北一帶，水道稀少，不要說一二十里不見村落，就是走它四五十里。有時也連一個莊子都沒有。

三人且走且尋，心上不免有點恐慌，後來一直走到一個山坡後面，才從嶺南一叢松林裏面，瞧見了一顆黃色的火光，他們覺得火光，大家很是高興，於是趕着騾子，加緊鞭兒，一直向那火光出發處趕來。

在路上，大約費了半個鐘頭，直到走近松林，才知道火光並無落處，乃是趕路客商，進出燒香的一座古廟，不過這時天將下雨，他們也管不得是廟是村，大家祇是向那廟門打着，打了幾下，裏面雖無人聲，可是廟門因爲沒有下門，所以不費多少時間，門便開了。

開了門，大家就把一切行李，收拾進去，於是就在神像與佛龕左邊的一個座落裏，舖下了一張榻位，預備休息坐臥，一切停當，他們才鬆下一口氣，大家死心塌地的

乾糧與酒瓶從袋裏拿出，借着佛前一盞長明燈的一點亮光，一起吃喝着。

這廟是一共二進三開間，屋宇倒很寬暢，不過恐怕沒有人居住，多年失修的緣故，一切器具都是破壞不堪，即使就是香案燭檯，也已殘缺敗毀；第二進內不要說是燈火沒有，就是明瓦板窗都不見一扇，裏面祇是黑漆漆地，除了人家寄停的兩口棺材之外，別無他物。

七保從這上面，也曾想起個從前的故事，不過這時因為下着大雨，各人又覺非常疲乏，因此不再把它來告訴大家，便獨自偷偷地橫在場上，睡熟了。

夜半，到大家睡靜的當兒，可是他卻醒來了，他聽聽外邊雨聲已停，白淨的月色從窗隙中射進來，非常幽盞可愛，於是他趁興便走了出來，在廟前的一個大樹林下乘涼，不到一刻，突然廟裏有人在敲門，他認是兩個伙伴醒了，預備出來透風，他便從樹下走了回來，可是進了廟，他們兩人還是好好的睡着，一切不見動靜，他於是再出來，可是接着聲音又來了，他第二次回進廟中，心上不免慌張起來，他走到榻前，去叫醒兩個伙伴，突然從門邊吹來了一陣冷風，他的說話被這怪風打斷，全身的毛骨都豎了起來，他忙想從榻上，猛的一聲怪響，那後面擱置棺

櫛的一個廂房裏，就又傳出了一片亂響，七保這時完全失去了知覺，慘白了臉，拉起榻邊的一塊木板，便急忙地走了過來。

「噫——」

祇是僅僅一瞥，在七保眼中，已分明看出了一個亂髮蓬鬆，滿身是血的女子，她已推開了棺櫛的漆蓋，立在裏邊，一動不動的向着七保睨視。

七保這時第二次情急的喊起來，沒命的向着門外逃去，可是裏邊那個女鬼，已經好像跳出了棺櫛，緊緊地跟在他後邊，他逃過三條田岸，還不敢停下脚步，直到聽得後面有人叫他的名字，才慢慢地把知覺恢復過來。

「怎：麼：樣：了：？」

捏了一把汗，七保這樣說時，已經氣喘得不能繼續下去，他望望阿四更看看不常說話的六福，好像犯了一場傷寒，直到他自己胸頭稍稍平靜一點，才又慢慢地記起了方才一切事情。

「怎麼樣，你們方才看見沒有？」七保再把這話重複問他兩人，額上的汗珠已經揩乾淨。

「吾看見兩個男鬼，是從後面跳出的。」六福說時睜大了眼，望着七保。

「阿四你看見沒有？」七保聽了六福的話，愈弄愈奇，回轉頭來，便問阿四。

「我看見一個男的，頭髮披在肩上，祇是在我背後亂跳。」

阿四說罷，把頭重又回過來，望着後面的這座枯廟，可是這時除了一片清麗的月色之外，別的就沒有什麼，他於是再走前幾步，突然廟裏的那簇火光却又在明滅地亮了起來，顏色是黯淡的，像一顆星星，祇是在黑暗中閃動着。

「七保你看——」阿四一面招呼他們看那火光，一面在自己心上，却也像發現了什麼奇蹟似的叫起來：「好——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什麼？」

兩人看到阿四的精神驟然抖擻起來，嘴裏又是喃喃地這樣說話，不由得大家有點吃驚。

「你們說這是鬼嗎？」

「當然碰了鬼。」

「那末你們等一會，讓我過去走一遭，如果運氣好的話，我便拉幾個鬼來給各位玩玩。」

「怎麼，你不是在說笑話，天下那有這個道理，不要

你自己碰了鬼，才會說這樣話來。」

「好，那末我一定去！」

「去不得，去不得！」六福與七保大家不主張他去冒這個危險。

「不要緊，我有傢伙！」

阿四說罷，從身邊摸出了一枝手鎗，不再與他們理論，便獨自個一直向着廟內火光的發出處跑去，祇有六福與七保兩人，大家木然地相對呆看，噙住了嘴，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過了半個鐘頭，前面依然沒有動靜，七保於是一把拉住了六福的臂膀，慢慢的也走了過來，他不敢一直望到那廟的這一邊，祇是用眼偷偷地移動，不過這時廟裏的火光，却分外覺得明亮可怕。

一陣一陣的晚風，逐漸大起來，從林中吹過，這時也特別地發出了異樣的怪叫，迴旋在兩人的週圍，於是他們收住了脚步，不敢再朝前走去，全身像澆了一杯冷水，大家祇是打戰。

「呼——」一聲槍響，從廟邊發出，七保像吃了一彈，把身體馬上撲倒在地上，嘴裏祇是喃喃地叫着「怎樣？怎樣？」

第二次槍聲又來了，廟內已隱隱聽出了人聲，電炬般的火光，從各方面亮起來，七保與六福這時像死豬一般地埋在地下，已經不敢動彈。

第三第四次槍聲繼續發出，廟內已有哭聲和救命的聲音，遠近的許多莊子上，也有鑼聲和燈光起來，人聲風聲以及一切的聲音，都像鬼怪似的迴旋到這座古廟的四週。直到天明，七保與六福翻開眼皮，他們的身體已躺在兩塊木板上，週圍站着不少莊子上的看客，對於這件事情，大家互相作着好笑的閒談，這時祇有阿四，依然很高興的跑過來，指着地上用麻繩綁住的三個大漢，笑着說道：

「你們現任看見沒有，這就是鬼啊！」

他們兩人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祇是對着阿四發呆。

.....

從此一直到他販完牛皮回來，七保如果再有聽到人家講那鬼怪的事情，他終是把這自己所經歷的故事講出來，而實際上，在他這個愚蠢頭腦中，也刻下了一個很深的印像，這印像使他對於這個世界上，「人」與「鬼」的分界，格外弄得模糊起來，有時祇要使他看到那些下賤無恥的人，或者幹下了不正經的事情，便往往大聲的罵道：「鬼忘八，這是鬼才幹的把戲！」



“We Want Cash”

姚慎機

I 大家都沒有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黃昏。

夕陽放出淡淡的光輝，籠罩着禿了頭的樹枝兒，葉子一瓣瓣地飄下來，伴着失去家園的歸鳥，蹲在晚風裏顛顛倒倒地翻筋斗，在這恬靜的十月的晴空下，空氣裏，洋溢着深秋的淒涼味。

一間窄小而且陰暗的教室裏，塞滿了幾十個滿臉稚氣的小把戲。男的，女的，村的，俏的，有穿着挺光滑的小西裝的，也有衣筒上縫着很大的補綻的，臉上擦得雪白粉嫩也有，黃黑的皮膚上挂滿了鼻涕口涎的也有。有的帶着愉快的笑容，有的目瞪口呆，東張西望，還有的陰沉沉地埋着個頭，好像成人悲哀的樣子，……他們都靜靜地坐着，聽老師踏着琴在唱：

「祇有鐵，祇有血，鐵血可以救中國，」

「祇有鐵，祇有血，祇有鐵血可以救中國，」

幾十張小嘴也跟了唱，吵得鐘天價響。

聽了下課的鈴聲一響，蔣克勤老師就住了嘴，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急忙地收拾起樂譜，點名簿，還有一根教鞭，然後，和學生們點了個頭，就飛一般地跑出教室去。那麼不勝疲倦地，他踱回自己的家，

推開房門，見年青美麗的妻，正低垂着粉頭，在爲他織一件絨線衫。她把眼光凝結在指尖上，什麼也不注意。手指只是動着，那麼靈活地，蔣克勤輕俏地走上前去，把她底頭捧在自己的跟前，然後，便深情地在那菱角樣的嘴唇上接了一個長吻。

——My Dear 怎麼不休息一下呢？

妻矚矚地抬起頭來，張開夢一般的眼珠子，問着：

——薪水拿到了沒有？

——沒有。

——今天不是又到月底了嗎？

——是啊！蔣克勤面有難色，終於掙扎似地說出來：這幾個鳥薪水實在難拿，連現在已欠了七個月了，校長也無法可想，他自己也沒得過生，上頭不發下來，真是困難。

——剛才房東太太來過，說是又到月底啦！拚命地鬧着要錢，這教我有什麼方法？還有，家裏的米……

妻的話還沒有講完，蔣克勤臉上的笑容便消失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黃昏

夕陽放出淡淡的光輝，籠罩着禿了頭的樹枝兒，葉子一瓣瓣地飄下來，伴着失去家園的歸鳥，蹲在晚風裏顛顛倒倒地翻筋斗，在這恬靜的十月的晴空下，空氣裏，洋溢着深秋的淒涼味。

一間窄小而且陰暗的教室裏，塞滿了幾十個滿臉稚氣的小把戲。男的，女的，村的，俏的，有穿着挺光滑的小西裝的，也有衣袴上縫着很大的補綻的。臉上擦得雪白粉嫩的也有，黃黑的皮膚上挂滿了鼻涕口涎的也有。有的帶着愉快的笑容，有的目瞪口呆，東張西望，還有的陰沉沉地埋着個頭，好像成人悲哀的樣子。……他們都靜靜地坐着。聽了老師拖着嗓子在問：

「樹上有七隻鳥，被槍打死了一隻，還有幾隻？」

「八隻。」

「六隻。」

「七隻，減去了一隻，不是六隻嗎？」

大家紛紛地爭吵着，舉起了小手。

聽了上課的鈴聲一響，嚴毅孫老師就住了嘴。疲倦地，伸了個懶腰，連忙收拾起算術教授書，點名簿，還有一根教鞭，然後，和學生點着頭，就飛一般跑出教室去。

那麼悒悒而懶散地，走進教員休息室。

選了一張完好的藤椅子，躺下來。順手拿起當天本地的報紙，看看這小城市中又發生了什麼新聞。一邊把口袋裏那盒「福爾摩斯」拿出來，取了一支點上了，像咀嚼着頂好吃的東西，他舒服得什麼似地，對了這一圈圍在飄蕩的煙紋。

忽然銀髮的司圖者送進一封信來。

映着水漬的信封，退了色的信紙，歪斜的，並且不少經過塗改的字跡，一望便知是他那長年累月蹲守在鄉村，飽餐過寂寞的空氣的兒子寫來的：

「親愛的爸爸：

媽媽又教我寫信給你了，問你在外面可好。怎麼

這一向時，既不寄錢回來，又不寫信到家？薪水，難道老不發嗎？今年家裏是荒年，稻子全被太陽晒死了……

僅僅看到這兒，嚴毅孫就把手中的煙蒂兒拋掉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黃昏。

夕陽放出淡淡的光輝，籠罩着禿了頭的樹枝兒，葉子一瓣瓣地飄下來，伴着失去家園的歸鳥，蹲在晚風裏顛頭倒倒地翻筋斗，在這恬靜的十月的晴空下，空氣裏，洋溢着深秋的淒涼味。

一間窄小而且陰暗的教室裏，塞滿了幾十個滿臉稚氣的小把戲，男的，女的，村的，俏的，有穿着挺光滑的小西裝的，也有衣袴上縫着很大的補綻的，臉上擦得雪白粉嫩也有，黃黑的皮膚上刻滿了鼻涕口涎的也有。有的帶着愉快的笑容，有的目瞪口呆，東張西望，還有的陰沉沉地埋着頭，好像成人悲哀的樣子……他們都靜靜地坐着，在臨掛在黑板上的蠟筆畫。

黑板上的那張畫上有：香蕉，梨子，和蘋果。

老師逛來逛去，代他們修改着。

聽了下課的鈴聲一響，楊振範老師就停筆了，疲倦地

，他伸了個懶腰，連忙收拾起那張蠟筆畫，點名簿，還有一根教鞭，然後，和學生點着頭，就飛一般跑出教室去。

那麼非常瀟灑地，鑽進了他的房間。

蒙在他視線上面的是，繡花枕頭在向着他笑，案頭的鏡子在向他笑，懸掛在壁上的「懷娥鈴」在向着他笑，嵌置在銀框裏面的，他的安琪兒的照片在向着他笑，他的茶杯，花瓶，手杖……都是那麼怪親暱地在笑着。愉快的房間，愉快的世界啊！

「模糊的村莊迎在面前，禮拜堂的塔尖……」

那南歸裏面傷感的調子，隨在他的嘴邊流佈了。他茫然地昂着頭，悵望着四週。

一個癩痢頭的小夥子闖了進來，是包飯店裏的學徒。他鬼鬼祟祟地，然而高聲地說了：

「先生，老闆教我來向你借幾個錢，他等着錢去買米，沒錢就要停伙啦？」

這聲音剛闖進了耳朵，楊振範的嗓子，就不復再能唱了。

II 半日的盛會

三陽鎮小學的大門張開着。

有不少的男女老師，急衝衝地往裏鑽，三五個一羣，四五個一堆地。

會客室裏擠滿了一下子的人，他們都是各學校老師的代表。大家像刺蝟似地，沉默地縮坐一團。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然後，臉上都泛起一陣苦笑。

偶而，也有人突然地提起：

——罷課總可以發薪水了嗎？我想。

——也許可以，也許不可以。

一個胖子應酬似地答應，他是三小的周校長。

嚴毅孫聽了想罵他，但沒有開口，他依然托着腦袋兒，向了窗子外凝望。窗外是鵝黃色的秋天的下午，一切都靜止無聲，只有老遠有一帶淡紫的山，踢着腳旁邊的江水，在太陽光的照耀之下，飛起了一陣眩目的浪花。彷彿夢一般地，他清晰地望到，在江的彼岸，山的那邊，有一個營養不良的孩子，牽着他母親的衣角，稚氣地問着：「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呢？」

——唉，唉！

無限愁思，無限感傷壓出他沉重的太息。

跑進來一個年輕的女老師，年紀二十歲不到。頭髮是彎曲的，大眼睛，嘴巴上搽得通紅的像搽去了一層皮。一

雙紅菱樣的小嘴，很活潑地在說着：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請各位到禮堂裏面去罷！

衆人向她望了一望，都站起來，然後，開步走。

所謂禮堂，並不是什麼巍峨的建築。低低的牆，削瘦的種子，窗格子有的破了，露出一種「支離破碎」的情狀。原來是「間年代久遠的平房而已，不過，收拾得倒還乾淨。沒有蛛網，沒有灰塵，連一點異樣的氣息，也聞不到，有的祇是溫暖的陽光，舒暢地在裏面蕩漾。

沒有一個人說話，連咳嗽也沒有一聲，大家都靜靜地坐着，眼睛儘望着主席周振學他似乎更外顯得胖了些了，半天，他才能夠爬上講壇。竟像吃醉了酒似地，一時他面孔通紅，太陽穴邊青筋直跳，他不知道走下來好，還是鑽到講壇後面好。直到聽見有人在笑，他才不得已似地，把主席要說的話，一個一個字地吐了出來：

——諸位老師，今天是本縣小學教員代表大會，承諸位推兄弟爲主席，實在感覺到萬分榮幸，我們今天開會的目的，是在解決欠薪的問題，本縣小學教員的薪水，已經欠了七個月了，我們薪水拿不到，事體是要做的，收入沒有，支出是並不減少的，於是，大家都典質衣服，或是靠借貸過活，這七個月的生活，實在痛苦到萬分，我們也會

召集過大家，開過不少次的會議，也曾發表過宣言，派代表到教育局去過，但薪水還是不發下來，一切都毫無辦法，我希望今天大家提出點意見來，要能夠有效，那末，這一次的會議，才不致完全浪費。

說完扭了塊手帕在額上就揩，手帕上濕了半邊。

——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儘量的發表好像不放心似地，他又叮嚀着。

——我以為爲除去罷課以外，沒有任何辦法。

楊振範簡單的說着，立刻又坐下去了。

在羣衆的沉默中，有零亂而低微的聲音。是幾個女代表，在開她們的小組會議，她們低低地說着話，你慫恿我，我慫恿你，站起來講兩句話，但誰都不答應。最後，作爲今天大會招待員的金月娥，自告奮勇地站了起來：

——諸位小朋友

——哈，哈，哈，哈，哈，

笑聲裏，夾雜着拍手的聲音。

原來她忘記是在開會，竟當平時在對小學生上課呢！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連嘴都合不攏來。一張鮮紅粉的脸，在強烈的陽光下幌動着，有如和煦的春風中，開得爛熟的杜鵑花。

——諸位老師。她還是忍不住笑着說：我覺得，我覺得，只要派幾個代表到教育局去……

話還沒有說完，各種揶揄的表示，就經四方八面傳到她低耳中，接着，一個打黑領帶的傢伙，猴子樣地站了起來，衆人一望，原來是蔣克勤。他做出一種英勇的姿態，眼睛裏，有火一樣的光輝。然後，他揮動着拳頭，用着他唱高音部時候的嗓子，那麼激烈地在說着：

——派代表？那有什麼屁用。我們不是已經派過無數次的代表嗎？然而我們的薪水呢，還是在旁人的手裏，我說：這一次不但要罷課，而且全體教員出去請願，到教育局，到縣政府，到教育廳，到省政府……那一天拿到薪水，就那一天恢復原狀來上課。

——非這樣不行。

——你不如如此的幹，恐怕永遠拿不到。

誰都表示同感，結果是毫無問題的通過。

——不過，問題又來了，主席周振學露出沉思的神色，急急巴巴地說：我們既決定罷課，又決定全體去請願，那麼什麼時候開始，在那裏集合呢？

又是提議，又是爭辯，又是表決。

雖然問題簡單得三乘三等於九一樣，但人總是固執着

自己的意見的：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旁人是百分之百之錯誤。所以，差不多又化費了半個鐘點，才得到一個結果：

日期——十一月四日起

地點——在公共體育場

——現在，我們好散會了嗎？

主席厭倦地說着，當他嘆了一口深長的氣之後。

地板上起了一陣騷動，羣衆就分散開來。帶着滿意的笑聲，你推我讓地，湧出了三陽鎮小學的大門。這時候，夕陽已落，天色已晚。祇看見黑茫茫的一片中，有一隻銀盤似地月亮，與人間無數的燈火，在鬥爭着光輝，燦爛。

III 上午八點鐘

秋天的街。

落了一夜的嚴霜，氣候竟轉寒了許多。街旁人家的屋脊上，都像洒了一層粉碎的鹽，染白了大半邊。被朝陽陽溶化着，幻成砌一大塊一大塊的濕斑，在這濕斑的上面，昇起了一陣乳白色的煙紋，與那些烟囪裏冒出來的炊煙，在早晨的空氣裏交流着。

深秋的曉風是淒厲的，吹得行道樹上的枝葉，與電桿上面的線，唸唸的響，好像是一羣討厭的蜜蜂，被人打得

在亂飛，奏出這種不成腔的音樂，在這龐大的行道樹的陰影下面。有兩個不滿十歲的孩子，身上背着書包，一步一步地在前進。

——小德，你看前面有人排隊來了。當中忽然有一個驚訝地吵了起來；並且，拿手指着前方，教他的同伴去望。

那個被叫做「小德」的，馬上抬起頭來。果然發覺有一大批的人，向着面前走來。於是，他們兩個人都停住不動，站在街的一旁，靜候着那隊伍經過。

這隊伍裏的人真多，比放風箏時用的線還長。只見前面的一截，排尾不知道站在那裏。有戴着呢帽的，有嘴上鬚子多長的，有穿旗袍塗胭脂的，有穿西裝打領帶的，有頭上是瓜皮小帽，身上罩了馬褂的，有的慢慢地走，有的一跳一跳地在跑。一聲不響老是低着頭的也有，還有的是在笑，在講話……好像學堂裏下課的時候。

前面排頭拿着大旗子：白竹布上寫了黑字。

站在後面的人手裏，也都有着紙旗子。紅的，綠的，黃的，白的，……也都寫着字，都是小字。風吹着這些旗子在飄，還呼刺呼刺地響。

周振學在內，站在隊伍的旁邊。他今天穿了一件青

的綢夾袍，胸前配了一條紅綢子。一飄一飄地，令人注意。他一會兒望望前面，一會兒又望望後面。那個胖得很厲害的身體，一直在動。臉上非常緊張，旁人覺得天氣有點冷，他却不斷地流着汗。

——這恐怕是他們的老師吧？安華。站在路旁邊的小德說。

安華沒有聽見，他一心在算着隊伍裏的人數：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十七個，十八個，十九個，

——許安華，許安華。

不知道誰在喊他的名字，聲音是那樣的熟稔。許安華向四周張望，祇是找不到喊他的人。忽然，像發現一個奇蹟似地，他在隊伍裏看見他們的級任金老師。兩個人歡天喜地的，飛一般地跑了去啦。

——金老師，到那裏去啊。

——有事體去。

金月娥望着他們，臉上笑開花啦。

——怎麼不帶我們去？小德問着。

——你們沒有事，爲什麼要去呢？快點回家，今天學校裏不上課。回去自己看看書，不許胡鬧，曉得了嗎？

又糾纏了一陣，兩個孩子才肯跑開。

——我們罷課，教孩子們都沒有讀書啦。夾着書包出來，又夾着書包回去。這樣子，真有點不好。金月娥怪難忍地，向了她旁邊的一個女教師說着。

那個女的不开口，回答是一個苦笑。

但有人在講話了，是走在後面的楊振範，他說：

——這種責任，我們不能負。誰叫他們不發薪水呢？這種悲慘的樣子，也可以給他們看看，好早一點把薪水發下來，免得孩子們在受罪。

——他們不過沒有書讀，我們將沒有飯吃了。

——讀書要緊？還是吃飯要緊？

——廢話！在人飯還沒得吃的時候，讀書又有什麼用，難道我們餓着肚子教書嗎？

蔣克勤幾乎是在喊一樣，他有點忿忿然了。

他們一面用心地爭辯着；一面不忘記繼續前進。

太陽已經走到街心裏來了，放射出強烈的光彩，照耀着這一百多張的飢餓的臉，張張臉上都流着汗，然而，他們還是繼續不斷地在行走，沒有一個人想到要休息。掙扎，奮鬥，要七個月的薪水，誰都那麼地想，一百多面旗子在揮動，一百多雙腿向前移，一百多顆心在跳躍，……：

沿街站了許多人，看着這一個頗長的行列。有的人還指手劃腳的，在說着一些什麼。

——是學校裏的老師啊！

——就是洋學堂裏的先生啊！

先是一兩個識字的人在說之後，傳播開來，誰都曉得了，大家驚奇地在喊着。喊聲大得一蹩糊塗，似一顆炸彈爆發開來。

——先生爲什麼跑到街上來呢？

沒有那一個知道。

正在教育局的門前

消磨了兩個鐘點的时间，又流了不少的臭汗。走完了——一條大街之後，又要走完了一條大街。現在，他們總算到了教育局的門前。

教育局的大門很雄壯，是半中半西的建築。圍牆上寫滿了標語口號，藍底子上白字，看上去很清楚。門額是士敏土製的，上面豎了一根旗桿，一面布質的國旗，在秋風裏微微地飄揚着，飄揚着。門邊，站了一個黑衣的警察！其實，與其說他是站着，不如說他是在倚着。他把後背緊靠着牆，左腋下夾了一根黑色的棍子，兩隻手都是在袖管裏，好像怕冷。他底眼睛很少望人，倒常望自己的腳：既

不是在立正，又不像是休息。

——代表們，請進去啊！

——怎麼不進去呢？代表們。

——代表，代表，……

停了下來，羣衆們都高呼起來了。聲音極高，和開會時呼口號差不多。

於是，進去了兩個人：周振學和嚴毅孫。

大家都靜了下來，一百多顆心也爲之一定。他們都朝着教育局的門裏望，等候着局長從裏面出來。有些人在討論着。怎樣提出我們的要求，如果答應，教他以什麼担保，萬一說是再要延長下去，又要作如何的對付，真時一是一所謂「議論紛紛」吵得一蹩糊塗。

可是，左等不見局長出來，右等也不見局長出來。

——什麼意思，究竟？

獨自似地，蔣克勤把眉毛縐着。

其實，何止他一個，那一個不縐起眉毛來。有的人還在忿怒，在嘆息，在低低的謾罵，罵着一些難聽的話，有兩位年紀比較輕一點的，還在準備着老實不客氣的衝進去。等待着，等待着，還是不見局長的影子，於是，又開始了：

——爲什麼還不出來？

——連代表也不出來了！

——再派代表，再派代表！……

——我們大家衝進去！

一聲高來又一聲低地，羣衆們的吶喊。

有人跑出來了：高高兒的個子，光頭髮，有點鬍子，身上穿的嗶嘰學生裝，外加大衣，皮鞋不亮，但是格獨格的響。

——諸位老師！剛走出來，他就放高着喉嚨喊：局長今天有事不在此地，由兄弟出來接見諸位。諸位有什麼請求，我總負傳達的責任

——不行，不行，我們要見局長

——一個人喊，許多人也喊了。

說話的人怪不好意思地，溜之大吉。

於是，許多人在喊：請代表再跑一趟。

這一次跑出來的是一個老頭兒：和尚頭，戴了副玳瑁框的眼睛，八字鬍鬚，倒有幾分莊嚴的模樣，藍袍子，黑馬褂，是新領的禮服，只是一雙雙梁的鞋子，有點不合時宜。他一走出來，就望大家注目。半響才咳嗽了一聲，像

一個法官似地說着：

——諸位爲什麼到這裏來，這麼許多的人，有話可以向我說，不必害怕。我可以爲你們告訴局長，我是本局的秘書。

——我們要見局長，不要見秘書。你可以進去，請局長出來。

楊振範英勇地說着，他的確是「不害怕。」

——什麼？顯然秘書先生是不高興，甚至有點兒忿怒了，他又咳嗽了一聲，然後繼續地說：局長的一切，都是我所代表的，局長就是秘書，秘書就是局長，曉得嗎？

——呸，呸，嘻嘻，呸！

——胡說，放屁！

——滾進去！滾進去！

吵啊，罵啊，訕笑啊，擲掙啊！

他們又派代表，派更多的代表。一次不行，再進去一次，一面羣衆在外回喊着，一聲緊接着一聲：「我們見不到局長，絕不回頭」，「再不出來，我們一起進去」，「出來，出來」，「……」喧囂之聲，吵得鎮天價響。

局長到底出來了，很嚴厲向着大衆：

——你們都是小學教師，都是爲人表率的。因爲政府

欠了你們幾個月薪水，就這樣地胡鬧起來，居然罷課請願，使全縣九千多小學生，陷於無書可讀的狀況。而且，破壞社會秩序，侮辱機關長官，這種行為究竟對不對，你們仔細想想。

說完，他把手插在西裝口袋裏。昂然地抬着頭，祇是擺來擺去。

——局長！有人講話了，是嚴毅孫，他說：我們總不能餓着肚子教書啊？

像猴子那麼敏捷地，局長跳了起來，他睜大着眼睛，裏面像冒着火，差不多和開機關槍一樣的，他又兇猛地罵了起來：

——誰要你們挨餓呢？環境強迫得如此啊！你們不知道今年本縣旱災嗎？教育經費的來源斷絕。我們差不多日夜在思量着，沒法救濟，然而想出來的，又沒有用，更好的辦法，又想不出，這，這真是……

——上半年沒有旱災，為什麼要欠薪呢？

——教育經費沒有，教育局裏怎麼能夠按月發給呢？不客氣的質問，顯然使局長難於回答了，想了一回，他終於高叫起來：

——你們再胡鬧，我要叫公安局開隊伍來了。

然而，羣衆也是有嘴巴的，叫起來更高更有力量。

——你欠我們的薪水，不把。我們跑了來要，是任意胡鬧嗎？我們飯都沒有得吃了，還能夠教書嗎？還要教公安局來嚇我們，看是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要薪水，要錢，沒有錢就不去。

羣衆在激昂的情緒下蜂擁上去。

局長拚命地向着裏面奔，奔，奔，教育局的四週透出陣陣雜亂的喧聲。

一九三五，三，二八，完于海門



期 待

季 平

大喜媽正在一張張地做着餃皮，睡在木桶裏的孩子——小喜忽然醒了，哇哇地哭着，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爲了怕吵醒了大喜爸——她底丈夫，她不得不暫時停了去哺孩子的乳。

大喜爸自小就跟着他爸爸做着這賣饅頭的生意，討了她婦，父母死了，生了兒子……直到現在他也沒改過行；每夜在僻街小巷裏，搖着小銅錢，穿來穿去的跑着，直到天亮才回去睡覺。天天這樣兒，年年這樣兒，這已成爲大喜爸底習慣了，不過，現在因爲身子壞了有時也早點回去。

大喜媽呢？做餃皮，餛飩，煮飯，帶孩子……事情倒也不怎樣重，可是近年來大喜爸生意不大好，又多了個孩

子，所以她底工作就繁重多啦！每天除了做以上的事情外，還給人家做針線，洗衣服……做着許多的事情，來弄錢維持生活……

小喜漸漸地睡去了，她輕輕地離開木桶，又去做着餃皮……

大喜爸雖只是個卅幾歲的，年紀青青的壯年人，想像中必是個體強力壯的小夥子了；可是事實却不然，他是個極其衰弱而有着癆病的人，枯瘦的身體，黃白色的臉上泛出許多青的斑點；縷紋一條一條地堆積在額上；兩個大眼珠，突出在眼眶上，怪難看而又怕人的。還不時地從喉間發出一咳……咳……」地一大串來，咳後就要吐出幾堆青黃色的濃痰……看去足像個四五十歲的老年人。

飛機已在空中嗡嗡地响着了，大喜媽根據她底經驗，知道在學堂裏的大喜快要回來了，於是就弄米去煮粥去了

……

二

大喜一脚跳進了門開頭的一句就是：

「媽！吃飯吧！」

接着又是：

「嗯！不把人買大字去，今天又發財了！」

這才把幾本小書放在滿積污跡的一張小方桌上。

「乖乖，不要吵醒了爸，爸爸沒睡好呢！」大喜媽坐在小灶旁，正補着一件單褂。聽到大喜要買本子，心裏就覺得難過，那有錢呢？大喜爸夜晚賣得的錢還不能維持一天的生活呀！

「不來！我要吃飯！」大喜跑到媽媽身邊來了。

「等會爸爸醒了就吃，乖乖好？」大喜媽小聲地說，很怕吵醒了沒睡好的丈夫。「我問你，乖乖，今天老師教了你些什麼？」媽媽一面逼着孩子，一面却一針一針不停地在補衣。

孩子底心總是幼稚的，向上的啊！聽了媽媽的話，小臉上頓時浮上笑容，馬上就坐在媽媽身邊的一張竹椅上。

「媽媽聽我講！」大喜很有勁地說：「老師教我們國

語，哈！真好玩！國語上的愛國和強華長大了都要去打日本人呢！我長大了也去！」說完兩隻小手就學着強華的姿勢，伸到了空中，搖了幾搖。跟着許多都湧現在他眼前了：小木辰欺侮愛國哪！中國人殺日本人哪！中國兵打敗了日本兵哪……

「……」媽媽不響地補着衣裳。

「還有常識……媽！不要補了！聽我講！」大喜默想了一會，見媽媽不作聲，仍舊低着頭補着，好像沒有聽自己的話，於是就搖了搖媽。

「乖乖！你講，媽媽在聽着呢！」

其實大喜媽那能聽下去這許多不疼不癢的話呢！不過爲了想使終夜忙碌的丈夫多睡一會，所以不得不勉強地來逼着孩子啊！

「老師講……」

「咳！咳！……咳！咳！……」聲音很嗆啞，一陣咳嗽之後，就是幾堆濃痰吐在陰濕的地上。

「聲音放小點，不要吵爸爸！」

「老師講：小朋友要衛生，住屋要清……大喜歌住了，看看地上爸爸吐出的濃痰，好像要找出什麼似的，」爸爸有肺病！媽媽！老師講吐痰帶有黃綠色……又……又濃，那

「十幾個錢也沒有？」大喜好像是老師，認真的問。

「爸爸拉車那有許多錢呢？」李行五也認真的答。

「我爸爸早給我了！嘻嘻！」大喜前面穿着西裝的瘦孩子，插了進來這麼一句。

「裝佯的！你倆連十幾個錢都沒有呀！嘻嘻！」

他實在不明白大喜爲什麼連十幾個錢都沒有，自己每天零用至少也都有一二百錢啦！大喜爲什麼不穿西裝呢？皮鞋呢？大喜爸爸也不是做着局長嗎？爲什麼呢？不明白：大喜裝佯，實在可惡……

「一，二，三」級長在喊起立了。

大喜他們都嚇了一跳，瘦孩子仍舊在想：爲什麼呢？

裝佯的……

「你們的本子錢都帶來了吧？」

「帶來了！」瘦孩子不想，抬起頭第一個說。

接着就噤了一陣：

「沒帶來！」

「帶來了！」

「我們沒有錢呢！」

「爸爸說明天給！」

「老師呀！我們的早已給過了！」

「……………」

「……………」

於是老師下了個結論：

「不要吵了！聽我說：給過了的就不講，今天帶來了的也不講；哼！……沒帶來的要打手心！」

孩子們沉靜下來了，各人懷着一顆不同的心，都靜待着老師處分，瘦孩子特別驕傲，不時地回轉來他黃色的臉向着大喜裝鬼臉。

老師喊過了個個孩子的名字，有的是被獎勵：「誠實的小朋友！」有的是「拍」「拍」地推了手心，穿西裝的瘦孩當然是被說是好孩子囉，同時行五却推了打。時間是這樣的溜走了，大喜的心中有說不出的驚慌與恐懼；想哭，却又不敢，只有呆呆地等着。

「王大喜！」

老師叫着他的名字。

大喜如夢方醒，慌張地走到老師的面前。

「錢帶來了罷？」

「沒有！」

「爲什麼不帶來？」

「爸爸說：說明天給……」

「明天真給？」

「不知道！」

「窮鬼的孩子來念什麼？本子都買不起！」老師咕噥

着。「唉！現在的教育就是這樣啊！」

「……………」

「明天不帶來就開除你！」

老師說完了，就拿過了大喜的手掌，「拍」「拍」地打了十幾下。

大喜推了打，受了委屈，伏在位上哭了。

四

天是完全黑了。

大喜臉上全是條條的灰痕，油滑滑地；兩手不停地在揉着他已揉紅了的小眼睛。站在他爸旁邊，嘴裏嚶叭着。

大喜爸在收拾着油哪，蒜花哪；等類的東西，眉毛擠在一堆，心中好像有無限的愁悶，昏黃的燈光射在他那死白的臉上，更顯出一種怪難看的顏色來。

「那時回來就吵到這時候，還要吵！唉！…………」

「人家推了打……」大喜傷心似地哭了。

「又是那個打了你啦？……哭呀！……我知道你在想作

捱。」

聲音是那樣地啞小啊！

「人家都給了…………」大喜仍是哭。

「行五兒可給了？」

「沒……有…………」

「他怎麼不給啊！」

大喜爸邊說邊拖着疲乏的脚步，又走去劈柴。

「不啊！我要來！」大喜猛然叫了一聲。

「你要！要命啊！學費，操衣費，買書…………用去了！一大堆錢也不見你掙一個銅錢回來…………」大喜爸想到了兩三年來用去自己在夜晚好容易用心血換來的錢，心中實在有點悲疼。「錢不是容易弄來的呀！要錢明天就不要去了吧！」

「非要來，不給老師要開除！」大喜哭着說：「那天……天就講：講給：到現在……還……還不給…………」

「是呀！那天就說給，給到現在都沒給……爲什麼要逗孩子哭呢？」大喜爸在想：「哭壞身子也不是玩的呀！……」

「爸爸今晚出去多賣點錢回來，明天一定給，你去睡去…………咳……咳……」

「你扯謊……我不……我非不……」

「爸爸就出去！你不要哭。」大喜爸說着就挑起擔子預備走出去。

大喜偏不受哄，索性跳起來哭了！

大喜爸滿想把孩子哄不哭，那知越哄却越是哭得兇些。於是大喜爸放下了飯擔，拿起一塊木柴，對着大喜，來用第二步嚇詐的手段了。

「你再哭不哭？哭不哭……」

大喜見爸爸要來打了，嚇得轉身就向他媽那邊跑，剛一轉身便給地上的濃痰滑倒了。

「哎喲！……」

正在床鋪小喜乳的媽媽聽了這聲尖銳的叫，可嚇倒了，以前急于想把小喜弄睡，好做別的活計，所以一直沒插嘴，現在心裏又是氣又是疼真不知怎樣才好。

「你也是的，要打麼？」媽媽嘴裏終於進出了幾句：「孩子書念好了，不都有福享。」

大喜爸見孩子跌倒了，心裏真不知難過到什麼樣子了，趕快扶了起來，看看沒跌壞，這心裏的一塊石頭才算放下了下去，自己深深地埋怨自己「不該這樣子，真的要跌壞了那裏是怎辦啊！」

媽媽也下了床。

「孩子本子錢總要給啊！沒有也沒辦法啊，你早點出去看可能多賣一點，不然只有明天少吃一頓粥。」媽媽一面撫摸着孩子，一面說：「現在我們受苦只要將來甜就是了。朱家大少爺不是念書做了官，胡大爺的小狗兒不是念書後才在學校裏掙錢嗎？我們大喜……」

「好，我早點出去！咳咳……」

媽媽把大喜比作朱大少爺，爸爸到很歡喜。但是他不知道他要累到什麼程度才能把大喜培植到朱大少爺那樣呢！

爸爸興奮地走出了門。

五

深夜的陰影，已隨着大喜爸的小銅鑼聲，展佈到全人間街上行人已絕了跡，黑角落裏也很少有野犬的吠聲了。門，家家都鐵緊的閉着，頑皮的孩子也不見在那裏探頭了；同樣受着生活鞭打的車夫們，每個寂小的地頭，都可以看到他們期待乘客的殷切啊！

大喜爸底小銅鑼，已振盪過了不少僻街小巷沉靜的空氣了，可是反響總是那樣的少啊！

大喜爸爸在已往生意甚多的一个空場上，用勁地搖了幾下小銅鑼，反响亦是那樣的少啊！死死緊閉着的大門，沒一家開過，他的身體是如何地疲倦啊，差不多是一刻也不能支持了。

「啊！來了！」他不時的自語。

這時的一切他都很模糊了。他聽到無數人的叫喚，但當他應聲抬起頭靜了靜的時候，那許多混亂的聲音又悠然地消滅了。

他却實有點奇怪起來，以前每晚在此地不都要賣幾串錢嗎？現在爲什麼一個人都沒有來呼喚了呢？

「啊！屋裏的人，或許都沒有聽到响聲吧？一定的！」

大喜爸爸好像發現了秘密，打起了精神，又從新在這空場四週每家的門前，死勁地搖了幾搖小銅鑼，鑼聲隨着振盪了空氣——漸漸地消滅了。新的失望跟着就在他的眼前

展佈了。

「窮鬼！真的都變窮了嗎？大喜爸爸實在有點氣，他覺得不相信這空場四週的人們也變會窮了的。」

「唉！人越窮越會有來開玩笑……」

他頭覺得是十分地沉重，伏在饑餓擔上；身體也是異常地軟弱，實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回去吧！只賣了幾十個錢：明天的生活，大喜的本子……只有幾十個鈔啊！

「是呀！大喜將來會做官啊……」

大喜爸爸不住生活地底重壓，認不住光明憧憬底引誘

……終於咬緊牙關，鼓起了勇氣，又去和黑夜奮鬥了。

「叮噓叮噓！叮噓叮噓叮噓！……」

另外條小巷沉寂的空氣，又被大喜爸爸軟弱的小銅鑼聲

驚破啦……

一九三五，二，十。

紙

周白鴻

當寫起「紙」字這個字的時候，我如掀起一塊粗劣的紙片，瘦瘦的看到它的下面，彷彿有一面三期肺病患者死了多久的縮縮可怕的臉；那是一個婦人，有稀疏的頭髮，歪了的乾癟的鼻子，咧着白白的牙齒……

自然，過一會，我便覺得自己是過分的傻氣，紙的本身並沒有給我什麼威嚇，一種神經過敏的感覺讓筆尖刺醒了，仍讓它想，想到紙及其它……

冬天，古典型的木格門，裱上白白的紙，外面的光線透過來是灰白色的；一盆紅紅的炭火，煙紅了人的臉頰。當風打在紙格上的時候，有微細的聲音，像雪在飄飄的下着，但，外面是好天，是冬天那樣嚴肅的晴天。

紙窗，半透明的，隔絕了冬，屋子裏是溫暖的，煙捲兒的堆灰和炭灰也分不清了。

突然一聲鈸鈴敲擊連綿的喧鬧起來；突然會使人驚吓的，這都讓解事的老婆子說明白了……

「二十八呀，趙家祭祖宗……」

祭祖宗爲啥要敲鈸呢？膩得追問，彷彿這時紙格門敞開，看見那紙箔灰在旋風裏捲過牆來，悠慢的落下，像雪

片那樣輕。

趙家的那老婆子當在呢喃自語那些不可追憶的亡靈了。雖是如此一撮的紙灰，在他那誠虔的心中認爲是準可送達在那些不可知的亡魂之手，她得了慰安了。

理性是參透了一切複雜的障，它有時靜得如古井的水，有時它分析極細微的因素，但，它刺不破迷信者的心；厚厚的日歷一天天的揭過，毫不吝惜那小片的紙，那一片片的紙會暗刻人們一天天的生活的，然而人們并不注意那揭棄過的一片片……

當季候流轉到春天，紙格窗已沒有多大的用，自然堂屋裏也讓它佈着春的氣息，那方格格的白色半透明的紙，黃了，會綴滿不頂薄的一層灰。

偶然，不算是偶然的，在天空可以數到好幾隻輕俏的紙鳶了；紅色的像淫娃胸前的兜肚，在風裏扭動；另外，還有些花色的，灰白的；紙都飄在天空了，那是表示一個季候的動態。

誰還吝惜一些紙片呢？是春天，郵筒的食量增大了；許多希冀，許多眼淚，紙會給壓在心門上，或會作着翩翩蝴蝶舞……

趙老婆子又在忙紙課箔錠，咕嚕着阿彌陀佛，心裏在盤算着清明的事。

春天夏天秋天太陽，月亮，星星……科學家們一些紙片的紀載；另外，是有些有權威的現坐符咒之私紙……



選 詩

一束束在鐵壺裏
黯澹了青春的容顏。

沉靜中苦淚滴下心去。

看一匹青蛾投入燈罩自戕了。

拉牽人的行列 沈聖時

“Yo——heute——ho……”

“Yo——heute——ho……”

凝着生之寂寞，
澄黃的燈光裏，

酒後，哀傷的詩思在一起一落。

鐘擺滴破凝鍊的靜。

映畫於死白的粉壁上。

老祖母打盹的側影，

密密抽流着。妹子的針線。

一串心的希望，

第二天將是浪平的太陽天。

世紀的主宰

桂平時

負着疲累後一息寂寞的苦味，

青春底心是耐不住淡色的日子的。

嘲笑地用幻想在生命上刻下了一條紅線，

世紀的噩夢却遺下了冷酷的視膜！

怨恨地想在荒野中燃一把野火，

我的耳朵却聽見了鬼羣的怨歌！

一陣沙漠的風掠過了創痛的心，

衰頹的虫咬老了一個年青的人。

秋之寂寞

桂平時

(一) 算命的盲者

幽冷靜寂寞的狹巷裏：

那踏着沉悒的步子的

算命的盲者走過了！

（低微的，顫動的三弦聲裏，
那裏有貧淡之淚呀！）

（二） 少女的心

追求着破滅了的甜夢的影子，

（黃葉是帶來了憂鬱的殘痕啦！）

爲甚麼老不去珍惜着青春的年華？

上帝知道：

（少女的心是染着歌斯迭里的顏色的

！）

（三） 饑寒的人

去咒咀着命運的寂苦嗎？

秋天是夾着黃沙的風來了！

雖然是難堪的拖着寒冷的身子，

（有誰會說出一句憐憫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餓了的肚皮呵！

一九三四，十，十三。

逃荒者

孤 西

孩子馱在背上，藍布裹着頭，

抬不起來的頸子刻畫出爲人底哀愁！

寥廓的大野漫搖着如雪的蘆花，

大陽落下西崗，他們沒有駐足的家！

x x x x

在荒落的道上，他們走向天涯；

儘苦苦箍緊着心，不說一句話。

茫然看寒木蕭蕭，嚙幾口西風，

不忍的是兒女哀號飢冷的慘痛！

x x x x

他們每一個給災荒從故居鞭跑，

跋涉關山，飄泊上生疏的夕陽古道！

不曾想這日子只是拿生命在打賭，

下一刻的死活，又那一個敢貪圖？

別 緒

徐心芹

「天涯何處不相逢！」

我向來總因此而極愛着朋友！

我甯肯少顧些目前的如何親切，

我只打算着年淡的悠久！

對於數年情誼若即若離的友人，

這其間確有看不見的真摯純厚！

用不着常向他們說些「愛莫能助」，

只消自己檢點是否把友情參透！

現在的別緒悠悠！

並不專爲幾個友人擔憂！

這是整個社會遍佈置着的愁人機構！

我的這般友人們不能不茹苦含辛奔走

。現在，終於他們熬不下去了！

或者，社會機構已不容許他們再彌留

？

停刊！自動的不再動筆，開口！

嫉者自然報他們一個笑話，

而熱情者又免不了要替他們大喊奇冤

！

在我，還是覺得意中，常見！

只是同情的惋惜，普遍的悲嘆，到很

難堪！



潮水

劉夢浮

東方的魚肚色漸漸顯進了一些醉人的暈紅，一層薄薄的灰白的雲塊隱隱蒙蔽着那泛紅的天際。

今天朝霧很濃重，把這條東海支出的新洋港，完全遮圍入濛濛的淒迷中了。就連靠這港北的一座海濱橋，也看
在烟霧模糊裏，這正是一個九月初旬的大汛的漲潮天。

從新洋港向東行駛六十多里水程，便出口到東海了。這時正從那里流來陣陣激急的潮水，洋面上被海風和海潮洶湧波動得像煮沸一般，飛濺起無數的泡沫和浪花，直噴出水面有一尺多高，潮頭湧動起伏着，常捲成一個個龐大的漩渦，前催後不斷地流動。「呼……」有這樣潮水濺激的聲音像深夜山巖中的巨風穿過森林那樣，沖破了這清晨的岑寂。

包在烟霧裏的洋面上，沒有往日的海貨船和天津航來

的商船以及關上的汽艇。只有十幾隻小魚船聯泊在海岸邊，風浪陣陣捲過，這些朽舊的漁船立刻互相撞動而擺盪起來，突然在一陣較大的浪吹盪過之後，靠西面的一隻漁船上發出「咯噠！」的一聲，像什麼繩索斷裂似的，隨後又
像有這麼一件沉重的東西掉下水去一般。於是這些漁船上的人，全詫異地站到他們船頭的船板上去了。

大家睜着驚異的眼。

「媽媽，大槳落下洋了……」

西面那隻安家漁船上一個十二歲四保，她把小手指向梢後的洋心裏淌着的一件黑色的木槳，着急地喊。接着那一個半老的漁婦安大娘，便順着女兒指着的方向，把昏的眼光投視前去。

「夠不着撈啦，怎麼好呢？」

「快把繩解下來，把船放下去……」隔船的老漁夫李三說。

「不要……。等不急船，讓我下去撈，這是少不掉的——件吃飯家伙！」

洋面上又有一聲像什麼沉重的物體掉下水去一樣的聲音，水面上暫時飛濺起一陣洶湧的浪花。

「不能下去……呵；二保：正漲潮水，水太溜……」
安大娘急了。臉由灰黑而透紅了，眼睛幾乎迸出火。

「當心……」一堆同夥的漁人們發出的話。

少年而果敢的二保，頭也不回，他運着敏捷的身手，泗着水順溜朝西泗下去，緊緊跟着那隻被波浪捲下去的木槳。追：向前追激流把他像箭般地向 downstream 輸送。

二

洋風捲着一片白茫茫的波浪，不斷地向前湧動。先前那隻木槳和泗在水面的一個少年漁人，現在已淌下去很遠了。洋上看不清什麼。

煙霧迷濛中，好像有兩個黑星子，浮在遙遠的水面上動盪……

「呼呼……」潮水冲刷着回浪。洋上風一陣括緊一陣，那十幾隻漁船，被風浪顛簸得東歇西側，站在艙板上

的漁人們有的跑下艙去，有的坐在艙板上，只有安大娘挨身倚在蘆蓆的艙篷旁，任洋風吹着她灰色散亂的髮，任波浪顛動她的身，她總把昏朦的眼睛凝注在遙遠的水面上浮動的那兩個黑星子。

總有一刻兒了。

在遙遠的水面上浮動的兩個黑星子，完全消失了。安大娘心裏感到一種恐怖，一件喪胆的暗示飛越過來，週身血液沸起……心別別的跳躍……

她再不能安靜地站下去，於是向隔船的李三爹說話：

「三爹，我家二保下去遠了，洋上流太大，我怕他水量小……吃不住……想請三爹幫忙，把船放下去望望看？」

「唔……」李三爹皺一皺眉。「是呵……今天流頭多急，少年孩子總是不肯聽人的話，硬性幹……。你也不要煩，我就趕下去……」

「難為三爹啦！」安大娘眼眶熱起來。

一陣鏗鏘聲，很不在意地。洋上有一個老漁夫站在一隻船梢上握着舵柄，船頭上有兩個年壯的夥計划着槳，劃水面上如飛地划向下流去。

安大娘目送着李三爹的船划下去，心裏安靜了一。在。過後又開始昏暈了。

「一個黑胖胖而且要腐的屍身，停輪在海洋岸的一塊沙灘上，旁邊有個年青的女人挽着個五歲的女孩，前面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圍着屍身，掩面傷情的哭泣。……」七年前的秋天她丈夫安五淹死在北洋關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印象，在她思想中陡然掠過，她血液又沸動了，心跳躍……像一架失了常度的機輪，狂亂地暴激的跳躍……牙齒都發戰了，她浸身在恐怖的驚懼中。

四保癡癡地看着她媽的臉部，眼前像有無邊的黑暗閃壓着她地底小心。

「呼呼……」潮水和風浪更厲地咆哮。

安大娘的血潮洶湧地掀起懼怕的浪頭，她身子有些搖動了。眼角裏有一片繚亂的火花狂跳……

足足有兩個時辰過去了。

洋面上仍和先前一般，一片白茫茫的煙霧迷離。

「大娘，三爹船去還沒有回頭嗎？這出了什麼頑意見？」鄰船的一個老漁婦施姨婆關心地問。

一把亂針，鋒銳地刺戳着她地底心。

「把人愁死啦！爲來爲去爲的一把倒霉的槳……」

「這些孩子，沒有曉得水上的利害咧，今兒這個溜……」施姨婆咽了一口吐沫下去，話也咽下了。

安大娘再也禁止不住她眼眶裏焦急的淚了。一串串透明地流下。

「不用煩……總不會出什麼岔枝兒的，我叫我家大的把船放下去迎迎他們。」

「煩你老了，施姨婆！」

洋面上風浪稍稍平靜了，有兩三隻小漁船，爲了安家的事，一齊很快地划着槳，駛向下溜。內中有一隻船是施大爺的。

三

潮水好像疲憊而停止湧動了，洋面上還盪漾着縷縷餘波，東半邊的灰雲塊漸次消散，由朝霞裏射出一片金黃的陽光，漏映在煙霧剛散的水波上，幻出萬千種動人的顏色。好美麗的洋邊的朝晨呵……

從西頭水面上有幾隻漁船划過來，前面一隻船上有個少年人獨自立在船頭上划着槳的。這里安大娘快活得要發狂了。她用昏朦的眼睛向前認辨過了，她曉得那划辨的少年漁人就是她心中牽掛着的兒子二保，含有淚漬而焦灼的臉上，立刻展開一些笑容了。

「四保，看呵！二保哥把槳撈來啦！我們今天又要划

出口去弄魚了，謝謝菩薩！」

四保睜着黑大的眼睛看看將要划來的幾隻船，跳躍地喊了。

「二哥！二哥呵……」

那些船上沒有回應，但安大孃母女絕不認着失望的，他們是以爲距離遠或者是頂風而沒有聽到。

幾聲鏽鍊索索地拋下後，那些船家靠着安家船停泊下來。

安大孃仔細地望着那先前划漿的少年，眼睛動也不能動，像做夢一樣。她真失望了，那少年漁人是施姨婆家的施大爺，如今證實在她眼底。心一悸，血液又沸起了，她焦急戰慄地瞧着那些漁人。恢復了原有的驚惶和恐怖。

「我家二保呢？漿呢？」

半响迸出這一句。

去的幾個漁人都瞪目苦着臉，李三爹的表情格外難看了；顯然帶來了不好的消息。

「我先前划下去有十幾里多，在新塘河又口，看見一隻小關駁船。我問他們可曾看見一個人在洋裏追漿下來沒有？他們回答我人是沒有看見，一把舊漿是剛才給他們撈起了，隨時他把漿還給我，我又在靠近一帶洋面找，始終

看不見二保的影子，後來施大爺他們船都來了，我們着急地在水上兜撈，恐怕他悶在那里，但終歸沒有點形迹，現在我們叫了一個新塘河的渡船，只有下滾鈞牽了，人恐怕都確在那里。他識水性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你不要焦……」

李三爹講着，心裏有些顫動。

安大孃牙齒又戰鬥起來，同時那個怕人的黑胖胖的屍體又飛越過她的腦膜，她多難堪呵！全身的肌肉吃吃地跳，她頓足狂哭道：

「呵……乖乖！你這條小命又要送在水裏了！天哪……我怎麼過……？」

「不要瞎說，二保這孩子水量很不錯，不會有什麼禍事出……」施姨婆跨過船來，拉着她。李三爹和施大爺也站到安家艙板上去了。

四保倚在艙門上抽咽着。

新塘河的一隻渡船划上來了，那個老水手向李三爹打話：「人已經在新塘河又口前面起水了，但是氣已經斷啦……現在把屍首擱在洋灘上呢，等你們去收……」

這個消息把全部的漁人們眼淚都催落了。

「安大孃這下怎麼過呢？」大家總有那樣感覺。

「天老呵，我們窮人爲吃飯是該拿性命去換的嗎？那

一年秋天裏，我家死鬼，在北洋開爲滾一條大魚，落在水裏淹死了，今天，我靠着的……這塊肉……我的二保乖……他也跟他老子一路上走了……菩薩……我怎麼過呢？我怎麼過呢……？」

激心的一陣，安大孃從昏暈後，她在艙上板跳着哭號，臉色變青了，像是個瘋狂的野獸。眼睛的淚已經乾涸。

「安靜些，沒法呵……沒法呵……大孃」大家勸慰着。

「死的已經死了，傷心又有什麼用處呢？」

「大孃！他們在水上吃飯的人，遲早終有這一天的呵！」李三爹老淚湧動。

「一死百了，我們除去死的還要顧活的呵！你還有個女兒。」

施姨婆把四保拉到安大孃面前。她抱着女兒放聲痛哭

了。

洋面上給一種從未有過的淒楚深包着。日光也像暗澹不亮了。

四

陽光終於暗澹的映在洋水上了。

離洋岸不遠的新洋鎮上，農市的嘈雜喧鬧已經傳播到這里。

停泊在洋邊上的十幾隻小漁船現在已經開到東海口去捉魚了，在那些漁船中間，有一隻反常地划向西面的新塘河去。那船頭上換了一個老漁人在划着槳。慢慢地前駛。船艙裏有一陣傷情絕望的哭聲，隨風漂散到洋面上。幽咽地，像失掉生命的哀號。

這哀號將永恆地伴着洋面的浪聲，不斷地浮漾。

一九三四，新冬，於新洋港旅次。

小 河 畔

沈聖時

一

在每天三四毛錢之代價下，把那些漢子全處置到這裏來了。

他們把自己生命忘記，爲一個小數目賣力；在太陽緊逼的熱天時，不顧惜赤日晒痛頭，冷天時把麻木的手腳在工作的努力上使之發熱，成天像牛馬那麼地給人使用，一到晚上就疲倦地忘記自己的身體了。

他們絕少時分把心思浪費在去想自己過下來的什麼生活，平日也缺少感傷的氣質。

在愚蠢的生活日子中，環境養成他們一個很蠢的頭腦，把有錢人看做神，爲有錢人賣力送命並不算一回事。

過多的奢望，沒有生長在那些人頭腦裏。

自幼就生長在貧窮的鄉村裏，沒機會受一點教育，才會走步，就跟一夥兒孩子在村里做拾狗糞一類事，年齡在

天然的教養中長大之後！又因爲種田沒出息，就在方便中給一些伙伴介紹到工程處做小工了。

在毫無變換的生活中，使他成一個愚蠢的頭腦啦！供世界中另一部分有錢的所謂上等入出小數目運用他們了。

清早。

工程處打過銅鑼，在一條彎彎的小河畔數十來間臨時架起的木板屋棚裏，二百多個蠢頭蠢腦的短衣漢子全跑了出來。

各自拴腰帶子；把粗黑的手揉着黏有眼痣的眼珠子；也有一二個因爲給鑼聲打斷了一個有趣兒的好夢，那麼埋怨地自言自語着。

一個個再拐到方場四角去，一扯褲襠灑尿，也有幾個蹲到河邊去，把褲子解脫到膝頭上，露出一個污黑的屁股大便了。

瞧瞧小河的水，浮着一些木花兒，望青天裏有幾片紅

色的朝霞，像詛咒那個日子似的，隨便打了一陣兒野話，然而想到今天應該做的事，還跟昨天一樣兒，扛鋼條，滾水泥筒子，拖木料，打柱樁，運砌磚石……

工頭發了腰牌，大家圍坐地上，各自在一個洋鐵罐裏取出冷飯來吃，飯上放三條乾菜，幾根鹹蘿蔔，也有奢一點的，飯之外再加二塊大餅。

紅淡的陽光，開始照到地面上，河的左邊幾枝落過葉的樹上，幾間屋面上，以及遠處一片墓地上，披上一層淡紅的陽光了。

是秋天，氣象十分蕭條的。

他們一天的工作，在這時候開始啦！

建築物在這河畔，百多工人全就爬在地下很深的地方打木樁，另一批工人，去拖運木料水泥。

嗶嗶……嗶嗶……嗶嗶……

哩嗶……哩嗶……哩嗶……

啐啐……啐啐……啐啐……

用力，用力，用力，

嗶嗶嗶嗶……啐啐。

……啐啐，……

工作一開始，他們頭顱一齊朝向天，用力喊，一起起

各自把粗大的木樁打下地裏；大樁槌，鉄索子，麻纜繩，時有機會擦破他們老膩的大手掌，一個新工人，青年的阿羅，更缺少一點工作的經驗，把一個右手心擦破啦！

血流在鐵索子上，木柱上，到泥裏，他自己沒知道，還是向着天喊「嗶嗶」的調兒。

年老一點的松二就看到那個，聽到那個漢子破在虎口地方，明日那處出血是不宜的，就把粗短的聲音叫了出來：

——阿羅，你手上有血哪！看啦！

——媽的，鬼索子，破咱手啦！

阿羅停下手，一股猛勁撕下青布褲管上一條汚布，就用力兒纏到手上，再繼續工作了。

——咱不是聽見你流血，要流血死啦！那麼今晚該請我喝白干。

——這真應該，別一個年青的南生也附應。

——咱破了手也得請白干嗎？他笑，瞧自己綁着布的手。

——松二不看見，今天你會死啦！跟南生在一起的阿木也插嘴。

——媽的，咱一死，你想吃老子的肉嗎？

——哼，你個種，狗也不要吃。

——你死下去，閻王也不收。

——那麼就不要你給酒，讓老子代表松二，你請明同

河東小宅過夜，好嗎？

——南生又想過去小宅給與的好處了。

——你的狗婆也讓明來代表你，阿木有點見不服氣。

——老子只要白干，松二說。

——南生這鬼最壞。

——你狗婆賣×，南生把那話報服阿木，

——老子老婆規規矩矩，你狗婆在河東才掛鹹肉啦！

——×你媽。

——操你媽。

打樁的呼喊聲中蕩了一片惡罵。

這夥人，在他們生活上全不缺少賭罵的技巧，他們在賭咒上得勝利，這是屬於光榮的，譬如他們為幾枚銅元也不吝嗇把生命去賭咒；或是在方便上做點小小的偷竊，為一點很少的數目也冒險生命，把錢耗費賭場裏，或是河東土娼館的大屁股姑娘身上，給有錢的體面人罵他們豬狗，卻不為那個計較。

噯唷，……

南生一夥里，一根柱子打不下去，於是又罵啦！

——操他媽的，泥下有了鬼嗎？

——亂話，該把泥塞嘴。

——講那些骯髒的臭女人，打樁還成啦？

——松二在迷信上補充阿羅的話。

——那麼阿羅破手，也有邪念啦！

——是啦！

——媽的，大家用力兒吧！

——柱樁一下去，南生為自己誇張。

——老子在村裏能舉兩百來斤的石擔啦！

——這也算力嗎？老子跟村上那個壞蛋土生打架，咱

只一脚，就踢死他們一條大水牛，你聽吧！這才是力。

——那些全算得嗎？老子一條胳膊也好死你們兩個小

鬼啦！

——好啦！那個胡說就先死，南生又慣常地賭了咒。

——不，那個謊，他老婆在河東賣×啦！

——松二笑。

——那麼過一時大家試驗好啦！松二出來說，但是南

生有點恨到那句話。

——那麼老子先打死你這老鬼子，他表示不弱。

——哼，老子也有點兒怕你，也不要做人啦！

——好，好啦！

大家鬧着。

太陽在他們不留意中爬向西天去了。

挨黑時候散了工。

一夥兒工人，攜着汗濕的衣衫，散亂亂的不成行列的拐上黃昏街頭了，臉上飛濺着污泥水，把一天精力在四毛錢上結了束；知道講究一點的，跳在河裏洗浴。

背着金黃的夕陽的阿羅，松二，阿木，南生幾個，向河東走去。

二

今天南生的心有些不安定哪！

那麼一個強健結實的漢子，鬼祟似的，變成很儒怯了。

工頭點名，他的答應中帶着失常的聲音。領取腰牌時也低下了頭，會感覺一種害怕。

事實是那麼一件事實。

那個漢子發了狠心，大胆兒地幹了一下子，一避工頭的目光，偷走了幾條鋼條，那東西好值錢！在一個收舊貨

鋪子裏賣了幾元兒，於是一夜憑這一點兒幸氣到河東小宅處過了夜，當時他還沒顧到那個犯罪的勁兒不該幹，他把勇氣完全在小寶身上着想，小宅的一對奶，一個的圓臉兒，肥大的臀，柔膩的肉……全是使南生去冒險犯罪的動力啦！

天一亮，南生就慌慌拐回工程處，時光已到打鐘時間啦！瞧一眼紅紅的朝陽，他恐懼起昨夜的糊塗了，像自己已經判定了今天的罪名似的，那麼想着，如果被工頭察了出來，又不免拉出屁股吃板子啦！

還幸，一時事情沒弄糟。工程處查察鋼條有缺少是發覺的，但沒查到犯這罪的是南生，南生因為人結實，健強，有力，像牛，做事不偷懶，在這些好處上，工程處沒理由把這嫌疑放到他身上去。

南生很樂，三天後把那件事完全忘掉，照常努力于工作，聽鐘起身，跟一起的漢子又講到小寶的好處，成天兒還是賭咒着生活，把精力為四毛錢努力。

第四天，工程處從別個漢子口中得知偷竊鋼條的是南生，當天一散工，小工頭把他叫了去。

——鋼條不是你偷的？不許說？

——大爺，那全是冤枉，如果我偷鋼條，那是黃狗偷

出的！又是分量沉重的賭咒，他以為只有賭咒或可解救哩！

1 熬着眼珠子瞧住小工頭的黑臉光頭。

——賭咒，這里無用處，鋼條不是你偷是那個啦？

——咱也不知道的，咱南生沒偷東西，阿木，松二，他們全跟我老是一起，還有阿羅，全可以問他們！

——不用問誰！偷這東西的是你！

.....

南生沉下眼珠兒不敢再做聲，耳邊飛過一句話：

——這次偷鋼條，需除你的名。

于是把南生急慌啦！想着自己的家和老娘了，便跪到

地上，眼珠子紅紅的出水啦！

一次二次三次地叩頭。

——大爺，饒過小的。這一次吧！以後再偷一定除名

.....

——大爺，打了板子吧！勿要除名吧！大爺，咱的老

娘要餓死啦！南生哀求着，近乎一個孩子似的自己伏到地

上，自己把褲子解脫到大腿上，拉出一個結實污黑的屁股

來。

——就饒你這一次吧！

工頭喚工程處的傭工把扁擔子打了他二十五板子。

然後自己爬起來，揉着眼珠子，默着嘴巴拐了出去。

三

一瞬眼，秋天又拐過去了。

一個早晨，天很冷，建築處的小河裏也結了冰啦！

照例聽工程處打過銅鑼，這些工人全起身拐出小板屋

，天冷，各自縮住頭，擋着撲面的風，把青布帶子用力兒

拴腰，各自吐熱氣呵手，穿草鞋的，青背上蓋上一層破絮

兒。

兒。

今天工程處派松二，南生，阿木還有阿羅跟其他數十

人，把磚石塊堆砌沿河的石岸。

他們在西風裏一邊工作一邊講。

——天太冷，散工後燙酒去吧！

——南生也有份去嗎？

——去啦！老子酒量那個比得上？

——咱大不興，一上年紀，量壞啦！松二呵着手心發

牢騷。

——喝多少哪？

「唔，只一斤不許再多。」

「松二老哥，不是賣老啦？」

「不，是不能多喝啦！賣老像咱那麼苦骨格還要賣老嗎？如果可以賣老，咱近來做一個年青人的工嗎？」

「一斤也沒算小量兒啦！咱這些還沒分兒，另一個

年青漢子說。

「年青不該多飲啦！」

又有人說到南生身上了。

「南生這壞蛋不許加入。」

「什麼啦？你太年青才不許去。」

「你自己想吧！打板子，也是吃過酒啦！」

「哈哈！有幾個全笑了。」

「小鬼，你再敢說，咱把泥塞爛你嘴巴！」

南生真要追過去，阿木把他拉住解勸開。

「沒有那個說你啦！晚上喝酒一同去。」

許多的力和汗，數十隻大手，把石岸的一段堆起來啦

于是大家站到河灘的木板架上，預備再堆砌第二段。

結束了一回爭，沉下臉兒大家唱工作的歌了。

新堆築的岸上面，另外幾個工人在推滾一筒筒的水泥

過去。

然而那岸的抗力還沒堅實，突然。——

一個巨聲兒，岸的一段崩下來啦！帶着泥磚石塊一同地。

南生眼珠子前一陣黑，翻了個交，人就「噢咚」地掉

下去啦！落在冰下層。

大家叫，把耙子打撈。

待撈上岸，一張紫臉兒，沒有氣兒啦！

時候正是挨黑的散工時分了。

同夥兒的工人，尤其是一起的阿羅，松二，阿木幾個

，全呆住眼珠子瞧一個伙伴紫色的臉，大家默沉着。

——剛才他還是跳着兩條腿做工的嘍！

一些學生也二二三三地來瞻觀那個落水的死屍了。

建築屋的主人，化了三十個大洋，把這一條下賤人的性命在沒什麼異議的環境下安置過去，再工程處開除了兩個滾水泥筒的工人。

一個南生就完了。

停過一天，小河左邊一片墓場上，又多了一個低低的新坟堆，一些漢子全知道這是自己的伙伴南生哪！但是他們並沒為一個夥友感傷，松二還羨着他長眠的安福呢！

其他沒遭南生一樣凶命運的，還是天天聽打銅鑼起身，吃乾菜鹹蘿蔔飯，砌石岸，運木料水泥，還有機會望到那個低低的新坟堆。

四

經過一年多時光。

小河畔矗立起一座宏巍壯麗的羅馬式洋樓了。

有幾層樓，有地室，河的周圍用粗鐵鏈圍成曲線的欄干，四周植着青蔥的樹木，是一座極盡講究的建築哪！

那是××私立藝術學校的新校舍，一座宏美的「藝術之宮」啦！

許多另一世界的有福分青年子弟，從各處集來，陶醉于「藝術之宮」中。

那裏就展開一個隔離現實的世界，洋小姐洋少爺們！每天敲着皮鞋兒，男男女女地在洋樓裏進出。

洋少爺和洋小姐，在方便上互相戀愛，夕陽薄的時光裏，沿着小柯的鐵欄干，有雙影陶醉于綠蔭里啦！

沒一個學生會再想到過這洋樓的那夥下賤的工人，南生的死，還有那個記得呢！

第二年三月中，小河對岸又有地方建築房屋，松二，阿木，阿羅那夥工人又來小河畔了，他們向着一座壯麗的洋樓呆望着，在斜陽夕照的窗裏面，聽傳出的一樓他們從沒聽過的拉洋琴的聲音，各顆緊張的心跳跳地。

——這是神的世界喲！松二忽然叫了出來。
南生的死，他們也不記在心裏了。

流星

虞 祥 林

——爲紀念朋友老虎而作——

每次到鄉下去，總聽得到幾樁叫人傷心的事情來，不是張三死了便是李四得了怪病；本來人生如朝露，一瞬千變，誰能保得住每個人的不可捉摸的生命呢？

去年回到鄉下時，是我的祖母首先告訴我：「老虎死了」——這個消息頓時使我有點呆住了，我不信似地說：「老虎？老虎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並且是身強力壯的，怎麼會死掉的呢？」祖母也就平淡地說：「是啊」。由此我就接連地想到他的家裏了，他家裏有的是一對年老的父母，而他又沒有兄弟姊妹的，他的家裏的一切田地上的事完全由他管理的，老虎是很勤儉的，在田中做事的時候，沒有落空的時候是不會間歇的，他的身材並不十分長，而廬是燒灼得發赤的並且生着許多斑點，手脚是很敏捷，有時候，別人喊他去短工時，他也一樣地像對自家做事般地忠懇，差不多在村裏，沒有一個人說他是染着一些壞習慣的。

我認得老虎已經有六七年了，那是一個夏天的假期，在假期中我就回到了鄉間，在那樣的熱天鄉下人都是一個

個跳到小河裏去洗澡的，尤其是在一天的中午的飯後，他們一個個撲撲通通在河裏游來游去，我站在岸上很羨慕地看着他們，老虎曉得我是很喜歡弄水玩的，他也有時在河心裏招手向我說：「祥林啊！水真很涼爽的，你也下來罷！」我說：「我不會游泳的」。他說：「不要緊，我教你好了」。當時我得到了祖父祖母的應允，便很高興地去游泳了，老虎關照我拿塊木板來，叫我兩隻手擋住了木板，兩隻腳向後伸，身體浮了起來，兩隻腳也撲撲通通地在水面上敲，後來我天天去學，老虎天天指導我，沒有一個月我竟把游泳學會了，就這一次游泳學會後，我和他的感情也似乎親近了一些，他的家就是我們的鄰舍，他有空的時候纔要到我來休息，他最喜歡睡在我家廳裏的那隻藤椅上，有時候很自在地養回神，有時候便同我談到上海的繁華，他很喜歡到上海來，他以為上海總是一個世上最有趣的地方啦！他很想來可是他的父母不許他來，他們說，「你去了，家裏的事叫誰做？」另一方面呢，也許是爲了盤費的問題，他家本來是很貧寒的，靠他一個人種着二十畝田，所有的收入恐怕祇能開支而已，有時年成不好的時候，他們就得發生恐慌，雖然說盤費只要五塊洋錢就夠，可是這五塊洋錢叫他們那裏去找尋呵。當時我的祖母說

：「老虎啊，上海真是很好玩的，什麼五花八門十樣景事件有，生了兩隻眼睛實在是來不及看的，一個人活在世上不到上海去一趟，真是枉過了啊！不過最少你得準備好一筆盤費才是」。他說：「上海我總要去的，我想總有一天——誰料得到他竟會死去的，在當時我也這樣想：『我們都還年輕哩，日子很長很長，日後我總有一天會得陪着老虎在大世界裏逛，或者是在大馬路上兜圈子底吧！』……我當時聽得說老虎死了！真的是會使我狐疑的。」

「祖母，老虎是怎樣死的？」

「在前年的熱，他上午從田間工作回來，說是頭昏沉，中飯也吃不下，下午就沒有到田裏去，嘴裏難過，吐清水，陸公公陸婆婆——他的父母——急煞了，到廟裏去求籤討仙方，籤書是「磨房相會」，本來照香火說這籤書是已很不行了的，姑且吃了老爺菩薩的二帖仙方再看，那知仙方吃下去不生效力，連忙許愿呀，祭神呀，忙得不亦乐乎，老虎的病仍舊劇增，到明天傍晚時分竟死了！唉！」

「那怕不是患的腦膜炎呵！」

「他死的時候也仍舊是一個好好的人，可是竟不會說話了，叫他也不應，不要說他的父母傷心，就是叫隨便那一個人看了也是覺得悽慘的。」

「陸公公陸婆婆怎麼辦？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

「……」

我跨出了大門走向老虎家裏去，上午九十點鐘模樣的辰光，鄉間到處都是靜寂了，有的到田地上去工作了，有的到鎮上去了，家家只剩下幾個婦人在做着零瑣的事情，走不到十幾步，拐過一個牆角就望見了他們的家，家門前的禾場上疊着個柴堆，一棵萎枯的桃樹上躲着幾隻麻雀正在唧唧喳喳地跳來跳去尋着快樂！

老虎的家是到了，但我倒覺得有點躊躇；唉，我將怎樣去見他的父親母親呢？這徒然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傷悲而已。

「啊，陸婆好久不見啦！」

「唉，祥林今天你會到鄉下來的嗎？是幾時到的？今天？」

「是的，怎麼陸公公不在家麼？」

「他到鎮上去了，唉，祥林啊，你想得到嗎，我們的老虎竟會死去的……」

「唉，這真是夢也想不到的，一向壯健的虎兒會死的呵！陸婆啊！這果然是你們的大不幸，就是我也十分替你們傷心哪！」

「你坐，我倒忘了，對你說，自老虎死後我身體就大
大衰弱啦！就是做別樣的事也同樣地沒有頭緒，唉，真昏
了！……你坐！」

「噫，坐的，你別忙……」

我很悽愴地坐在那隻竹椅上，身證一側，椅子就格格
地作響，這二年多的分別，我親自很明白地看到陸婆的確
比先前老多了許多，面孔愈是黃，黃得像蠟紙！並且又這
麼瘦，她的頭是禿了，現着灰白色的稀朗朗的一叢，本來
她正在打棉線的，給我一來，她倒放棄了工作，我就對她
說：「陸婆，你不要忙嚼！茶我不要吃，我來了你的工作
倒停頓啦！」她苦着說：「祥林，你到鄉下人家，一碗清
茶總是家家有的，只要你不嫌清淡就是了，啊，我們現在
真是貧窮啦，連一塊豆腐乾的茶料也沒有準備好，從前我
們不是常有的嗎？」邊說邊端着一碗茶給我，我連連說：

「謝謝」，「謝謝」。

無意中看到靠北的牆隅裏擺着個靈台，走過去看時，
果然是的，寫着老虎的名字，已經堆積着不少塵埃，想來
總已放在那裏約有半年多了吧！一雙筷子，一只盅子靜靜
地放在那裏，我不禁默默地想了：老虎啊，你的靈魂安放
在這當中嗎？如果是的，那麼你認為這裏是個最妥當的歸

宿處了嗎！呸，這都是妄想罷了，這種把戲只是做給活在
的人看而已。你這種舊制度上的僵屍，早該是風化了的
，不過徒替社會上保存了另一種蠢他的事業而已，無論如
何這僵屍總得消滅的，待時代的狂潮來沖洗罷……」我震
憾了，還是不想吧，不過朋友的深情總永遠存在着我的腦
海裏。

我終於帶着憂鬱的神情辭別出來，陸婆苦笑着望我，
我說：「陸婆，你不要出來了，我有空時總得時常來呢！」
走向歸家的途中太陽淡淡地照着，我躑躅着慢慢地走
，低低地吟着：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一遍復一遍地念，一字一字地咀嚼，覺得杜子美的這
首詩，正像對照着我們而寫的，不過他當時的情形比我們
現在也許是兩樣些，他們的境地是歡聚的，而我們呢？却
是從此不能見面的永別！我現在把老虎比作一顆流星，
他是很快很快地不見了，我呢，也是一顆星，不過現在還
沒有流罷了，我相信無論什麼人總有流——而且流得很快很
快的突然隱滅的一天的！

租米

成鐸

「老爺一睜眼，總是有報應的！」

劉老實和他狗兒，推着兩布袋米，看看狗兒那飢冷的樣子，想想家裏一家子都挨着餓過日子的情景，他嘆了一口氣，接着就說了上邊這句他常說的話。

劉老實是個差不多就六十的人了，蒼白的頭髮，黑黃的臉上滿沾着縱橫的皺紋，走起路來，總是駝着背，嘴裏帶着喘息，——人們說：是有點勞傷病，因為一家子四五口人，都靠着牠，他不得不拚死命的去幹。

「劉二哥：今天怎麼這麼早哇！上那裏去呀！推的是什麼？」

「唔：老厚哇！你收成好！你的命運多麼好哇！」

「咳！可不行！地裏打的都不夠交租子的！……那命運怎麼能以比的上你！像你這兒女雙全，都快六十啦，身

子還是這麼壯實。」

「嚷！兒女只不過是一羣要賬的！我這苦命的老頭子，到死也不能歇歇心了！你看狗兒是個頂大的，這幾八歲，能幹什麼？我一死他們還不落個餓死嗎？……咳！一家子挨着餓，還得照樣的拿這麼些個租子給他！……你的租子都交齊了罷？」

「哼！交齊了還說什麼！正好，咱們一推上「活閻王」家裏去罷！我們的租子交了他一半，央了他半天，才寬了我三天限，夜來又有李四（活閻王的家僕）去催，關了半天，臨走還說：今天若再不交，就送縣！依着我，就是不理他，他再來催，就打他個忘八蛋！他明知道今年年成不好，還拚命的要租米！他反正不能把我吃了！後來我們惹他娘，死命的叫我去再和他求寬期，她怕闖禍，惹不起他！」

「咳！老天爺一睜眼，總是有報應的！……他們有錢

有勢的人，誰擋得了他呵！他和縣太爺都有來往！他若送一個人到縣裏，那還不是一句話嗎！」

「若不說是該着咱這一方遭難麼！年頭不收成，又來了這麼個忘八蛋！你看咱這楊村的地，三成有一成都成了他的啦！……他倒是怎麼個來頭哇？」

他們都住在村東，「活閻王」家是在村西，因為他們走的是村南那條道，約摸也有六七里地的路程哩！楊村是個大村子。

經過狗兒的提議；他們在一棵大楊樹下歇息了，劉老實一面擦着汗，一面回答着楊老厚的問話道：「提起他這個來，才生氣哩！我聽老耀說：他頭年裏在閩家做活，聽說活閻王是京裏的個大學生，他爲了來鄉下發財，他才來的。」

「不是在他來的那一年，在他那門壁上，還貼了張告示說：『到農村來，是來積極的振興中國的農業，是來幫忙助苦的農氏！……』那時候不是咱就都去向他借錢嗎！他的利錢又小，人們就都向他借起來了！在那時候若一提起閩塘池來，誰不念聲『活菩薩』呀！誰知道他是在使手段呢！沒有到一年的光景，就變了，放錢他是九二出，滿錢入，還過期加一，他這幾年價該弄了我們村裏多少錢吧

！不用說我們恨他，就是我們這付近村坊裏的，有幾個不恨他的呀！誰不是怕他那些個官面上的朋友們哪！咱也不用去惹他，再一說咱們也惹不起，還是那話：『老天爺一睜眼，總是有報應的』！……」

「媽的！人家收租米，也得看個年頭的好壞！打個折扣，只有這小子，你就是要餓死，也得給他照數交！」楊老厚聽劉老實給他解說了這麼些話，他更生起氣來，狠狠的說說上邊的話。

「不然，人們怎麼叫他『活閻王』麼！說正經的，我們就『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的過日子，比什麼都強！」劉老實教訓人似的對着楊老厚說着，他這兩句常說的格言！

楊老厚對於劉老實的教導，也不表示可否，只是靠着那棵大楊樹坐在地上，低了頭發愣。

二

在道北裏那所高高的牆，瓦房門樓的院落，和磚客似的門上，貼着閩公館的條子，他們知道這就是閩塘池的住宅。

劉老實叫他狗兒在門外頭等着，他向楊老厚小心注意

的走進了大門，順着那小道，穿過了二門，一直就走進了貼着辦公室的屋子裏。

閻塘池正躺在一把躺椅上，拿着一本賬念，在他那蒼白的臉，和那藏在金絲眼鏡底下炯炯放着虛榮的光的一雙眼，就可以看出他是個有嗜好，而且是個極毒辣的人，但是在他那光亮的油頭，嗶嗶的皮袍，和屋裏闊綽的陳設看來，他好像是某一個機關上的官長似的。

「閻莊主！……對不住的很！今年收成不好，欠你莊主的租，先交一半！……地裏打的實在不夠種子錢！……」劉老實一進屋裏門，就給閻塘池作了兩大個揖，很不自然的說着上邊的話，同時他們見桌子傍正坐着李四，在那裏用算盤打閻塘池念的數，就又給他作了個揖，在這揖裏，好像含着許多懇求的神氣。

「你說什麼？地裏收的不好？那都收的不好，就都不交啦！你借錢的時候也是這樣說的！」閻塘池一聽到劉老實的話，就知道他是來支賬，所以不等他說清，就厲聲厲色的這樣說。

「不，不是都不交，是先交一部分！……沒有莊主不聖明的，今年的年成你是知道的，又是旱，又是鬧蝗蚱！

……」

「胡說！我不聽你們這一套，把你送來的拿來量漕，快去給我湊齊了送來，三天以後我就派人到你家裏去取，那時若再不還，那你就留神坐牢吧！」他氣沖沖的說着，用手打桌子拍的山響，劉老實打算再央求幾句，嘴脣剛要動，就被他推出屋門，又聽他對李四說：「你去合他量他送來的糧食，叫他快着走吧！」

在劉老實量糧食的時候，他聽着楊老厚對閻塘池說：「閻莊主！你叫我坐牢不要緊，恐怕我一家子就都得餓死了！……」

「他們餓死不餓死不用對我說，若是都像你不交租子，那麼我也不就得餓死麼？你不用多說，有理縣裏去說去！」

劉老實量完了糧食，無精打采的走出大門，和狗兒推起小車脚步踉蹌的走着，一面想起坐獄的話，給楊老厚担着心。

「前年王老大欠他十布袋糧食，給不了，不是叫他派人送到縣裏坐獄死了嗎！……」他一面走，一面這樣的想着。

他回到家裏，一家子想個主意，沒有法子，只好忍着心癢把他那頭瘦得祇剩皮包骨的牛撐出來到市上去買。

這牛別看這麼瘦，牠簡直就是劉老實一家子的命根，一家子能吃飯，還不都是靠着牠麼！於今他沒有再可當賣的東西，才狠着心拉出牠來。

「老天爺一睜眼，總是有報應的！」——駝着背，擡着那將要餓死的牛，在他那土色的臉上，表顯出極難堪的神氣，從他那微喘的聲音裏，又說出上邊的一句話。

「劉二大伯！做麼去呀擡着牛？快上十字街裏看熱鬧去罷！王老大領着頭要去打「活閻王」哩！」楊小三是劉老實的東鄰家，見劉老實低着頭只是走，他才拉住他說了，沒等到劉老實說話，他就又跑了，還喊着說：「我到家裏放下這東西，就去看哩！」原來小三是給家裏買煤油去的。

「……………」？劉老實說不着一點頭緒，他知道王老大是個楞半驢子，又最恨活閻王，他不知道是給甚麼心思支配，也把牛牽回去，去看熱鬧，同時很有力的又說了一聲：「總有個報應！」

三

人多的擠滿了街上，都朝着路南裏高台上的幾個搖頭揮手的青年在看，劉老實也站在人羣的後邊，遠遠地望着

嘴裏直念着彌陀佛！……他見時常拿雞儂狗的門小二，也拿着根棍子站在台上高談闊論的喊，他於是看破了他們都是在盲從的起哄了。

「鄉親們哪！咱們趕快的聯結起來吧！咱們一推去打倒「活閻王」，那忘八下的！……大夥別怕他，我領頭，若死我先死！」王老大拿着把鐵鋤喊着這樣說。

「大夥一推起來會他幹罷！咱們楊村的地都快叫他佔完啦！我們再不幹，就不能活啦！」人羣裏發出的喊聲，以後就見幾個立在高台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喊起來。

「打死那刮地皮欺負人的活閻王！打死那強搶民女的活閻王！……咱們再不合他幹，咱們還算個人哪！誰個家裏沒兒女？……」

「俺把他娘！誰若不幹，誰就是活閻王的兒！」

人越聚越多，喊罵的聲音，吵吵嚷嚷的，都聽不清了，後來有向來被人稱呼大軍師的孟先生跑上高台上對大家說：

「大夥別亂，咱們都到村南去開會，再商議怎麼着打他，怎麼着上縣裏去請願，現下你們都先回家去拿打架的東西，我上村南去等着你們！」

他們聽了孟先生的話，那一窩蜂似的跑回家裏，不一

回，都赤胸袒臂的跑出來，頂着鋤頭的，抗着鐵錐的，長竿短棒，擠滿了街道，老婦們也有的拿着切菜刀跟着嚷的，有六七百人，把孟先生和老大幾個人，圍在一個很大的人圍子裏邊，只是少了門小二，因為他常偷人家的東西，所以不受大夥的歡迎。

也不注意他，孟先生對大夥高聲喊着：

「諸位老鄉們！我們費盡了力氣，弄得這幾畝地，差不多都叫活閻王騙走了！這樣他還不滿足，又把楊厚強逼着把老厚的閨妮搶了去做妾！這簡直是逼着我們死！你們活看咱們還有着的餘地嗎？誰家沒有個大閨妮小媳婦的？……咱們楊村三四百戶，那一家不受他的欺負？我們別忍受了！大夥聯和起來一堆去打他；咱們把他捉住，一堆送縣，縣裏橫豎不能把咱們都下了監！大夥覺着怎麼樣？」

六七百人都橫眉怒目地一齊高呼：「孟先生的話對！」

「打倒活閻王！」

「打死走狗李四！」

「大夥一齊起來拼命哪！幹哪！幹呀！」

真和山崩地裂似的。

忽聽卜卜……一陣槍聲，向着大夥射來從西邊跑來了幾十名穿青衣的保衛團，兇狠狠的冲着這裏來，門小二在頭裏領着，人們知道這必是他去報的信。

他們可真急了，也不顧槍彈的可怕，大夥就鋤頭木棍的迎了上去，結果被打倒了幾個，就都害怕了，亂跑起來。

大夥一哄而散，孟先生，王老大，……幾個人被捉到縣裏去了，其餘的人，都跑回家去，插上門，藏了起來。

第二天，從縣裏傳來的消息說：孟先生，和王老大，他們都是××黨，現在下了獄，過兩天就要槍斃了。

「唔！……原來他們就是××黨，老天爺一睜眼，總是有報應的！」

劉老實很自信的想。劉老實因為是受驚勞過度，所以又引起了他的舊病，——勞傷病。

「孔孔孔！……我不，……孔孔……行了！」

他整的咳嗽了一天，家裏的人們只有哭！

「嘿！劉老實！租子預備好啦麼？我們掌櫃的叫我去取哩！」

一個穿着長大衫，長着滿臉橫肉的臉上，現着極其威嚴的表情的，人，猛古丁的走進劉老實的炕邊，身後還帶着兩個巡警，用着嚴厲的聲音，對劉老實說：

他們知道就是閻家的走狗李四。

他們看見有大兵，可真的害怕！劉老實的屋裏人，先跪了

下去說：「李……先生！……你……可憐俺，這……一家……吧！吃飯都沒米買東西又沒有……你把這個牛先撿了走吧……你，……」

「胡說八道！有我的急事，掌櫃的叫要我敢不來嗎？……趁早拿出來！」

「孔孔孔……李先生……孔孔孔……孔……劉老實一着急更不住的嗽了起來。

「張爺！孫爺！咱們帶他走好啦！」

李四見租米是要不了，又搖了孫爺的話，只好叫兩個警察把劉老實從炕上提起來就走！

「老天爺一睜眼，總是有報應的！……你們都不怕麼？」

孔孔孔！……嗽個不住，劉老實走到門外，還聽着屋裏人在禱告：「皇天菩薩，……你救救俺狗他爹罷！……」

「嗚嗚！嗚嗚，怎麼過呀！……」

「無非老天爺就總不睜眼，怎麼就沒個報應？」

送 終

迦 耶

向新墨致最後的敬禮

送終是一件最慘痛的事，但也是一件最痛快的事。這也許會被人視為那是太不合人情。

新墨可以不終，而終又非其時，所以我於送牠的終是慘痛的，可是牠終于自告壽終，正是牠自己要能脫自尋煩惱和敵人的嫉妒以求他清潔偉大的歸宿，那是痛快的。我雖對之欲哭無淚，送給牠最後的安慰而和他含笑而終，正因為牠是善終也。

過去新墨在文藝上和文化上的主張和努力，自有牠在清算後的代價和地位，尤其是牠在敵人的嫉妒環攻下的嚴正的陣容，確激起社會的注意和讀者的維護，這自然是新墨自身的堅苦奮鬥的精神換得的。

那是鐵一般的事實：新墨已獲得關心的朋友們的愛護，社會的同情，敵人們嫉妒的嚴視。新墨不在新生時的天折；更不在暴風雨慘淡經營時受打擊而殞傷，而偏在牠的壁壘有堅強深固基礎之時而自動停版，那我們該知道這是新墨的誕生的前夜，已早有此最後的決心，就是新墨自來那種不變節，不出賣自己，不投降，倔強的態度，已早昭

示了這次的慘變應有的劫數。

新墨在最近的幾月來，已受盡敵人嚴重的打擊和凶惡的摧殘，牠已瀝盡了牠最後的一點血，并作過了最後的一日的掙扎，牠自己知道再作無謂的抗爭，祇是徒然犧牲牠的光榮過去，不若自己摧毀自己的陣壘，來求得光明和英武的歸宿，省得再受敵人的侮辱，奚落和宰割，比較來得痛快和乾脆。

朋友們！現在新墨已在敵人的嘲笑下作最後的殘喘，已臨到他的彌留時。朋友們，讓我們幫助他完成最後的使命！朋友們來！來！讓我們大家來向他致最後的敬禮，好讓牠的敵人們來唱出他們的凱歌吧！

鳳泉村

雨邨

大才發亮，村裏人家的柴扉都洞開了。

趙家祠前漸漸地熱鬧起來，賣猪肉的老猴手上的豬刀，雖切得快，買猪肉的人却還催得這麼緊：「快割給我，精瘦的！」

阿貓提着沒蓋的籃子，這邊那邊忙着拾蔗渣，偶而見了吃蔗的，就死眼着拾到那人把蔗吃完才回趙祠前，賣甜糯米粥的用着銅杓子在熱騰騰的鍋子裏把糯米攪浮，有時眼巴巴地望着那生意很好的豆漿水攤。

「加隻雞蛋吧？這幾隻又大又鮮啊！」賣豆漿的這麼會做生意。

鴻坤吃豆漿水，海林吃豆漿水，五爺吃豆漿水加雞蛋「要吃碗嗎？」賣甜糯米粥的對面前的小姑娘招生意

。那位小姑娘真的掏出了兩個銅板來買吃，一小碗甜粥撿到右手裏，左手拿起匙一匙一匙舀向小紅口裏送，阿貓

口裏的涎液似乎要向外流。

「可賒嗎？一個銅鑊，明天還」。那小姑娘走後，阿貓走上前說。

賣甜糯米粥的搖着頭，於是阿貓提了半籃子蔗渣到趙家祠的大門邊呆站着，眼珠兒還瞪在那已經離了幾步的甜糯米粥鍋上。

陽光和前面圍牆的陰影，投在趙家祠的麻臉上，也就有像剛才粉刷過的樣子，祠裏的老師開了大門，向門前望了幾眼就走了進去，原來祠就是村裏二個學校的一個——開智學校，先前，村裏只有這個學校，也會辦得很好，喇叭呀，銅鼓呀，每年也用去了一二千銀子，賣豬的老猴，賣豆漿的松江，無一個不知道，光波秀，龍華秀，文清秀都是在那時候從這個學校裏成功其秀才資格的，可惜現在就大不如前了！村裏的糶穀捐，花生捐，戲捐……先前是學校的經費的來源，現在却是鄉公所了，而且這年頭甚麼

派款都有，攤派不公，四房二房都不服，因之學校也就分
起家來。

學生們跳跳躍躍地走來，却多不就進學校；這邊也好
逗遛，那邊也好逗遛，踢毬呀，打撲克呀，連冷清的甜糯
米粥攤也被趕走了。

陡的，阿貓大哭起來，右手擦着已經吃了耳光的左頰
，開智學校的什役，現任鄉長的姪兒，一手攆掉了阿貓的
半籃子蔗渣，口裏似乎要冒出火來：

「渣你祖公！我們貼了兩次，你扯了三次！」

「你媽的臭屎！無緣無故打人！」阿貓帶哭地辯，使
勁兒向那個叫尖頭的校役身邊衝去。

「鼻流血了！鼻流血了！」另一個拾蔗渣的孩子在嚷

阿貓用右掌向鼻頭一擦，知道鼻真的流血，便更拚命
地衝；尖頭往後退了一步，兩手用力一推，阿貓一跌就在
幾步外的階石上，似乎是受傷過重了，阿貓翻身坐在地上
，哭聲更大了，淚水和鼻血直向嘴邊淌。

「無緣無故打人！嗚！嗚！你媽的臭屎！嗚！嗚！
無緣無故打人！嗚！嗚！……！」

「貼了二次，你就扯了三次，爺您祖公，還說無緣無

故！」

到來買東西的人的視線，都集中在阿貓和尖頭這邊。

「甚麼事？甚麼事要這樣打他？」阿貓的隣居叔叔說
着，一面在地上找塊紙頭代阿貓塞上鼻子。

「你看看！你看看！」尖頭指着祠堂大門左邊的石柱上

「他扯掉這白對聯？」一個二十多歲的農夫好奇地問

「甚麼？這是白對聯麼？這是民衆學校的招牌啊！官
廳下來了許多「公事」，叫村裏辦一個民衆學校，鄉長叫
老師寫這招牌貼在這裏，鄉長說：「不准任何人扯掉這個
，沒有這個，官廳是要罰的，爺他媽！偏偏要來扯！」尖
頭氣洶洶地說。

「你媽的臭屎！嗚！嗚！無緣無故打人！嗚！嗚！
你媽的臭屎！……！」阿貓還是邊罵邊哭着。

「他只扯掉了這張紙啊！這樣打他！」

「這樣打他，打死了看你有命沒有！」

「開智學校改做甚麼？」

祠堂裏的學生走出來看，老師也走了出來。

「老師！扯掉民衆學校招牌的就是這禽母！」尖頭對

着老師指着阿貓說。

許老師對着圍看的人和那個在哭着的孩子端詳了一會兒才說：「尖頭！何必打得他這樣？唉！這孩子也有十三四歲了，怎麼這樣不識好歹？你們可知道這幾個大宇省下了村里幾百銀子？！民衆學校本來是叫人來讀免錢書的。但是官廳不是拿出錢來叫村里辦，辦民衆學校的錢是要在村里籌的，這年頭，官廳要的甚麼捐甚麼派款，掠人牽豬還難抽派得出；區鄉公所也等着錢用；富戶又不肯捐提，那有錢來辦民衆學校，所以鄉長才叫寫這幾個字貼在這裏敷衍官廳。尖頭！何必打得他這樣？」

「鄉長叫打的！還叫扣留！」尖頭一手把阿貓抓住。

「嗚！嗚！嗚！嗚！你媽的臭屁！嗚！嗚！嗚！嗚！嗚！」

「這是合式的嗎？尖頭同幾個鄉公所的警兵下東寮去

二房祠裏聚集了八九個紳士，在開第二次會議，起初，各人只是隨便說說自家的話，經過了好幾十分鐘，談話的方向才轉到這個問題——語調都是輕的。

「他要一輩子做鄉長，就讓他做，還要甚麼選舉？」

「成甚麼事體，該要人家選舉他！」

「讓他橫行麼？只要證據找到了，誰不會馬上到縣府告他？」

「他們開例我們學！」

東寮是個小鄉村，人口不過數百；自來沒有能力成立鄉公所，只好投在這風泉村的屬下；他們每月繳了幾十元做鄉公所的經費，也就算可以活下去。這也夠使他們一兩個高年人快樂了，那裏還敢想到甚麼選舉權，可是二房的這幾個紳士，看見這二三百張選舉票將一律選三房人，心裏那會舒服——二房的票數本來就不及三房了。

「是的！我們也去警告，不准他們被人家叫選某人就選某人！」

說這話的大塊頭，似乎想到甚麼，立即把臉兒轉向旁的一個較年輕的：

「英如這幾天來過嗎？這個人不是好東西，他和尖頭有來往，十足是三房的耳目！」

於是談話的方向又轉，坐在拜亭左邊的二三個聚談起來。

「四房的春江，公民表上沒有他的名，這顯然也是吉風的把戲，是不是？」顏骨隆出的摸着八字鬍子說。

後來，坐在下邊的海林也加進去說：

「春江麼？你們知道麼？他到鄉公所去質問，爲甚麼不把他列入公民表，不夠資格麼？現在公民表上已經填上他的名字了啊！」

大塊頭那邊新來了一個年紀較高的，有兩三個站起來讓坐。這是二房有數的人物，隨後，大家也就抓住了該選擇鄉長的問題。你說，他說，語氣漸漸緊，聲音漸漸大。泡茶的阿竹，買香烟，買茶食，泡茶，忙個不了賣麪包樣搖過攤下搖給後，從左右廳擁出好幾個學生，有的搶先到大門邊的小便處去，有的却嘩嘩嘩儘管嚷着滾着。接着，他們的老師在向拜亭上的人點頭；找不到適當的話說似的，幫阿竹泡茶。這時候，教室裏學生的說話聲也很厲害了。

大塊頭的嗓子提得很高：

「我們二房就沒有幾個能幹，耀明是已經死了，現在數來數去是海林，我們打算舉他！」

「啊！啊！」那年紀高的沒有甚麼表示。

「我們的票數少，吃虧！」麻臉的自言自語地說。

「每一票要選舉四個人哪！不是只選舉一個人啊！這是我在春江在午樓得到的消息。諸位聽我的話！如果大家都喜歡我出來代做事；那末，我們二房有八九百票，四房

有整千票，我們和春江講好——春江是有把握的——他們在各票上都選舉一兩個人，我們也在各票上選舉他們一兩個人：這樣，票數就可多出一倍啊！短小而有些文綉綉的海林忽而又轉口氣，眼睛直視那個年紀較高的。「諸位，我有做錯或得罪了諸位之處，總要請諸位當面責罰，指導——不要留在心裏頭！」

趙氏的七世祖到這裏來創寨，生了兩個兒子；第二兒子所生的四個兒子，就是現在一房二房三房四房的遠源；二房祖又生了三個兒子，那三個兒子又各生出了兒子，因之二房裏就有前門樓，後巷，後園頂，寨外，橋頭的派別，大塊頭是橋頭，有着八字鬍子的是後園頂，麻臉的是後巷，這幾個雖然都贊成選舉海林起來做事，但是那寨外的年紀較高的就不表示贊成，顯然是想選舉別一個人，前門樓的一個，老是在主張讓各人自己去選舉，無須勉強，這更露骨地表明他也有登台的野心。

「選舉票各自去領吧！」那年紀較高的說了這話，便站了起來，

「好吧」左邊的一個說。

年紀較高的走後，大塊頭就招呼海林麻子和那有八字鬍子的到他的客間去。

阿貓的母親哭喪着臉兒在到鄉公所和趙家祠的路上跑了整天，因為阿貓被禁在鄉公所裏；黃昏的時候才得見鄉長的面，在開智學校的禮堂上。

「你這個好婦人，教育你的好兒子到外面瞎幹，連學校也敢打擾！唉！你怎麼不教訓你的兒子，讓他在外面瞎幹？」

像煞有價事的鄉長重復地用這幾句話責備阿貓的母親，阿貓的母親在哀求，那種聲音簡直是和人門口角的，引得大門前的人都鑽進去圍看，好久，尖頭才去帶那雙手反縛在背後的阿貓到趙家祠來。

「領去！去教訓！以後再有這種舉動，休想領人！」鄉長說了這沒一句話。

阿貓的母親帶着兒子回家，一路詛咒着。

入夜，西北風刮得利害，水樺的月光把地上的一切浸着，住時，趙家祠裏的老師已經睡覺了，現在却還在拜亭上的煤油燈下工作着，看樣子似乎有些累了，其實，工作還未到三分之一。

「鄉長說了一句話，我們就得工作到邊不過氣——一千多張選舉票要我們三人即刻填好！」老師說了這句話後，接着又說，「萬幸的是被選舉人是一律一樣的，不然就

更緩啊！」

尖頭從左邊的門子走了進去，一手拿着半升雙料米酒，一手拿着一包鹹花生，他是又跑了一趟東寮路和方池路的，尖頭說東寮放肆，鄉長叫他們來領選舉票去，他們却說他們不識事不懂事，甚麼事都望鄉長代做，尖頭又說出他在東門外鄉公所旁聽的笑話：「幾個種田老哥，×不懂一隻！一個指出壁上公民表上有州爺羅庭爺的名字，大家都以為是新聞了，他們說：『州爺羅庭爺都着當後隊了，無怪大家說甚麼人都是平等的！』×不懂一隻，公民表認做後備隊表！」

於是，老師和兩個幫忙填寫的都哈哈地笑起來。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價廉物美



送禮上品

新壘

第五卷 第六期
 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主任 李 燄 生

出版者 新壘文藝社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
 第一七四六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本不刊許文轉字載

定	預			本 刊 定 價
	全年	每卷	每期	
郵費	(十二期)	(六期)	零售	
國內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不加				
國外				
全年				
二元四角				

歸國華僑，往來各界注意！

上海揚子飯店爲全國最高尙的旅館，由歸國華僑所組織，仿照歐美最新式建築，樓高八層，房間雅潔，傢私摩登，招待週到，冷暖汽管，溫涼合宜，中西酒菜，最爲適口。並常派汽車在車站碼頭接客，便利旅行。

揚子跳舞廳設在樓下，不惜重資聘足跡遍世之藝術家設計，裝璜佈置，彈簧

揚子飯店



地板，四壁全爲美術裝飾。電燈五光十色，冬備暖汽，夏備冷汽，美麗舞女，供客跳舞。逢星期三六日三天，下午六時起茶舞，一二四五天，下午七時應舞，最近新聘「美國達頓司音樂團」奏樂助舞，并演唱中西名曲及新奇跳舞點綴助興。

到揚子定使滿意！

(地址)雲南路漢口路角 (電話)九〇〇四至九〇〇五五，有無線電報掛號五五四四號。